

馮玉奇著

50230

# 逃 孀



慈水馮玉奇新著

逃

婚

一九四九年出版

上海匯文書局印行

版 出 月 四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有 所 權 版  
印 翻 准 不

逃 婚 全書一冊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 作 者 馮 玉 奇  
校 正 者 胡 文 正  
發 行 人 吳 泉 山  
出 版 者 上 海 匯 文 書 局  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匯文書局  
永樂里七號

長篇言情社會小說

逃 婚 目 次

- 第一章 碧血兒女春情濃於酒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風雨淒淇遺恨留情天……………三二
- 第三章 誤認雪雁作愛妻公子情癡……………五〇
- 第四章 錯把素臣當快婿姑娘心酸……………七三
- 第五章 一波纔平一波來多事之秋……………九二
- 第六章 兩心相印兩心碎返魂乏術……………一二二

長篇社會  
言情小說

逃

婚

馮玉奇著

## 第一章 碧血兒女春情濃於酒

母子間的誤會，並不像任何仇恨一般的不可解開。祇要做兒女的退一步想想：要知自己的身子從何而來？也就把老人家的怨恨化爲烏有了。所以定鈞想得澈透，竟在許多哥嫂面前向他母親跪了下來。可是這一跪下去，却不曾想到怎樣立了起來？於是他賴在梅太太的身跟，不想立起來了。而在旁邊的幾位哥嫂，却對他在微微的嘻笑。讀者要知道定鈞何以會如此的下跪，那要請看「顛倒夫妻」就會明白他的用意何在。

梅太太心中所以要這麼的刁難他，也無非因他平日太以高傲一些了。在她以爲端一盃茶也許是肯的，要在這許多兄嫂妹子面前跪拜的一回事，恐怕不肯的吧！誰知事情出乎意料之外，定鈞却也情願願的跪下來。因此心中倒又捨不得了，因爲定鈞到底是自己親生的小兒子。平日雖然恨他，心中却最喜歡他。所以連忙俯身的伸手把他扶起，含了笑容。就道：「快起來吧！秀娟這孩子好好兒怎麼會患起肺病來了？今天你又到她家裏去過了嗎？」

定鈞聽媽這樣問，又見媽果然把自己扶起來。心裏十分的得意，遂把身子退到沙發旁坐下。點頭說道：「我今天去望過她，後來一同到外面去瞧一場電影。我見她咳嗽不止，遂問

她受了寒嗎？她很傷心地道，痰中且時有血絲，恐怕是患了肺病，所以我知道的。」

梅孟起嘆了一口氣，意欲說一句這孩子受一些兒委屈了。可是因礙着梅太太在旁，所以他要避一些口嫌疑，却没有勇氣說出來。孟起既然不敢說，其餘衆人當然更不敢言論了。倒是位梅太太心直口快，很生氣的說道：「這麼年紀輕的孩子，就患了這樣可憐的病。我想秀娟這姑娘性情太柔弱了，一定平日受了後母的氣，以致鬱鬱患肺病了。竹家統共也祇有兩個女兒，還如此的厚彼薄此，這老太婆也太想不明白了。我這人就是這樣脾氣，自己養的和人家養的就沒有分別，要罵同樣要罵，疼愛也同樣要疼愛。本來呢？沒有過門的媳婦，她患了病，這責任當然是在她爸媽身上。不過現在情形不同，我們爲同情秀娟的環境起見，當然不得不盡我們的能力了。況且這個婚姻，當初你原竭力反對，此刻你既答應我。若把你這一些兒要求都不答應，這不但對不住你，而且也對不住秀娟這可憐的孩子了。」

以一個後母的身分，去痛責後母的不是，這一點使屋子裏衆人都感到敬服。確實，以梅老太太平日的行爲而論，有賞有罰，雖然也有糊塗的時候，却也有清楚的時候，不像其他後母者一味的施其狹窄的手腕。當下大嫂先插嘴說道：「祖母這話也是慈愛的存心，我想秀娟姑娘得了祖母的愛護，她心頭一定是萬分的感激哩！」

「不但秀娟姑娘感激，難道五叔心中會不感激嗎？也許比秀娟心中更加的感激哩！」二

茶靜珠也笑嘻嘻的說，還把秋波向定鈞逗了一瞥神秘的媚眼。屋子裏衆人大家都有個有趣的感覺，這就忍不住又好笑起來了。

梅孟起這時把雪茄彈了一下烟灰，向定鈞望了一眼。說道：「當初你的意思，是要待畢業後才結婚。現在你妻子在家中既然這樣的不如意，這兩三年的日子也就再挨不下去。剛才我和你媽商量，意欲待秀娟病好一些，大概明春三月間，給你們先結了婚，那麼也省得秀娟在家中受委曲了，不知你也贊同我們這個意思嗎？」

定鈞對於父親這一句話，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心裏這一喜歡，幾乎把心花兒也樂得朵朵地開起來了。暗想，這是我所希望的，豈有不贊同的道理嗎？不過表面上他還不肯就此的答應，生恐嫂嫂和妹妹笑自己的口硬骨頭酥，所以他垂下頭來，表示沈吟一回子的神氣。

梅老太見他這個模樣，到底又被他瞞過了。遂勸他說道：「孩子！你也不要三心兩意的委決不下了，你爸和我這個意思，直接的是爲了秀娟的幸福着想，簡接的也是爲了你好。因爲這幾個月來，我從你妹妹口中所得，知道你確實是很愛秀娟了。既然你很愛秀娟，難道倒忍心她在家裏受磨難嗎？」

碧雲站在旁邊，聽了這些話，遂不待定鈞回答。先笑着道：「媽！你還勸玉可哩！這真是媽的忠厚之處了。你單瞧五哥揚眉展笑的神情，也可知道他心中是這一分兒歡喜的了。」

衆人聽了，都又忍俊不置，連定鈞也笑出聲音來，遂斜眼向她白了一下，表示嗔她聰敏的意思。梅老太太也笑罵道：「這妮子！媽有像你這麼的聰敏嗎？你是鬼靈精，什麼事情總先猜透別人家心中的意思了。」

碧雲烏圓眸珠轉了轉，抿嘴笑的一笑。說道：「我當然什麼都知道的，尤其五哥心中有幾條腸子？我也早已知道了的。」這幾句話，說得大家忍不住又捧腹大笑起來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老四定錚也走進房中來。見上房裏這許多人，倒是怔了一怔。遂笑嘻嘻問道：「你們開什麼會議嗎？說給我聽聽好嗎？」定邦笑道：「四弟今天怎麼也會管起閒事來了？我們說的，本來是你的事情，可是現在却變成五弟的事情了。」

衆人聽二哥這麼的說，又都笑個不停定，錚却目定口呆似的，愣住了一回子。梅老太太很生氣地瞅了他一眼，恨恨的道：「誰要你來問這些事？我告訴你，你弟弟明年也娶妻子了，難道五兄弟中，你就獨獨愛做光棍嗎？」

定錚見母親一口開口，終沒有好的嘴臉給自己瞧。他心裏有些憤怒，而且也有些傷心，這就一骨絡轉身，匆匆的又奔出房外去了。大家瞧此情景，又要好笑。但梅孟起却搖了搖頭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困了孟起這一聲長嘆，於是把衆人臉上的笑容又平靜下來了。

大家又閒話了一回，這才向祖父母道了晚安，一同退出上房裏來。在院子裏，三嫂雲英



向定鈞笑道：「五叔！大事成功了，你自己心裏明白。」

「我當然十分的感激，過幾天請你們大家到紅葉酒家吃飯去好嗎？」定鈞理會她的意思，遂含笑點點頭，先向她們許下了愿似的，以安她們的芳心。三位嫂子吃吃的一笑，也就各自的回房去了。

這晚定鈞睡在床上，心裏十分的喜歡。不過在喜歡之中，亦包含了一些憂愁的成分。因為肺病這樣病症比不了別的，假使她病根已深的話，恐怕一年兩年，也很不容易全愈吧！這……這便如何是好呢？想到這裏，爲秀娟傷心，亦爲自己傷心。眼皮兒一紅，也不免淌下幾點淚來。定鈞的抱負，雖有英雄的氣概，但所恨的正是兒女情長哩！

第二天定鈞正預備到秀娟家裏去，見妹妹匆匆的走來。說道：「五哥！你預備給娟姊到什麼醫院裏去養病呢？」

定鈞聽了，倒是愣住了了一回子。說道：「這個我也沒有想定，回頭見了秀娟，就問問她自己的意思怎樣？妹妹！你反正沒有事，也和我一塊兒去好嗎？」

「到她家裏去，被她爸媽瞧見了，那可有些不好意思。明天住到醫院裏之後，我再去看望她吧！」碧雲搖了搖頭，向他很正經的說。

定鈞覺得妹妹這話也不錯，遂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也好，那麼我此刻就去了。」梅碧雲

送他出了院子，定鈞說外面風大，妹妹進去吧！於是兄妹倆遂分手作別了。

定鈞到了竹家，林媽開門見了，心裏就很歡喜。含笑叫道：「梅少爺！你好久不曾來了，大小姐怪記罣你哩！快請裏面坐吧！」

定鈞一面點頭，一面先步入書房間。祇見麗娟站在書櫥的旁邊，拉着玻璃櫥門，在揀一本厚厚的精裝書。聽了脚步声，遂回眸過來，向他瞟了一眼。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？原來是姊夫來了。……」說着，抿嘴嘆的一笑。在她這句話中，不免帶有些孩子淘氣的成分。

「麗妹沒有出去玩嗎？媽的身體好？」定鈞免不得意思的向她問了兩句，心裏可就想着，你何必假意兒向我親熱？假使你沒有在娘面前搬弄是非，你娘會這麼妬忌秀娟嗎？麗娟把櫥門掩上，含笑道：「託你的福，媽倒很好！五哥！你請坐吧！」她說着，和他點了點頭，便拿着書本回自己房中去了。

定鈞聽了這兩句話，心中更加的氣惱，暗自冷笑了一聲。想道，我巴望不得她也生了病，那才是苛待秀娟的報應呢！正想時，林媽已把秀娟喊好了，秀娟匆匆的走進來。見了定鈞，勉強含了嬌笑。說道：「幹麼不坐？站着作什麼呀？」

定鈞見她雲髮蓬鬆，眼皮紅腫，顯然是又哭過的。遂微蹙了眉尖，低低地問道：「娟姊！你又什麼不舒服嗎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你請坐呀！我爸沒有在家。」在秀娟心中當然明白定鈞今日到來，是他的請求成功了。所以昨晚回家，雖然又受了許多的委曲，她此刻也很高興。便搖了搖頭，一面向他低低的回答。

「梅少爺！真是氣死人！還不是受了這悍婦的氣嗎？」林媽有些忍熬不住，向樓上努了努嘴，很憤怒似的告訴著。

秀娟聽了，却回頭逗給她一個嬌嗔。低聲喝道：「林媽！你給我胡說些什麼？快倒茶去吧！」林媽這才不敢言語的去倒上兩盃茶，悄悄地退出去了。

定鈞見室中沒有別的人，遂向秀娟望了一眼。說道：「難道昨天你回家，她又罵了你嗎？」秀娟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別提起了，總是我的命苦。……」

「娟姊！別那麼的話，昨天我回家，把這事情向爸媽商量，爸媽便一口答應了。所以我心裏很歡喜，雖然你爸爸沒有在家，但和你媽媽說也是一樣的，反正她聽了這話，心裏也許也歡喜哩！娟姊！你不要傷心，我今天就可以伴你到醫院裏去療養了。」定鈞雖然有些憤恨，但他到底忍住了氣，向她柔和地安慰。

秀娟原也早已猜到幾分的，所以心中的悲哀，被喜悅也就慢慢地驅逐了。微揚了眉兒，蹙然地一笑。說道：「鈞弟！你待我這樣的好，我實在太感激你了。」

「娟姊！我倆之間，還用得到感激兩個字嗎？其實我待你好，也就是待我自己好。你若有些不舒服，我心裏總好像有件什麼東西沒放下。你能夠白白胖胖的很健康，我心裏也是多麼的快樂呢！」定鈞聽她這樣說，遂把她手兒握住了，微微的笑。

秀娟的一顆芳心裏好像塗過了一層糖衣那麼的甜蜜，她揪着酒渦兒，把嬌靨一圓圈一圓圈地紅暈起來。秋波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笑之後，却垂了粉臉兒，大有嬌羞萬狀的意態。

這種情態在定鈞的眼裏，當然是感到分外的好看。遂笑了一笑，又很正經的道：「娟姊！你相信我這些話嗎？」

「我怎麼的不相信？」秀娟被他這樣一問，遂抬起粉臉，明眸含了哀怨的目光，向他似恨似嗔的逗了一瞥，似乎有些怪他不該說這句話的意思。

定鈞却又笑起來，望着她出了一回子神。說道：「那麼娟姊預備到什麼醫院去療養？上海雖有不少的醫院，對於設備週到，醫生負責的實在很少。我想中國肺病療養院倒很不錯，你的意思以為怎麼樣？」

「也好，我想有命的不治也會好，沒命的任你華陀再世，恐怕也難收回春之效了。」秀娟點了點頭，輕輕的回答。在她所以這樣說，無非表示隨便那個醫院都行的意思。

但定鈞聽了這幾句話，心中却頗為不悅。遂打岔着道：「那麼我此刻就到上房裏去向你

媽說妥了，立刻可以伴你入院去了。醫病總是愈快愈好，你說對嗎？」定鈞說着話，身子已站了起來。不料此時竹太太也從上房裏走出來，她見了定鈞，便眼花眉笑的說道：「五少爺多早晚來的？你媽這幾天好嗎？」

定鈞見她在自己的面前總是顯得十二分的親熱和客氣，就可知她是個有面前有背後的小人。但是心中雖然痛恨，也不得不很恭敬的行了一個禮，叫了一聲媽媽。說道：「我纔來了不多一回兒，媽媽很好，多謝你記置！」

竹太太把手一擺，微笑道：「請坐罷，這兩天天氣很冷，一個不小心，就要傷風咳嗽的。我們娟兒就是這麼的孩子氣，一些兒不舒服，便會哭一頓的。你瞧她像病西施般的，真是個懶丫頭呢！」

秀娟聽了這話，並不言語，却垂了粉臉，望着自己的脚尖出神。定鈞心中是祇有感到暗好笑而已，於是也就趁勢的說道：「媽！我今天到來，原是爲了秀娟的咳嗽。在上個月我就見她痰中有血，祇怕是患了肺病。雖然秀娟說已經瞧了好多次的醫生，不過我想這是沒有什麼多大效驗的。患肺病最要緊的是靜養，所以我的意思，給秀娟到中國肺病療養院去住幾個月。昨天我已徵得爸媽的同意，把我們送過來五千元的聘金，作爲醫藥費用。將來結婚的時候，情願不要一些兒嫁奩的，我想媽媽聽了，總也樂而贊同的吧！」

竹太太也是個很明白道理的人，聽了定鈞這幾句話，心中自然也感到有些難爲情。不免紅了臉兒。哎晤了半晌。方才說道：「對於秀娟的咳嗽，我也早料到恐怕是肺病，原想給她到醫院去療養。不料她爸却說一些兒小病，沒有什麼關係的。現在五少爺既這麼的說，對於醫藥費一項總該是我們負擔的，如何好意思叫你們負擔呢？」

「那也不必客氣了，好在數目有限的，祇要人兒全愈得快，我就是再多化費些金錢，也是很歡喜的。」定鈞暗中冷笑了一聲，但表面上兀是含了和平的微笑，低低的說。

竹太太聽了這話，心裏不免暗自想到定鈞這孩子。倒是個怪多情的少年。可惜不是我麗娟嫁給他，否則，我有這麼一個美貌多情的女婿，這是多麼的快樂！斷命這妮子，本來是個呆塔，不料竟變成一個快婿了，那真叫人心中氣呢！

定鈞見她沈吟着不答，遂也不再遲延，站起身子。說道：「媽！那麼我此刻就伴秀娟到中國肺病療養去了。回頭爸爸回家，媽代爲告訴他一一聲吧！」

竹太太這才點了點頭，委曲地答應下來。秀娟心裏自然很歡喜，於是站起身子。說道：「你等四兒，我到房中去理一些東西。」

定鈞說好，秀娟便走到自己房中去了。在房門口遇見了麗娟，便悄悄問道：「五哥走了嗎？姊姊！」秀娟搖頭道：「沒有，他今天伴我上肺病療養院去，把他們前時送過來五千

元聘金作爲醫藥費用，情願結婚的時候叫爸爸不用備一些兒嫁奩的。我想他既然如此情深，所以也祇好聽從他的了。」

姊妹說着話，已跨步走入房中了。麗娟心中似乎非常的難受，不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五哥真是個多情的好青年，姊姊不幸有此後母，而亦有幸得此多情的的夫婿，總算妹妹的心中，也很感到安慰的了。不過五哥此舉，實在使我家感到慚愧無地的呢！」

秀娟知道妹妹是個愛護自己的人，她確實時常向母親苦諫，要給自己到醫院去養病。可是母親雖愛妹妹，對於這點她却不肯聽從的，這時聽妹妹又這麼的說，心裏非常的感動。遂握了她手，搖撼了一陣。說道：「妹妹！你別這麼說，爸爸年紀這樣老，賺錢也不容易，母親也無非愛惜金錢罷了，姊姊的病雖不是危在旦夕，却自知非常沈重。這次進院醫治，倘然能夠全愈，因屬大幸。若不幸的話，希望妹妹善奉雙親。因爲年老之人，一旦病臥在床，若沒有一個親兒女侍奉其榻，那時的痛苦，當然難以形容的了。」

「姊姊！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了？你的病原是很輕，祇要在院休養一兩個月，自然可以出院的了。……」麗娟聽了這話，心中一陣悲酸，那眼皮兒便忍不住紅起來了。

秀娟也不知爲什麼緣故，淚水也奪眶而出。逆回過身子，伸手拭了拭淚水。走到玻璃櫥邊去拉開櫥門，却是愕住了一回子。因爲心亂的緣故，所以她也曉得整理些什麼才好。麗娟

忙低低問道：「姊姊！你拿什麼？」

「我想揀幾套短衫袴和襪子，也好到醫院中去換身。」秀娟聽問，這才回身向她回答。麗娟道：「那我明天可以給姊姊送來的，此刻傷傷促促的可以不必整理吧！姊姊！我也伴你一塊兒去吧！」

秀娟也覺這話不錯，遂在衣櫥內祇拿了一件灰背大衣。麗娟也到房中去披了灰背大衣，兩人一同到書房去了。這兩件大衣都是今年春季做的，照竹太太意思，秀娟做灰背大衣好，預備揀一種便宜的料子。還是麗娟不答應，說姊妹倆總要一樣的。姊姊若做別的料子，我也不要灰背大衣了。這樣一來，纔算把竹太太弄得没法可想了。即此一點，自然可以知道麗娟的爲人之仁愛了。

兩人到了書房間，麗娟先向竹太太說道：「媽！我也伴姊姊一塊兒去。」竹太太點頭笑道：「很好！你知道了幾號病房？以後也常可以去送送東西。」

這時張媽已在弄口喊了汽車，說汽車已停在良友別墅的門口了。於是三人別了竹太太，走出良友別墅，跳上了汽車，便開到中國肺病療養院裏去了。在車廂裏，秀娟是第一個跳上，麗娟被姊姊拉着手，所以第二個跳上，最後當然是定鈞的了。在當初麗娟是沒有想到這許多，及至汽車開動的時候，她才理會到這樣坐法，可有些兒不對。但是要換回來，這當然



愈加的不好意思。因此俄了姊姊的身子，也祇得罷了。定鈞見她們姊妹倆穿了同樣的大衣，同時容貌又有些彷彿，真是一對姊妹花。不過他心中很有些奇怪，瞧姊妹倆的情形，好像很是親熱。莫非麗娟這姑娘心思刁惡，面前親熱，背後陰損她嗎？是的，這和她的娘說一是一式。見了我說的話，是多麼的好。但對秀娟的情形，則又大不相同的了。定鈞既然這麼的沉思着，因此對於麗娟也就始終沒有好的印象。

中國肺病療養院的規模很大，病房的四周，有個很大的花園。裏面有樹木，有花卉，有亭臺，有池水，適合於病人休養最好的地方。定鈞伴秀娟到了醫院，經醫生診視之下，說秀娟肺病已入第二期了。一量熱度，比普通人也高了一些。於是又問秀娟月事行嗎？秀娟含羞說日期沒有一定。醫生說這是積鬱的緣故，必需靜養才是。定鈞說願意住院，醫生說這是最好了，於是定鈞囑院役把秀娟送到特等病房裏去。

三號特等病房的看護小姐姓李名叫茵子，是個很年輕的姑娘。她見了三人，便很和氣的問了姓名。秀娟因為聽醫生說她肺病已到第二期了，心裏自然十分的憂愁，所以坐在沙發上悶悶的發呆。定鈞明白她的意思，遂把手兒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安慰他道：「娟姊！你不要難受吧！醫生不是說，祇要靜靜的休養便會好起來嗎？」

茵子在床上理好了被褥，回過身子。也微笑道：「竹秀娟小姐這樣的病是很容易全愈

的，因為還很輕呀！從前有位張小姐也很年輕的，她進院的時候病得很厲害，後來休養了一年多的日子，便全愈出院了。」

「姊姊！李小姐的話你聽見了嗎？所以你不要愁悶的。」麗娟聽了，也向她低低的安慰。「話雖這樣的說，但要一年多的日子，也太叫人心焦的了。」秀娟却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「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，竹小姐！你要不躺回兒了嗎？」茵子見她這麼說，便笑了一笑；一面又向她溫和地問。秀娟道：「過一回兒躺吧！」茵子點頭，遂走出病房外去了。

麗娟見姊姊總有些愁眉不展的樣子，遂又說道：「這幾天是寒假期中，反正我也沒有什麼事情，姊姊若一個人嫌冷靜，我可以伴在你的旁邊好嗎？」

「那當然很好，不過媽在家裏一個人會嫌冷靜的吧！」秀娟心中很感激，望着麗娟，點了點頭，低聲的回答。麗娟道：「不會的，況且我在家的時候，也沒有時時和媽在一塊兒的。」

正說時，茵子拿了秀娟病卡走進來，掛在靠壁的上頭。向秀娟道：「竹小姐！你最好躺在床上休養一回，過此時，我要給你打針了。」

定鈞聽了，遂也勸她。秀娟祇好脫了大衣和旗袍，把身子躺到床上去。這時窗外淡淡的冬陽齊巧照臨在秀娟的身上，把她容顏更映得嬌媚一些了，不多一回，茵子來給她注射了一

枚針，並又喝了一盃藥水。定鈞因爲入院以後，要先付一些錢，所以他便走到賬房間裏去。不料在走廊裏齊巧遇見了竹明允，遂忙叫了一聲爸爸。明允也忙說道：「秀娟已在病房裏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在特等三號病房裏，爸已回過家裏去嗎？」定鈞點了點頭，向他輕聲的問，明允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是林媽打電話到行裏來通知我的。定鈞！這件事我真感到慚愧！我如何好意思呢？所以這筆醫費我會負擔的。」

「我已徵得爸媽的同意了，所以爸也不必客氣了。祇要你們有心的話，往後再說吧！此刻爸最好跟我到賬房間去付一些兒錢吧！」定鈞却老實不客氣的這樣說。明允點了點頭，伸手在袋內摸出一包鈔票，交到他的手裏。說道：「這兒是二千元錢，我接了林媽電話之後，原送錢來的。你去付一付，我先到病房裏去瞧瞧秀娟。」

定鈞接過鈔票，遂匆匆自到賬房間去了。待定鈞付了錢後，回到病房，見秀娟在明允的面前正在垂淚，麗娟却已不在房中了。於是說道：「娟姊！你應該寬自慰解，爲什麼老喜歡煩惱呢！」

秀娟這才收束淚痕，並不作聲。明允和定鈞談了一回，也自別去。定鈞問道：「你妹妹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秀娟道：「妹妹回家給我整理衣服去了。」

定鈞點了點頭，慢慢地走到床邊坐下。望着她粉臉兒，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娟姊！你在應該歡喜，因為你不久自會全愈了。」

「這完全是你的所賜，……鈞弟！我太感激你了。」秀娟原倚靠在床欄旁，她見定鈞坐下，遂情不自禁的把他手兒握住了，微微的笑。

「娟姊！你怎麼又說感激的話了？」定鈞含了得意的笑，把她纖手兒撫摸了一回，輕聲地問。秀娟把秋波運了他一瞥嬌羞的媚眼，却也赧赧地笑了。一回，她又抬頭說道：「患肺病的，人稱之貴族病，若一年半載方能全愈的話，不但太心焦，而且金錢也不可勝計的了。」

定鈞道：「你又肉疼着金錢了，金錢是身外之物，需要用的時候，感到它的可貴。若放着沒有用處，那何嘗不像泥沙一般的沒用處呢！娟姊！患病的人原最心焦，誰都希望立刻就好，不過事實上當然是不可能，所以你千萬要靜心休養，這樣自然便全愈得快了。」

秀娟點了點頭，過了一回。又說道：「祇怕五千元錢都化費了，而肺病尚沒有全愈，這真是辜負了你的那片熱情的愛我了。」

「娟姊！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不過你放心，醫病並不是限制在這五千元錢的。我總要把娟姊醫治得完全復了原，才肯罷休，縱然化了一萬二萬的錢，那也不希罕的。」定鈞見秀娟

終而這必許多的顧慮，心裏很不自在，遂低聲兒的安慰着她，語氣是特別的誠懇。

「話雖這麼的說，不過你爸媽又如何肯答應呢？」秀娟心中感激得了不得，但她依然有着一層憂愁的顧慮。秋波脈脈含情的瞞着他俊美的臉蛋，輕輕的說。

定鈞這就沈吟了一回子，忽然說道：「爸媽若不答應，我這勞什子的書也不要讀了。立刻去就職罷，把這薪水來給姊姊治病，那你還怕什麼？何況爸媽是愛我的，他們愛我，使會愛你，所以即使五萬十萬吧！他們也會答應的，你快不要担這些心事了吧！」

秀娟聽了他這幾句話，便倒入他的懷中，把他的脖子緊緊抱住了。叫道：「鈞弟！你這樣存心對待我，你也可謂是盡了你的力了，假使我不治的話，這是我的命。我雖死亦瞑目的。……」定鈞聽了這話，立刻把她嘴兒捫住了。皺眉說道：「娟姊！好好兒何苦說這些類傷的話，叫我聽了心中不是難受嗎？」

秀娟明眸裏含滿了晶瑩的淚水，凝望着定鈞的臉兒，嫣然地笑起來。說道：「鈞弟！有命的，任你怎麼的說死？她也決不會就死的。」

「但是我不願意聽你再說這些話，娟姊！你躺一回兒養神吧！」定鈞說着，把她嬌軀抱着躺到床上。因為自己的身子也伏了下去，所以便向她望了一回，忽然低頭去吻她一下嘴兒，不料秀娟對於定鈞的神情，她早已明白他有這麼的一個舉動的。遂立刻伸手把自己的嘴

兒按住了，因此定鈞吻着的却是秀娟的手心。一時很不好意思，紅暈着臉兒。笑問道：「娟姊！你捨不得給我吻嗎？」

秀娟聽他這麼說，秋波哀怨地逗給他一個嬌嗔。說道：「你不聽醫生剛纔的話嗎？祇要我有全愈的一天，那時候就任你吻個夠，我也決不會拒絕你的。……」秀娟既說了出來，她又感到無限的羞澀，緋紅了兩頰，却別轉粉臉兒去。

「是的，那麼我靜靜的等着吧！總有一天，會給我吻一個夠的。……」定鈞聽了這話，更把她愛到心頭，却點了點頭，很得意地笑了出來。這時秀娟的兩肩却聳動厲害，定鈞雖沒有瞧到她臉部的表情，也可知她是笑得這一分兒有勁的了。

「娟姊！爲什麼不回過臉來？難道你還害羞嗎？」良久，定鈞伸手又去抬她的粉臉。秀娟這才回頭睨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我便向着你，你怎麼樣呢？」

定鈞見她雖在病中，却終有一股子秀麗之氣，嫵媚得可愛，遂笑道：「我不管你患的是肺病，我此刻總想吻你一個嘴。……」

秀娟撲的一笑，却又白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傻孩子！你別那麼的癡吧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不免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定鈞沒肯理會，把她纖手放在鼻子裏聞香。秀娟因爲他癡得可憐，遂不忍拒絕他，祇好讓他默默地溫存了一回。

這時忽然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姊姊！你的衣服襪子和應用物件都帶來了。……」因為這聲音是突然來的，兩人當然沒有防到。定鈞在聽到叫聲之後，方才放了她的纖手，慌忙站起身子。回頭去望，却見麗娟已站在房內，望着他啞啞地笑哩！

定鈞自然雖爲情得了不得，緋紅了兩頰，也不知怎麼的是好，竟呆呆地說不出一句話來。還是秀娟先說道：「妹妹！爸爸也已回去了嗎？」

「已到了家了，他叫我在醫院裏和姊姊作伴，姊姊！我把你這些衣服都放在櫥裏好不好？」麗娟一面回答，一面把一包衣服放進到玻璃櫥內去了。秀娟向定鈞雲雲眼，笑道：「你給我打個電話給張翠萍，告訴她我已住在這兒養病了。」定鈞明白這是秀娟解自己羞的意，遂答應一聲，匆匆地走出病房外去了。

麗娟待定鈞走後，笑盈盈的走到床邊。向她俏皮地道：「姊姊！我真粗魯，會不管一切的急急先進來，我想五哥一定會怨恨我的嗎？」

「妹妹！你也真不是個好人！幹麼說這些話取笑我？」秀娟的粉臉像塗過了一層玫瑰的色彩，秋波在逗給他一個嬌嗔之後，却也掀着酒渦兒嫵媚地笑起來了。

麗娟聽了，也抿嘴兒憨憨地笑。這時天色已晚，病房中已亮了一盞淡藍色的燈光了。茵子拿了熱度表，又來給她測量熱度。麗娟在旁低低的問道：「李小姐！多少度？……」

茵子劃了高度線，然後拿到麗娟的面前。說道：「竹小姐！你瞧，還好。」麗娟見比進院的時候更增了半度，已到九十九度點六了。心裏自然很憂愁，不過她也明白茵子所以不說出來的原因，是怕秀娟聽了難受。因此她也沈吟了一回，並不作答。

但秀娟是很聰敏的，她見兩人都未明言，就知道熱度是很高的。不過這半年來，自己一到晚上睡覺的時候，額角和身子總有些熱刺刺的發燒，這大概便是患肺病的現象了。遂向妹妹問道：「妹妹！很高吧！」

「不！九十九度不到，姊姊！也許你勞乏了一些，還是靜靜的養了一回神吧！」麗娟這才回身望了她一眼，含了微笑，溫柔地安慰着她。這時定鈞已從電話間裏回來，說道：「翠萍姊說今天晚了，她明天早晨來望你。」

秀娟點了點頭，明眸脈脈含情的凝望了他一回。說道：「鈞弟！你也辛苦了半天，還是早些兒回家去休息吧！」定鈞聽她這樣說，因為有她妹妹在這兒伴夜，所以心中也安慰了不少，向她叮囑了一回，方才自管的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麗娟先起身服侍秀娟吃藥水和藥粉。茵子又來給她注射了一枚針，量了熱度。不多一回，趙星波醫師來給她視察一回。說要用愛克司光照，瞧那一部分的肺部損壞了。於是把秀娟又帶到化學治療室，照過了愛克司光，並攝了影。然後又送回病房，麗娟



見她很疲勞的樣子，遂囑她靜靜的躺着。一面去煮了牛乳，來給秀娟用早點。這時已十點相近，祇見碧雲匆匆的走進來。麗娟和碧雲是初見，所以彼此都是一怔。秀娟早已含笑叫聲雲妹，一面給兩人介紹道：「這是我妹妹麗娟，這是釣弟的妹子碧雲，她比麗妹長一歲，所以麗妹也得喊一聲姊姊哩！」

兩人聽了，方才明白。遂含笑上前，很親熱的握了一陣手。彼此招呼了後，碧雲才步近床邊，望着秀娟的臉兒。很柔和的說道：「娟姊！你現在咳嗽可好些兒了嗎？」

「也不過這樣子，雲妹！雖爲你心裏記惦着我，叫我心中真感激你。」秀娟一面低低的告訴，一面又向她表示無限感謝的意思。

碧雲正欲回答一句什麼，忽然見室外又走進一個少婦來，手裏還拿了兩簍水菜，麗娟認識是翠萍，遂迎上去叫道：「翠姊也來了。」翠萍一面點頭，一面把手裏的水菜放在桌子上。說道：「娟妹！你今天怎麼樣了？昨天打電話給我的不是定鈞弟？他真也有趣，却不肯告訴我他是誰？但我却聽得出他的聲音好像是定鈞弟。」

「原是他……翠姊！又要你化錢，那叫我心裏可有些過意不去。」秀娟含了又喜又羞的笑容，點了點頭。一面望着桌上那兩簍的水菜，很不好意思的回答。

「娟妹還和我說這些客氣話，那就叫我心裏不高興。我想來想去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買給

你吃，覺得還是花旗蜜橘，吃了，有益於身子的。」翠萍說到這裏，向碧雲望了一眼。又笑道：「這位小姐好生面熟，一時裏却想不起來了。」

秀娟笑道：「你忘記秋天裏法國公園遇見那位碧雲妹妹了嗎？」翠萍聽了，哦了一聲。笑道：「是了，是我表弟的好朋友，也是娟妹的小姑了。」說着，又拉了碧雲的手。笑道：「雲妹！我們好久不見了，你的哥哥呢？他今天沒有來嗎？」

「哥哥被一個同學有事約出去了，他大概下午來吧！」碧雲和她也很親熱的說着。這時秀娟望着桌上水果，便對麗娟道：「妹妹！翠姊原像自己親姊姊一樣，我們也不和她客氣了。你給我把蜜橘切幾隻，給大家也好吃些兒。」

麗娟聽了，點頭答應。遂取出小刀，切了兩隻蜜橘。秀娟拿過兩盃，先自吃了。然後叫碧雲，翠萍，麗娟都吃。還笑道：「翠姊！那是你自己買來的，你切不要作客吧！」不料翠萍聽了，却逗給她一個白眼。笑道：「聽你這妮子的說話，總叫人生氣的。」碧雲麗娟聽了，都也好笑起來了。

在十一點鐘的時候，翠萍先告別回去了。秀娟望了碧雲一眼，帶了央求的口吻。說道：「雲妹吃了午飯走吧！醫院裏的菜還不錯，你和我妹妹談一回，她也很喜歡交朋友的。」碧雲幾次和秀娟談話中，知道麗娟待她很好。今日見面之下，覺得麗娟之美，不亞於秀娟，因

爲彼此是小女兒，自不免惺惺相惜，所以便答應下來。和麗娟談了一回，也頗情投意合，所以兩人十分的親熱。

吃午飯的時候，忽然秀娟家中來了電話，茵子告訴了後。麗娟便去接聽，原來是母親打來的。祇聽她說道：「你是麗娟嗎？我昨天却没有想到這一層，肺病是很容易傳染人的，你怎麼能夠和她天天相聚在一塊？快些回來吧！從今以後，你不許陪她夜了。我是祇有你這一點骨血呀！你不能傷我娘的心，你應該立刻的就給我回來呀！」

麗娟聽母親很急促的叮囑着，雖然心中頗不以爲然。但也祇好答應了，放下聽筒，回到病房中。秀娟問道：「母親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麗娟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祇好微蹙了眉尖，圓了一個謊。說道：「媽有些兒不舒服，叫我回家去一次。」

「媽既有些不舒服，那麼家中沒了照顧的人了。妹妹！你就快些兒回去吧！」秀娟聽了，心中倒有些焦急，遂向麗娟也急急的說。

麗娟這就向碧雲點頭道：「雲姊！多謝你，給我姊姊作一回兒伴吧！」碧雲笑道：「你放心去好了，我一定會給娟姊作伴的。」麗娟於是便悄悄地走了。碧雲道：「麗妹昨夜沒有回家吧！」秀娟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她怕我冷靜，所以和我作伴。」

正說時，茵子送上飯菜。秀娟坐起身子，和碧雲一同吃飯了。忽然她很憂愁的自語道：「媽不知有什麼不舒服？但願她早些全愈了才好。」

碧雲聽了，却微微的一笑，烏圓眸珠轉了轉，秋波逗給她一個媚眼。說道：「娟姊！你真是一個忠厚人。你媽那兒有什麼不舒服？無非不捨得讓麗妹來給你作伴罷了。」秀娟聽了這話，方才恍然大悟。遂向碧雲笑道：「雲妹真聰敏人！我不及你細心多了。」

「我知道麗妹昨夜睡在這兒的，我心中就肯定她不是真病。這也奇怪，我從沒有見到像你母親那麼的好好，雖然社會上的後母也不在少數。」碧雲解釋給她聽，但說到後來，却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

秀娟聽了自然非常的難受。遂垂淚說道：「我也不怨別人，祇怨自己命苦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放下手中的碗筷，大有食不能下咽的樣子。碧雲見了，慌忙含笑說道：「娟姊！這倒又是我的不是了，累你傷心。但你有我哥哥這麼一個好夫婿來安慰你，你實在不算命苦，你很幸福哩！娟姊！我告訴你一件事情，你準會笑痛肚皮哩！」

秀娟明白她要引逗我高興的意思，遂也不願自尋煩惱，不禁破涕爲笑。說道：「是什什麼事情？雲妹！你告訴我吧！」

碧雲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娟姊！說來你也許會不相信，我和五哥雖然是後母所養的。但

我的母親倒還是和大哥二哥三哥說得來，和五哥最不合，時常要吵嘴的。這次五哥對於你醫病的事情，向爸媽懇求，爸爸是一口答應的，但媽媽因為恨五哥平日太倔強，所以故意的刁難他。要他在眾人面前，向媽媽下跪叩頭，還要端茶。我想五哥是素來好勝要面子的人，今天在全眾人的面前如何肯下得了這個面子？但事情出乎意料之外，五哥不但沒有有一些為難的樣子。而且還很快樂的神氣，立刻向母親端茶，跪下叩頭。他說譬如母親六十歲做壽，作小輩的不是理應拜壽的嗎？娟姊！這件事情說來不是好笑嗎？」

秀娟聽了，方才知道爲了自己的病，還累定鈞下跪叩頭的。一時心中感激零涕，她的眼角旁情不自禁的湧上一顆晶瑩瑩的眼淚來了。碧雲驚訝地道：「娟姊！你聽了這些話，你應該歡喜才好，怎麼反而傷心起來了呢？」

「不！因為我是太喜歡了的緣故。……」秀娟搖了搖頭，低低的說。她掛着眼淚，終於是嫵媚地笑起來了。

吃畢了飯，不多一回，定鈞含笑匆匆地進來了。他見妹妹還在着，心裏很喜歡。遂笑道：「妹妹！你這兒吃飯的嗎？娟姊今天熱度還有嗎？」

碧雲道：「此刻熱度倒沒有，你瞧病人表上劃着，昨晚比較高一些。哥哥！你曾吃過飯嗎？」秀娟雖然沒有開口說話，但秋波水盈盈的凝望着定鈞，掀着酒渦兒，却是嫵媚地笑。

定鈞見她很高興的意態，心裏會輕鬆了許多，因此也報之以微笑。

碧雲這時站起身子，披上了豹皮的大衣。笑道：「哥哥來了，我該回去了。娟姊！明天我再來瞧望你吧！」秀娟這就急道：「雲妹！你這話算什麼意思，快別去，再坐一回兒走吧！」

「不！我真的還有些兒別的事情，明兒見吧！」碧雲却向她招了招手，身子已向房門外去了。秀娟沒法留住她，也祇得罷了。斜乜了定鈞一眼，笑道：「你也打算走了嗎？」

「噫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還祇有剛來呢？」定鈞被她問得目定口呆，望着她倒是怔怔地楞住了一回子。

「那麼你爲什麼不脫了大衣呢？」秀娟揚着眉兒，烏圓眸珠一轉，也不禁嘆味的一聲笑起來了。定鈞這才理會了她的意思，遂把海木龍的西服大衣脫下，放在沙發上。走到床邊坐下，伸手按了她一下額角。笑道：「熱度沒有了，娟姊！今天醫生來診治過嗎？」

「早晨來診治過一次，還照了愛克司光，待明天照相洗出來，便可知道那一部分的肺壞了。鈞弟！你給我切一隻蜜橘我吃吧！」秀娟被他手兒一按，心靈上彷彿得到了無上的安慰。遂含了微微的嬌笑，一面告訴，一面又央求着他。

「這蜜橘是誰買來的？」定鈞自然不敢怠慢，很快的去拿小刀，取了橘子，切了四片。

一面給她剝了皮，一面向她低低的問。

「是翠萍姊買給我吃的，剛纔飯後雲妹已切給我吃過，現在我不要吃了。」秀娟見他拿了橘子送到自己的嘴邊來，遂搖了搖，低低的說。

定鈞奇怪道：「你不要吃，你怎麼叫我切開來？」秀娟秋波斜乜了他一眼，忍不住抿嘴也笑道：「我是叫你自己吃的呀！生恐你不動手，所以我才這麼說的哩！」

定鈞這才明白了，一時深感她多情到了極點。遂把手中一瓜，塞到她的嘴去。笑道：「那麼這一瓜你吃了，其餘的我吃吧！」

秀娟不忍拂他的情意，遂微開小嘴，把一瓜橘子吃了。定鈞笑了一笑，遂也吃着其餘的三瓜了。兩人靜默了一回，秀娟望着定鈞。又低低的道：「鈞弟！爲了我的病，這次倒累你受了委曲了。」

「我受什麼委曲？娟姊這話我可有些兒聽不懂呀！」定鈞聽她這麼的說，望着她清秀的臉龐，有些不解似的神氣。秀娟低低的道：「你不是曾經下跪叩頭端茶的嗎？」定鈞這才嘆喟的笑道：「可不是我妹妹告訴你的？」

秀娟沒有作答，點了點頭，明眸裏又湧上幾顆熱淚來了。定鈞知道她是感激自己的意思，遂用手指去抹地的眼淚。微笑道：「別孩子氣了，娟姊！祇要你能夠享受入院醫治的

權利，我就是再受一些兒難堪的委曲，我也情願。何況在自己母親的面前，那也根本談不到委曲兩個字呀！」

秀娟被他說孩子氣，不免有些難爲情，紅暈了嬌靨，有些赧赧然的意態。但聽到後面這幾句話，心中又感激又敬愛。遂點頭說道：「我聽你妹妹說，你時常和母親吵嘴的。我想母親年紀老了，少不得有些兒背了。但你不該十分的違拗她意思，因爲這在母子之間是會傷感情的。」

定鈞聽她這樣安慰，覺秀娟純孝之心，可見一般。遂也點頭說道：「娟姊這話很對，但我也並沒有和母親吵嘴，祇不過母親的話說得不中的時候我遠避開她罷了。老實說，我也沒有和母親惡感，母親也非常的疼愛我。前天的難堪我，也無非和我開個玩笑，我根本是毫不在意的。」

秀娟微含了笑容，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鈞弟！雲妹這話是不错的，我雖命苦，但遇到了你鈞弟，我還是幸福的。」

定鈞見她說完了這兩句話，粉臉一層一層的嬌紅起來。這意態在嫵媚之中，不免又帶了些可憐的成分。他伏下身子去，把她纖手攏到自己嬌頰上去觀熱着。柔和地道：「娟姊！你是個有福氣的人，你那裏命苦，你將來還有七個兒子八個女婿呢？」



定鈞這句話未免有些得意忘形了，秀娟也忍不住羞答答的笑了。過一回，低低的笑道：「縱然有這樣的一天，福是空虛的，氣倒是實在的。你瞧了你爸媽的情形，你就可以明白了。」

「不過你要知道，受得了兒女的氣，這便是他們的福。人生在世，若想得太明白太澈底，那不是一切都空虛了嗎？所謂『舉世盡從忙裏老，誰人肯向死前休？』假使把一切都看破了，忙忙碌碌的還要做什麼人呢？但我的希望，倒不在利，而在名，得能名垂史冊，流芳百世，這是多麼的榮耀哩！可是碌碌如我，也祇不過夢想着罷了。」定鈞絮絮的說，在秀娟面前略為吐露了一些自己的抱負。

「以你的人才，再加上埋頭苦幹。能夠努力奮鬥！那麼你的名垂史冊，亦必在意料之中。我懇切的希望，願你成功一個世界的偉人！」秀娟聽他這樣說，含了嫵媚的甜笑，向他真摯地勉勵！定鈞心裏是十分的興奮，他湊過嘴兒，却去吻她的臉頰。秀娟嚥了一聲，手指劃到他頰上去羞他，也微微的笑了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一陣脚步声響道來。秀娟慌忙把他身子一推，定鈞也急忙站起身子。祇見林媽走了進來，向秀娟定鈞叫聲大小姐梅少爺。秀娟問道：「太太有些不舒服嗎？」林媽抿了抿嘴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那兒有什麼不舒服？太太打電話給二小姐時候，

我齊巧從電話間門口走過。她怕大小姐把肺病傳染了二小姐，所以把二小姐叫回去了。」

秀娟聽了，不免暗想，想不到雲妹料事如神。這時定鈞早忍不住說道：「她既怕肺病傳染給她，誰希罕她陪伴？晚上我照顧着娟姊就是了。」

秀娟見他十分憤激的樣子，遂笑了一笑。說道：「這是母親的意思，你怪妹妹作什麼啦？」一面又問林媽說道：「那麼你又是誰叫你來的？」

林媽道：「二小姐說晚上沒有人照顧也不好，所以叫我來陪伴大小姐了。」秀娟向定鈞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是嗎？妹妹是愛護我的。」定鈞聽了，嘴裏雖不說什麼，但心中却頗不以爲然，認爲麗娟是奸詐虛偽的姑娘，因此心中愈加的痛恨她了。

這天定鈞在醫院裏是吃過晚飯後，才回家的。夜風是吹得很緊，天空中好像又在飄着白色的雪花。定鈞在街燈微弱的光芒下，望着黑越越的前途。想起秀娟的態度，總在晚上增加起來，這現象當然是不大好，顯然肺病是很深的了，在他腦海裏陡的又想起前日秀娟說的：「有命的不治也會好，沒命的誰華陀再世，也難收回春之效了。」想到這裏，他覺得心坎中留了一個痕跡。這痕跡是心驚胆寒，十分擔憂的。他感到難受，寒風撲面，雖然身上披了厚的大衣，但猛可的抖了兩抖，也會激動了一陣子無限的悲哀！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總得努力掙扎呀！」定鈞見她說到末了，又把粉臉沉了下來。他感到秀娟的不平凡，遂點了點頭，也懇切的安慰着她。

秀娟又笑了一笑，淚珠湧在眼角旁。說道：「在去冬進院就醫的時候，滿希望能夠一天一天的好起來。不料到現在四個月來，病體祇有加重。昨晚我叫林媽扶我稍坐，覺難以支撐。雖春風撲面，亦覺賤骨生寒。囑林媽取鏡我照，不想形容竟憔悴至此，我已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矣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咽不成聲，喟然長嘆。

定鈞聽她這樣說，亦淒然而泣。秀娟撫着他手兒，柔和地又道：「鈞弟！想我幼喪親娘，賴祖母撫養長成，失怙於後母，至屢受委曲。假使早配於你，我心亦有所慰。不料命薄如紙，先配君哥，致私心鬱鬱，日久成病。雖改配與君之後，我心中好像在絕處又逢生那麼的快樂，但病已入膏肓，承蒙你傾心愛我，欲救我以不死，然命已該絕，雖有盧扁之醫，亦難收回春之效。此固是我之不幸，但亦鈞弟之大不幸也。不過生死大數，非人力所能挽回。我死原不足惜，唯所恨的，我既不壽早夭，何苦再使鈞弟心中留一遺恨呢？早知如此，我悔不該改配與你，陡然使你在心靈上多刻劃着一個創傷，唉！這造物也不是太會捉弄人了嗎？不過死者已矣！生者切勿作過度之悲傷。一衿青衫未老，雄心可作。四面環境雖惡，壯志勿衰。願鈞弟爲社會謀幸福，爲國家爭光宗。那麼我在九泉之下，亦當含笑而喜矣！鈞弟！你

若真正愛我的，那麼你應該聽從我的話呀！……」秀娟一口氣說到這裏，已是上不氣接下氣，喘吁不止。

「娟姊！你快不要再說這些話了，我的心已碎了。我決不願聽到死的一句話，我總希望娟姊有全愈的一天。……」定鈞心中的慘痛，猶若刀割。他說到這裏，除了淌淚之外，不覺已哭出聲音來了。

秀娟見他痛心疾首的神情，遂不願多使他難受。強笑道：「鈞弟！別哭吧！哭是弱者的表示！當然，得能不死，這也是我所唯一的希望呀！」

這時林媽煮了一盃牛乳進房，見兩人哭得淚人兒模樣。心中一酸，眼皮也紅潤起來。遂向定鈞叫道：「梅少爺！你別引逗我們小姐傷心吧！她的病原沒有什麼要緊，過些時之便好起來了。」

定鈞回頭見了林媽，遂點了點頭，收來了淚痕。說道：「這牛乳是娟姊喝的嗎？」林媽道：「是的。」定鈞伸手接過，說道：「我來服侍娟姊喝吧！」說着，坐到床邊，把秀娟抱起，靠在自己的懷裏，把牛乳盃子湊到她淡白的嘴唇皮上去。低聲的道：「娟姊！你喝吧！」

「你這樣不累嗎？……」秀娟見她這樣多情的樣子，芳心有些甜蜜的感覺，秋波瞞了他一眼，向他輕聲兒的問。

「不！我不累。……」定鈞微笑着回答，可是他胸部的感覺，秀娟的背脊骨是高高地凸起，就可知她是瘦削得那一分樣兒了，因此眼淚又從頰上淌了下來。

秀娟倚着定鈞的懷中，彷彿得了無上的安慰。慘淡的粉頰上，也籠罩了一層微微的紅暈。喝了兩口牛乳之後，回眸又凝望着定鈞的臉兒。說道：「我自入院至今，四個月來。在這四個月的日子中，你一天都沒有間斷過來瞧望我，你待我之情，實在已盡於此，這是我的命苦，這是我的福薄，我終覺得是太對不住你了。……」

定鈞聽了這話，被她又引逗得淚下如雨。林媽在一旁含淚說道：「小姐！這是你的不該了，你何苦對好兒要說這樣頹傷的話？……」

秀娟沈吟了一回，却不再喝牛乳。向林媽道：「你再拿鏡子來給我照。……」定鈞聽了，向林媽丟了一個眼色。林媽會意，遂勸她說道：「大小姐！前天你已照過了，多照有什麼意思？患病的人，臉色當然是憔悴的。明兒大小姐好起來，還不是復原到前時一樣的美麗嗎？快喝了牛乳，躺下來睡吧！這樣子梅少爺也吃力，大小姐更心勞乏的吧！」

秀娟見她不肯，遂喟然嘆道：「從此憔悴，恐怕再不得復原前時之豐腴了吧！春天是降臨了，但我却已失去了青春的顏色。鈞弟，我此時此景，好像是一朵已萎枯的花兒。然花兒雖凋殘，但還有茂盛的時候。今日我奄然物化，明天將永遠沒有我這一個人了。記得顰卿悲

落紅，而連帶悲其身世，謂明年桃李能再發，明年閨中知有誰？其信然矣！想不到自古紅顏多薄命，但我非紅顏亦命艱。真使有情人同聲一哭哩！」說着，欲把身子躺了下來。

定鈞悲泣不已，向她說道：「這盃牛乳不喝了嗎？」秀娟搖頭，定鈞遂扶她躺下。垂淚恨道：「殺顰卿者賈母也，殺娟姊者姊之後母也。娟姊若萬一不幸，我必有所報復之，以雪姊仇，以雪我恨……」說罷，泣不成聲，淚如雨下。

秀娟聽了這話，含淚不答，閉眼養神。林媽擰了一把手巾，給定鈞拭淚。說道：「梅少爺！多哭無益，徒然增加大小姐心中之悲痛。大小姐倦怠，你給她靜靜的養一回子神吧！」定鈞聽了這話不錯，遂自退到沙發上坐下，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。過了一回，定鈞忽然見父親慢步入房。遂忙站起身子，拭了淚痕。孟起見定鈞淚痕絲絲，又見秀娟病骨支離，憔悴不堪，也覺已無救星了。遂低低問道：「秀娟此刻睡着嗎？」

定鈞方欲回答，回時見秀娟已睜開星眸，她見了孟起，便在枕上連連泥首。因為孟起也來瞧瞧過她多次，所以秀娟心中非常的感激。柔和地叫聲爸爸！孟起見她醒着，遂走近床邊。低低問道：「你想什麼吃嗎？」

秀娟搖頭，淚如泉湧。泣道：「爸慈愛過人，女受惠匪淺。正擬粉骨碎身，以報爸爸的德。但命薄如女，竟不幸年少而夭。未能侍奉左右，而略盡孝道。雖然天意所致，亦使女



飲恨綿綿矣！……」言罷，不勝唏噓，嗚咽而泣。

孟起今年六十有七，那顆蒼老而脆弱的心，怎禁得這樣悲傷言語的激動？他說不出一句話，搖了搖頭，亦不禁老淚縱橫，把身子別了轉去。良久，方才收束淚痕，望着秀娟說道：「孩子！你別說那些傷心的話，也許天可憐你，會增你之壽的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感覺這是空虛的，飄渺的，因此他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秀娟苦笑了一下，不復再言，又閉下眼睛養神。孟起默視良久，遂呼定鈞同出病房，站在走廊裏。向他說道：「事到今日，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了。我見秀娟兩眼少神，面有回光，恐危在旦夕。這是她的福薄，你也不用過分傷心，我們這樣的盡心出力，也可說是對得住她的了。……」

定鈞天天和秀娟相伴一處，故頗爲糊塗。今聽父親這麼的說，方知秀娟的生死，已在千鈞一髮之間了。一時又想到秀娟剛才和自己說了那些訣別似的話，莫非她真欲與世長逝了嗎？想到這裏，不禁失聲而哭。

「定鈞！這是做爸的害苦你了，早知今日的結局，吾又何必多此一舉，而使你遺恨終身……」說畢，亦涕泗橫流，感嘆不已。

定鈞見爸痛傷，遂收束淚痕。反勸他說道：「爸爸！你已是上了年紀的人，不要傷心

了。浮生若夢，爲歡幾何？這在我的生命中好像是作了一場春夢。秀娟的爸爸已病了多日，秀娟却没有知道，反怨他沒有來探望，爸爸可曾到他家裏去望過嗎？」

孟起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秀娟的爸爸也是爲了悲傷而成疾的，前天我去望過他一次，熱度很高，病勢也不輕，見了我祇管流淚。幸虧有他第二個女兒麗娟侍奉在病床邊，見她甚爲忙碌。」

「倘若聞秀娟病危，恐老人家亦不能久……矣！……」定鈞聽了這話，含淚忍不住也嘆了一聲，憂愁地說。

孟起不勝感嘆，一回。說道：「你今夜且在醫院裏宿一宵，若有變化，你打電話來告訴我吧！」說着，便匆匆前去。定鈞見爸爸走遠，方才又回身走進秀娟的病房。

孟起因爲心中難受，所以也沒有回家。叫阿銀車夫把汽車開到大東茶室，獨個兒悶悶地喝了一回茶。想着秀娟這樣一個賢淑嫵美的姑娘，竟慘然年輕而折，這是多麼令人感到一件遺恨的事呀！因此也暗暗傷了一回心，直到五時敲過，方才走出大東茶室，預備回家。不料這時外面已在落着綿綿的春雨了，心中暗想，剛才陽光還很猛，此刻竟愁雲慘風落起雨來了。莫非老天也在傷心秀娟姑娘之死嗎？這樣沈思，仰首望天，由不得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阿銀見老太爺走出，遂把汽車放了過來。拉開車廂，給孟起跳上。遂問道：「太爺！現

在回家了嗎？」孟起點了點頭，於是阿銀把汽車開回公館裏去。

孟起走進上房，祇見大媳婦正在和梅太太閒談着話。見了孟起進房，素貞遂含笑叫了一聲爺爺，起身親自倒了一盃茶。孟起在沙發上坐下，皺了雙眉，却祇管連連的猛吸雪茄。梅太太見他好像十分愁苦的樣子，遂望了他一眼。低低的問道：「老爺！你打從什麼地方回來？爲何悶悶不樂的樣子？莫非有什麼心事嗎？」

孟起嘆了一口氣，搔了搔頭。說道：「秀娟這孩子恐怕是不中用的了。……」梅老太聽了，驚訝地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剛才到醫院裏去望過她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瞧她兩眼已經失神，也許是危在旦夕的了。」孟起點了點頭，很悲哀地回答。梅太太也嘆息不止，說道：「那麼定鈞這孩子呢？也在醫院裏嗎？既然已這樣的沈重，你也該叫他回來了，因爲肺病到底是容易傳染人的。」

「你這是什麼話？定鈞和秀娟情意彌篤，事至今日，真是心碎腸斷，他豈肯不和秀娟作最後之訣別嗎？我若勸他回家，這也太不情了。……」孟起聽梅老太這樣說，心中頗不以爲然，便當面向她搶白了。

梅老太聽了，不免有些惱羞成怒，遂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這都是你想出來的好主意，現在豈不是害苦了定鈞？我真也奇怪，定鈞本來對於這頭婚姻是竭力反對的，不料如今却癡

得這個模樣了。其實我們對待一個未過門的媳婦，出了這樣的力量，也很對得住秀娟。她不幸夭折，這是她沒福做人哩！唉！那麼她爸爸這兩天病怎麼樣了？」梅老太發怒到中途，忽然又有一個感覺，她終於把話又轉變了方向。結果，用了低沉的聲音，向孟起這麼的問了一句。

孟起見她開口很兇惡的樣子，以為今天免不了要吵一場了。因為他想到竹太太的可惡，而連帶恨起夫人來。他預備今天和梅老太吵鬧，然而事情出乎意料之外，太太却又和平臉色了。於是也就說道：「定鈞之所以癡，可以視秀娟之賢淑。今一旦永訣，安得不令他心痛嗎？你們沒有見過秀娟的面，這就無怪有些不開痛癢的了。明允兄的病勢也很重，這一半是為傷心女兒的絕病，而一半是氣憤太太的兇惡所致。所以一分家庭之中，總要和和睦睦。否則，顛顛倒倒，就永遠不會好起來了。」

衛素貞這時在一旁方插嘴說道：「爺爺！生死大數，豈人力所能挽回？竹小姐不幸而死，雖然可惜，但徒然悲傷，也是無益。我因見爺爺和娘娘這兩天愁眉不展，所以正和娘娘談起一件喜歡的事情，娘娘倒很贊成，不知爺爺心中可做喜嗎？」

孟起聽了這話，遂抬頭望了素貞一眼。說道：「是一件什麼喜歡的事情？你且說給我聽吧！」素貞含了微笑，咳了一聲。遂正經地告訴道：「我的三弟素臣，今年二十四歲，自」

學畢業後，即在大陸貿易公司作協理，人品也還不錯。長雲姑六年，他們平日時常一同遊玩，我瞧他們的感情很好，所以我想給他們聯成一頭姻緣，不知爺爺的意思怎樣？」

孟起聽了，方才恍然，原來是給碧雲來作伐的。心中不免暗想，她們倒也祇管自己，而不顧人家的，難道這兩天惡劣的環境中還有心思談這些事嗎？那似乎也太不關痛癢了。遂向梅老太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對於老五這頭婚事我已管錯了，所以碧雲的親事，我就不敢作主。而且這兩天心思也不好，你且問問碧雲自己，她心裏喜歡不？」

素貞見爺爺並不怎麼的喜歡，未免有些沒趣。暗想，爲了一個沒過門的媳婦底病，竟當作一件大事情看待，這也太笑話了。心中雖然很生氣，但臉部上兀是含了微笑。說道：「話算這麼的說，但女孩兒家總不好意思自己說喜歡的，總也得你爺爺作個主意才是。」

「我沒有什麼成見，問你娘娘怎麼樣？她若答應了，我總也沒有什麼問題了。」孟起望了太太一眼，又低低的說。

素貞這才很喜歡的笑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娘娘是早已答應的了。」梅老太太才說道：「素貞這孩子我見他彬彬有禮，在我面前，沒有一些兒浮滑的樣子，我想他是很有出息的。碧雲年齡也不小了，早些配了人家，也放了我一頭心事。」

「既然你瞧得中意，也就由你作主便了。」孟起說着，他站起身子，便自走到書房間裏去

了。貞素也很歡喜的來找碧雲取笑，不料雪雁告訴說，小姐已出去了。素貞問到什麼地方去了雪雁道：「沒有說明，大概是上醫院裏去的吧！」素貞點點頭，遂祇好又自回房中去了。

碧雲因春假期中，沒有事情，睡了一個中覺，醒後去找定鈞。但定鈞已出去了，碧雲料想是望秀娟去的。因為想着多天沒去望秀娟，今天何不也去瞧一次。雖然她的病勢，是凶多吉少，但我又如何能不同情地可憐她呢？這時雪雁又說天天下雨了，小姐要出去，穿了雨衣吧！碧雲答應，遂披了雨衣雨帽，匆匆的到中國肺病療養院裏去了。

碧雲在醫院門口，遇見了秀娟的妹子麗娟。祇見她神色慌張，臉上沾着淚水。向碧雲先急急的問道：「雲姊！我的姊姊怎麼了？你……知道嗎？……」

「你姊姊怎麼了？我……不知道呀！我是正要望她去呀！」碧雲驟然聽她這麼說，心中大吃了一驚，粉臉也不禁轉變了顏色，反向她急急的追問。

麗娟聽了，倒是一怔。忽又說道：「是你哥哥打電話給我的，說姊姊病危，叫我們速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喉間早已哽住，淚水像雨一般地滾下來了。

碧雲這才恍然，淚水也不禁爲之奪眶而出。遂拉了她手，說道：「那麼我們快些進內去吧！」說着，兩人飛步入醫院中去了。

兩人三脚併作兩步的走到病房，祇見床前圍了許多的醫生，他們操着英語交談着。吃了

搖頭，都作惋惜之狀。茵子含了靜穆而沈寂的神色，還在秀娟手臂上注射了一枚強心針。麗娟分開衆人，不顧一切的伏到床邊，叫了一聲姊姊，先哭起來了。

衆醫師於是默默地退了出來，秀娟見了妹妹，心中一陣悲酸，淚如泉湧。撫着麗娟的美髮，默無一語。碧雲在旁和定鈞林媽也泣了一回，方才向麗娟勸道：「麗妹！你別哭了，不要引起麗娟的傷心。」

麗娟聽碧雲這樣說，遂收束淚痕，回身望了定鈞一眼。問道：「五哥！醫生怎麼的說呢？」定鈞搖頭不答，唯垂淚而已。這時碧雲拉了麗娟一下，悄聲兒道：「娟姊和你說話哩！」麗娟回身見姊姊，淡白的嘴唇一掀一掀，似乎欲說話的樣子。遂淌淚問道：「姊姊！你有什麼話跟我說嗎？」

秀娟望了她一回，良久，方說道：「爸爸爲什麼不來瞧瞧我？難道我要死了，他就連最後一面都不願見我了嗎？」

衆人被她問得悲酸，俱皆淚漣。麗娟再也忍不住了，她聳着兩肩嗚咽哭泣起來，說道：「爸爸無日不想念着你，但可憐他老人家也病得很厲害哩！剛才五哥打電話來，他略知風聲，急得幾乎厥了過去。媽分不開身，所以我祇好一個人來了。……」

秀娟突然聽了這個消息，大叫一聲，便昏絕過去了。這一來把麗娟碧雲都哭喊起來，纏

過了好一回兒，秀娟方才悠悠醒轉，仰天長嘆。泣道：「爸爸！女兒害了你了，……想不到從今以後，却再不能見你老人家慈祥的臉兒了。……」

衆人聽了，都掩面哭泣。這時秀娟氣喘更急，拉了麗娟的手。說道：「妹妹！我死之後，望妹妹善侍雙親，勸爸爸勿以苦命女兒爲念，千萬保重病體。如是，則姊雖死於九泉，也很瞑目的了。」

麗娟嗚咽啜泣，滿淚滿頰。說道：「姊姊！你……叫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痛到心頭，不免縱聲號哭。麗娟之哭，是未脫孩子之態，其淚乃從血性中流露出來的。林媽含淚勸道：「二小姐！你怎麼能如此大哭？豈不叫大小姐難受？」

麗娟這才把悲強壓制了，無聲而泣。這樣泣法，當然更屬痛苦。秀娟見了却含淚點頭微笑，向碧雲望了一眼，叫聲雲妹，碧雲含淚上前，秀娟執其手。又道：「去年在法國公園見面之時，如何想得到有今日如此快速之別離耶？唉！雲妹！我們分手，你也嫌太早嗎？」

碧雲聽了，淚如雨下。秀娟繼續又道：「我本是你四哥之妻，事到今日，却變成你五哥的未婚妻了。雖然我和你五哥認識不到一年，但感他待我之情深，莫可言宣。人海茫茫，知音何覓？今我得鈞弟，實不愧得我一顆心也，故我雖死，亦無遺憾。不過累鈞弟無緣無故而多一重煩惱，多一重傷痕，這真叫我至死心痛。但好在鈞弟明達過人，志在社稷，當不爲兒



女之私，而耿耿於懷作春蠶自縛的。即使偶有傷感，希雲妹代爲譬解，則慧姊在九泉之下，當亦感激靡已矣！」說到這裏，氣喘不止，且以目頻頻視定鈞，揪着酒渦兒，嫣然微笑。

定鈞這時如醉如癡，呆呆地站立一旁，好像已失却他的知覺了。碧雲到此，也祇好安慰她道：「娟姊！你請放心，我當代姊勉勵哥哥爲前途而奮發，得能成個世界的偉人，那時候便可以安慰你這顆小小的心靈了。」

秀娟聽了，含笑點頭，此時天已入夜，室中亮了一盞暗弱的燈光。四周萬籟俱寂，唯聽窗外風雨淒淒，嗚咽不絕，彷彿天公也在悽惋地作那不平鳴呢！碧雲見她把一口一口的氣都透了出來，眼珠已經定住了，但不肯氣絕，大概是爲了幾枚強心針的力量。定鈞呆了一回子後，突然搶步上前，伏在床邊，偎了秀娟的臉頰。哭叫道：「娟姊啊！你……你真的去了嗎？……」

秀娟這時已口不能言，唯滿淚而已。但她却把臉兒略爲偏開，向碧雲直聲的叫了兩响。碧雲知其意，遂把定鈞拉開。泣道：「哥哥！娟姊怕傳染了你，你應該接受她一片愛你的心才好。……」

定鈞見秀娟已至將死，尚且多情如此。一時心痛已極，不禁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血來，身子竟向後跌倒下去。齊巧麗娟在旁，遂慌忙扶起。和碧雲連喊五哥，林媽倒上了茶，給他

灌醒。定鈞兀是很好勝的說道：「你們別怕，我沒有什麼，我沒有什麼，你們瞧娟姊去。……」他說着，先脫身到床邊去。祇見秀娟含了淺淺的笑容，兩眼已合得很平貼了。原來她一條幽魂，已永遠地脫離了這個黑暗污濁的世界了。

碧雲和麗娟 聲大哭，但定鈞這回却並不哭，癡癡然笑起來。叫道：「娟姊！人生本來是一個夢，你的夢不過比我們先醒罷了。但是你的夢又太短促，太辛酸一些了。……」

碧雲生恐五哥刺激得太深，人兒要糊塗起來。遂停止哭泣，拉了他手走到窗旁。說道：「哥哥！娟姊既已平靜地安息了，我們這時且別哭糊塗了，還得料理後事要緊，使娟姊在天之靈，得到安慰。」

「是的，妹妹！但我這時心亂如麻，也不知該做些什麼事情才好？」定鈞聽妹妹這樣說，遂點了點頭，癡然地回答。

「第一步，我們先打電話給萬國殯儀館，叫他們把娟姊屍體車去。至於衣衾一項，爸原猜到娟姊危險，所以着衣莊公司都用絲棉定製好了。還有棺槨一項，那是容易的事情。……一碧雲說着，拉了定鈞已到電話間去了。這兒看護已着院役把秀娟屍體移入太平間，不多一回，殯儀館汽車已到，由太平間移入車廂。定鈞，碧雲，麗娟，林媽一一跳上。碧雲道：「我想五哥最好先回家去告訴爸媽，麗妹也回家去報告一聲，我和林媽伴送娟姊到殯儀館是

了。」定鈞麗娟都不肯依從，碧雲也祇得罷了。

車到萬國殯儀館，將秀娟遺體安放在大廳的繡花屍床上。碧雲叫賬房間一一的寫了報喪條子，着人送出。定鈞打電話到家，告訴爸爸。這時已九點十分，孟起躺在床上，忽然心驚肉跳，正在奇怪，忽然聆此消息，不禁跌足嘆道：「秀娟果真死矣！……」言訖，不覺淒然淚落。

梅太太聽了，也甚感傷。遂問孟起怎樣給秀娟排場？孟起道：「明允病在床褥，這事當由我料理之。這樣年青的姑娘，不幸而夭，傷心悲慘極矣！那裏用得到虛浮的奢華場面，也無非祇求其實罷了。我之待秀娟好，使老五心慰，又何嘗不是爲老五着想呢？……」說畢，揮淚不已。

梅太太因秀娟尚未過門，若完全由我們料理後事，心中不免氣不過。但聽了孟起末了這兩句話，這才把妬意全消，也就不言語了。

麗娟打電話到家，是張媽接聽的，遂向她說叫太太聽電話。不多一回，麗娟就聽母親的口音。問道：

「你是麗娟嗎？此刻秀娟怎麼樣了？」

「姊姊已經……死了。……現在萬國殯儀館……」

「什麼死了？那麼你也在萬國殯儀館嗎？還有誰？……」

「五哥和他妹妹林媽都在……」

「那麼你可以回來了呀！……」

麗娟聽了這一句話，一顆芳心，也由不得激起了一陣無限的怨恨。遂不再作答，恨恨的把聽筒擱下了。回到大廳，碧雲道：「麗妹！你爸既有病着，那麼你就回去了，明天再來吧！」麗娟聽了這話，作色而言道：「秀娟雖是你的嫂，但却是我的姊，爸雖有病，尚有母在，我安忍捨姊而回家嗎？……」說罷，大哭不已。蓋麗娟之哭，尚有怨其母之无情在歟！碧雲聞言，方知麗娟和秀娟乃真正情好至篤，秀娟之失歡於後母，非麗娟之搬是非也。一時感動已極，也不免嗚咽而泣。

正在這時，定鈞匆匆走來。又兩人相對哭泣，遂驚訝道：「妹妹！你們叫我不要傷心，如何你們自己反而又哭了呢？」碧雲聽了，和麗娟慌忙收束淚痕。問道：「你問賬房間，此刻還有師姑喊嗎？……」

「他們設法去了，此刻已九點半了，你們餓了沒有？我想你們都回去吧！這兒林媽和我陪一夜是了。」定鈞一面回答，一面向她們說。兩人聽了，齊聲道：「我們也不回家了，倒五哥應該回去休養休養，明天真還有許多的事情要幹呢！」

正說時，賬房間已把師姑喊來八名，於是在大廳上點起燭香，圍坐一桌，叮叮咚咚的敲着唸起經來。定鈞道：「還少一張小照，娟姊家中小照有嗎？」麗娟道：「有的，一張十四寸的半身照很好，叫林媽連夜去取來吧！」碧雲說好，遂給林媽二十元錢，叫她回來時買些麵包西點，以便充飢。

約莫一個鐘點之後，林媽捧了小照，並麵包西點來了。定鈞先捨着接過小照，見是金漆的玻璃框，裏面一半身小照。在電燈並燭火的光芒下，見秀娟的小照，真是光彩奪目，豔麗非凡，允稱國色天香。定鈞癡望多時，不免又淒然淚下。

碧雲低低的道：「別瞧了，放在桌上了吧！」說着，遂把照相放到照相架上去。這裏面林媽泡上茶，給三人用點心。八名師姑睹此小影，也莫不感嘆殊甚。麗娟在吃點心時候，問林媽道：「媽媽把這消息可曾告訴爸爸？」林媽道：「老爺知道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却没有說下去。麗娟心中明白，也沒有追問，却把眼淚像斷線珍珠一般的滾了下來。

這晚四人都沒有睡，陪了八名師姑唸了一夜的經。聽着叮叮咚咚的聲音，雜夾着外面苦風慘雨洒洒的聲響；因為夜靜的緣故，當然是倍覺悽涼。

次日早晨，雨已停止，還開着淡淡的春陽。孟起第一個先到，望了望小照，又瞧了瞧秀

娟的遺容，暗自滿了一回淚。向定鈞安慰道：「老五！人死不能復生，徒然傷心也是無益。你放心，一切衣衾棺槨，我總不會待虧她的。」定鈞聽爸爸這樣說，自不免感極而泣，揮淚唯唯答應而已。

不多一回，大嫂，二嫂，三嫂也都到來，幫着料理事務。大哥二哥三哥到來吊祭之後，因尚有他事，先匆匆的走了。這時已經近午，梅家親友，自由碧雲等招待。竹家親友，也由麗娟招待。正在忙亂之間，忽然門外走進一個少婦來。她還沒有到得素幃面前，先已放聲大哭起來了。

### 第三章 誤認雪雁作愛妻公子情癡

麗娟心碧雲在素幃中垂淚呆坐，忽然聽得女子一陣淒切的哭聲，自外而來。正欲探首張望是誰？早見一個少婦哭撞進素幃之中，抱着秀娟的屍身，痛哭不已。麗娟見是姊姊的好友翠萍姊姊，於是和碧雲陪着她也放聲大哭起來。

這時定鈞和田丹楓正在大廳外瞧那具棺材，說是楠木的，爸爸特地託友人辦來。突然聽得裏面這一陣悲切的哭聲，彷彿巫峽啼猿，夜半鶉聲，觸鼻辛酸，令人不忍卒聽。心中暗想，這不知是誰？於是匆匆到素幃內來瞻望。見是翠萍，使他陡然想起她家和秀娟初次相會

的情景，不免痛到心頭，這就情不自禁的也失聲哭泣起來。

哭了一回，林媽擰上手巾，和麗娟碧雲把翠萍勸住。翠萍淚眼模糊地望着秀娟宛若生前的遺容，她又哭出聲音來。叫道：「娟妹！娟妹！我三天前還來瞧瞧過你，你還好好的和我說話。誰知三天後的今日，你就這樣不顧一切的拋棄我們去了啊！去年進院時候，我是多麼的歡喜，以爲你的生命總有了救了。可是我累次來望你，你總向我憂愁地說恐怕這病是不會好了。唉！你爲什麼要這樣的愁苦着呢？難道你就明白有今天的一日嗎？天啊！你太殘忍了，你太殘酷了，你怎麼就把我的娟妹奪去了？人海茫茫，從此更無知音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奔上去又欲抱秀娟屍體大哭。

碧雲見了，連忙把她拉住了。含淚勸道：「翠姊！你息息吧！自己身子保重些。」麗娟亦勸，翠萍方才收束淚痕，回眸見定鈞站在後面，不禁又長嘆了一聲。定鈞向她點頭，叫了一聲姊姊，淚又雨下。翠萍也淌淚道：「鈞弟！娟妹雖然不治而逝，但你也盡了最大的力量了。所以你應該遠觀一些，千萬不要過度的傷心，因爲我見你臉色不大好，若因此而病，恐怕娟妹在天之靈也會不安的吧！」

定鈞點了點頭，但眼淚却像泉水一般地滾下來。說道：「多謝翠姊，祇不過娟姊死得太悲酸一些罷了。昨天下午四點光景的時候，她曾經記憶過你，你怎麼倒沒有來？」

翠萍聽了這話，淚又珍珠般地滾了下來。哭道：「昨天我原想來，因為身子有些寒熱，而且下午又落起雨來，所以預備今天來望她。不料竟已來不及了，唉！娟妹！你心中一定很怨恨我的吧！」說吧！望着秀娟合上眼皮安息的遺容，她又哭了起來。

麗娟含淚道：「翠姊！凡事總是一個數，你也別傷心了，到外面去休息一回兒吧！」定鈞於是陪翠萍到外面，和大嫂等介紹一回，招待到女賓室中去了。

這時靈座前四周都已陳滿了花圈和花籃，點着白色的長燭，閃爍在那張十四寸半身小影的面前，更見秀娟淺笑含顰，美目流盼，十分的幽靜秀麗。衆賓睹此顰影，無不惋惜感嘆。下午吃過了飯，衣衾棺槨，一切都已舒齊。單等三時敲過，便要入殮。看看已將兩時三刻，翠萍見定鈞站在秀娟的屍體旁，癡癡然垂淚。遂向碧雲悄悄地囑咐道：「快要入殮了，你管着你的哥哥吧！最好叫他走開了。」

碧雲聽了，遂走到定鈞的身旁，拉了他的身子。說道：「哥哥！你早晨沒有吃，午飯又祇划了一口。此刻我陪你到外面去吃些點心，因為你王肖是沖的，所以你還是避開了好。」

「不！我没有餓，生肖沖不沖，我不相信，因為在這千金一刻的時間，以後將永遠見不到秀娟的臉兒了。好妹妹！你就讓我多瞧一回吧！」定鈞搖了搖頭，說到這裏，淚又潸潸下矣！



碧雲聽了這幾句悲酸可憐的話，那裏還有勇氣向他再勸？因此自己望着秀娟的芳容，也哭泣起來。

時間是無情的，一回兒後，早已三點了。靈前的花園花籃都已端開，館中的役人前來給秀娟穿衣。這時吹手先奏起樂來，四個脚夫抬進那具棺木。定鈞眼瞧着樂聲奏了一陣，秀娟便穿上了一件衣服。一個修短合度，濃纖得中，嬌小的姑娘，霎時之間，便穿得像一個大胖子了。定鈞的心是碎了，像刀割一般的痛，他若沒有碧雲翠萍給他緊緊地拉着，他會奔上去抱住秀娟大哭的。

這時除了幾個心腸軟的女賓都在滿淚外，祇有麗娟一個人哀哀欲絕的痛哭着。館役把秀娟衣服穿舒齊了後，問還有什麼東西漏落了沒有？大嫂素貞說沒有什麼了，遂了這一句話，吹手吆喝了一聲，樂聲又大奏起來。於是秀娟便入殮了，在這時候，麗娟，碧雲，翠萍三人都號哭起來。田丹楓拉住定鈞道：「定鈞！死，是人生必經的路程，你已辛苦了多日，若再大哭，你將病矣！你還有重大的責任，你應該節哀吧！」

定鈞聽丹楓這麼的說，當然再不好意思撞哭起來。遂點了點頭，垂淚說道：「我理會，你放心，我決不會過分的悲傷。」

正在這個當兒，忽然見大門外停下一輛汽車。車中跳下四個人來，一男三女，兩個婦人

扶着一個男子，向裏面走來。祇聽那男子邊哭邊叫道：「秀娟！秀娟！你真的死了嗎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見館中役人欲蓋棺了。於是他又大聲的喊道：「不要蓋，不要蓋，給我見見最後的一面吧！……」

眾人方在心碎腸斷痛哭的時候，猛可的聽了這麼响亮的喊聲，由不得都大吃了一驚。麀娟回眸去瞧，原來張媽趙媽扶着爸爸帶病來了，後面跟的正是母親。張媽趙媽把明允扶到離材兩步之路停住，明允見親愛的女兒已一暎不視，他便欲撲上去痛哭起來。孟起想不到明允會帶病而來，遂走到他的身旁。向他勸道：「明允兄！你是有病的人，怎麼就來了？唉！快到會客室去息息吧！」

「孟起老哥！我女兒真的死了嗎？……這這……：：：：睡着的難道就是我的秀娟？……」明允一見孟起，便癡癡地向他呆問。

孟起見他兩頰緋紅，淚如泉湧，就可知他身上還有很盛的熱度。遂也含淚答道：「明允兄！你不是來見最後一面嗎？總算你是如願以償了，快去息息，你應該保重自己要緊呀！」說着，遂把他拉到會客室裏去了。這時孟起的耳中，却又聽到了竹太太一陣哭女兒的聲音。

在會客室中，孟起叫他略為休息一回，遂催他回家。說道：「明允兄！你放心回去，我早已說過你的女兒，就是我的女兒。現在事已如此，哭亦無益。你病勢不輕，該快回家養息。」

去才是呀！」

明允也覺難以支撐，遂起身告別。拉了孟起的手，說道：「弟因平日素性懦弱，至有今日悲慘的結局。承兄如此恩待我女，真使弟感激萬分。所費的錢，改天把賬單交我，我當悉數奉還才是。」言念及此，淒然淚下。

孟起忙道：「我和你數十年之交非淺，這些兒小事，不必再提。所恨的，是秀娟依然不治，那豈不令人心痛？」說罷，兩老又淚下如雨。這時已到大廳，早已入殮完畢，一般吊客，也都大半散去。祇剩下正中一具靜穆的棺材，自然是倍覺淒涼。

孟起因叫定鈞來扶明允上汽車去，竹太太也從後面跟着走出。明允含淚回顧定鈞道：「秀娟不能與賢婿結成良緣，此固然秀娟之命薄，也吾之福淺也。……」

定鈞不答，唯滿淚而已。到了大門口，明允跳上汽車，猶執定鈞之手不放。注道：「賢婿！你能念秀娟之情，常來探望於吾，蓋吾自知亦將不久於人世也。」言罷而哭，定鈞亦泣。送點頭說道：「爸爸吩咐，敢不遵命。唯死者已矣！爸亦善自珍攝，勿過於傷心才是。」

後面竹太太和張媽趙媽也都跳上汽車，定鈞給他們關上車廂，方才匆匆入內。不多一回，秀娟之桐棺移入寄館所暫放，預備擇日安葬於萬國公墓。這裏孟起到賬房間結清賬目，計用去二萬三千五百元。回頭見大廳中尚剩定鈞，碧雲，麗娟，翠萍，林媽，和三個媳婦。

於是說道：「我們也該回去了，張小姐和麗小姐怎麼樣？我家晚飯去好嗎？」

「謝謝老伯，不客氣了，我和麗妹同車回家。」翠萍搖了搖頭，微笑着回答。孟起也不相強，遂一同淒涼地走出大門。那時日影已斜，暮烟四起。孟起原有兩輛汽車，此刻都停在門口，於是叫阿銀送翠萍麗娟林媽三人回去。這裏孟起和定鈞碧雲等衆人亦驅車回公館裏去。

到了公館，大家先往上房。定鈞叫王媽把秀娟那張十四寸的小照，先拿到自己的房中去。梅太太見了衆人，遂問一共用去多少錢？竹家可有什麼人來？孟起都一一的告訴了她。梅老太見定鈞垂首呆坐，於是和顏悅色的。向他勸道：「孩子！人死不能復生，多傷心也是沒有用的。你昨晚一夜沒有睡，今天又勞苦了一日，身子自己也要保重的。常言道：妻子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。何況秀娟和你根本沒有結過婚，這當然是更差一層了。天下美貌的姑娘自多，祇要有錢，難道會娶不到一個才貌雙全的姑娘嗎？你不要傷心，媽明兒再給你定一房好親是了。」

定鈞聽了媽這一篇話，雖然在她是一片愛我的意思。可是在自己的心中，却非常的不受用，呆了一回子後，便站起身子。說道：「一夜沒睡，有些疲倦，我先去睡了。」說時，他已走到房門口了。忽又回頭向碧雲道：「妹妹！你也一夜沒睡了，快早些休息吧！」碧雲點頭說我知道，定鈞遂回到自己房中去了。

定鈞到了房內，見秀娟的小照放在桌上。遂拿起來，又呆望了一回。在他腦海中，一幕一幕的搬演着過去的柔情如水，蜜意如雲。結果，眼淚又像雨點一般的落下來。泣了一回，他把秀娟小影懸在寫字檯對面的壁上。癡癡地又瞧了一回，忽然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秀娟！你爲什麼老是望着我笑？我想你這笑也許是比哭更痛苦吧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身子一冲，祇覺頭暈目眩，不能自支。遂移步到床，脫了衣袴，躺進被窩裏睡了。但這一睡下去之後，他覺得全身發燒，兩頰緋紅，心頭非常的難受。暗想，我竟真的病矣！

吃晚飯的時候，上房裏是祇有梅孟起夫婦和碧雲三個人。梅老太揀了菜和飯，叫紫霞送到五少爺房中去。誰知紫霞回來告訴，說五少爺病倒了，他不要吃飯。孟起道：「這是過分痛傷和勞乏的緣故，睡兩天會好的，既吃不下，還是不吃的好。不過給他備些餅干牛乳，回頭餓起來可以充飢。」

梅老太皺了眉毛，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想不到這孩子，竟有這麼的癡，說來說去總是你不好，照我的意思，老早解除了婚約，既不會化這許多冤枉錢，而且也不會害老五多受一重刺激。現在他病了，那還不是你害他的嗎？」說時，又向孟起逗了一瞥怨恨的目光。

孟起覺得在她這幾句話中，對於秀娟的死，根本是沒有一些兒愛憐的意思。至於定鈞的病，也還在其次。她所最最肉疼的，好像還是爲了這二萬三千五百元錢。他感嘆着太太是並

沒有靈感的，想不到婦人之量窄好妬，竟有如此情景，實深嘆息之至。於是便說道：「事到今日，你也不用再說這些話了，對於秀娟身後所化的錢，明允已經對我說過，他都會負責理清還我。明允是個爽快的人，所以你也不必猴急的，一個人最要緊是肚量放大，何況這還是定鈞身上的事情呢？」

梅老太聽了這話，陡然變色。怒叱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幾時曾經肉痛着這些錢呢？我也不過這麼評論一句。哼！爽快的人，也不會要夫家下聘的錢來給女兒治病了。」

碧雲聽到這裏，也有些不受用。遂插嘴說道：「何苦來？大家還要再提這些沈痛的事。人也死了，唉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眼淚幾乎又欲滾下來了。

「就是爲了人死，所以才感到冤枉，假使把她醫愈了，這倒也有一個名目。」梅老太披了披嘴，兀是很生氣的樣子。

碧雲嘆了一口氣，低頭吃飯，却再沒有開口說話。孟起也不願意和她再談這個問題，他轉變了話鋒。說道：「老五既然有病，晚上要茶要水，倒該道一個人去服侍服侍。」

碧雲聽了這話，不待梅老太回答，這才先抬起頭來。說道：「我房中雪雁反正沒有什麼事，回頭我叫她去服侍五哥吧！」孟起點頭道：「雪雁年紀雖輕，却很溫重，她去服侍定鈞，我倒很放心。」

梅老太望了碧雲一眼，說道：「那麼我的紫霞暫時給你云作伴幾天好不好？」碧雲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媽也要差遣的，我就一個人睡幾天也不要緊。」

一回飯畢，碧雲打了一個呵欠。因爲一夜未睡，到此時已二十四小時了。實在也很倦怠，於是向爸媽道聲晚安，匆匆的回房來睡了。雪雁接入，見小姐兩眼紅腫，精神甚爲萎頓。遂倒上一盃茶之後，悄悄的說道：「小姐！你也夠疲乏了，該早些兒睡了。」

碧雲點了點頭，坐在沙發上，手托香腮，兀是出了一回子神。雪雁本欲問問竹小姐死後的情形，但生恐引起小姐的傷心，所以不敢開口。在床旁拿過繡花的拖鞋，放在沙發的前面。不料碧雲忽然嘆道：「唉！浮生若夢，做人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小姐！你見了竹小姐這樣年輕便死了，所以心中很感嘆吧！不過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環境，那也不能一概而論的。像竹小姐的環境，確實是太惡劣一些了，造成她今日的結果，真是環境惡劣的罪惡。所以小姐別灰心，你應該用達觀的態度，還得去勸勸五少爺才好。」雪雁平靜了臉色，站在旁邊，望着她低低的說。

碧雲聽了這話，便抬起頭來，向雪雁睜了一眼。不禁微微的一笑，說道：「雪雁！你同情五少爺的遭遇吧！現在五少爺病了，晚上沒人服侍，意欲差你去服侍幾天，順便向他勸解勸解，不知你情願不情願嗎？」

因了碧雲的笑一笑，使雪雁心中感到了不好意思，兩頰微微地蓋上了一層紅暈。秋波向她逗了一瞥嬌羞的媚眼，忸怩了一下腰肢兒，却是含笑不答。碧雲有趣道：「作什麼？這是真的事情，並不是和你開玩笑呀！」

「那麼五少爺，真病了嗎？」雪雁這才微蹙了眉尖，有些愁悶地向她急急的問。

「有病沒病？這豈是兒戲的事？我怎麼會和你開玩笑？」碧雲望着她正經地說。

「……太太也有這個意思沒有？」雪雁沉吟了一回，因為叫自己去服侍一個少爺，這實在還是破題兒第一遭。她怕人言可畏，所以鄭重地又問了一句。在她意思，祇要是太太的命令，當然沒有人敢說一句什麼歪話了。

「剛纔吃飯的時候，原是媽這麼說的。」碧雲見雪雁這樣的細緻，心中就感到她的可愛。一面換去了皮鞋，一面低低的回答。她站起身子，兩臂向上一伸，打了一個呵欠。脫了旗袍，遂走到床邊睡去了。

雪雁把她脫下的旗袍，掛到玻鏡三門大櫥裏去。然後給她放落了紫羅紗帳子，站在梳妝檯旁，望着鏡中的自己，却又愕住了一回子。碧雲已經是合上眼皮了，忽然她又睜眼向雪雁睜了一下。見了她這個神情，倒撲哧的一笑。說道：「雪雁！你什麼還不去？難道你心裏有些不情願嗎？」



「不！我就去了。……」雪雁被小姐這麼的一說，方才從夢中醒過來似的，搖了搖頭低聲的回答。一面關了室中的電燈，一面掩上房門，遂悄悄地走到定鈞的房中去了。也不知爲什麼緣故？一脚跨進定鈞房中的時候，她那顆芳心是別別地跳躍得厲害。但房內是靜悄悄的，連一絲兒的聲音都沒有。桌子上放着一盤飯菜，那一碗火腿冬瓜湯，還冒着縹緲的熱氣呢！雪雁輕移步子，走到床邊，望了一望。見定鈞兩頰緋紅，把被兒都推在一旁，沈沈的熟睡着。這樣的睡態，就可以知道他身上是有熱度的了。雖然春天的季節，但晚上還包含了一些春寒料峭。雪雁生恐他再受了寒，那就加重了一層病原，所以把被兒又輕輕地給他蓋好了。就在這個當兒，祇見紫霞輕步地走進來。手裏拿了一廳牛乳，和一廳威士忌餅干。見了雪雁，便低低的笑道：「雪妹！你如今是作了五少奶的替身了。」

雪雁早就防到了這一着，所以她向碧雲再三的究問，此刻聽紫霞果然這麼的說。便把粉臉兒一绷，鼓着小腮子。嬌嗔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回太太去，不幹這個差使了。」

「和你說句玩笑話，何必急得這個模樣兒呢？曉得太太揀中你來服侍五爺的，在我面前放這個刁，我是擔擋不住的。」紫霞一面向她賠笑說好話，一面却拿話去尖酸她。

雪雁聽了這話，粉臉益發紅起來。說道：「那也沒有揀中不揀中的，你喜歡服侍的話，我就和你換一下好嗎？」

「那我怎麼配？……」紫霞把牛乳餅乾放在桌上，俏眼兒逗給他一瞥神祕的目光，抿着嘴兒兀是俏皮地說。雪雁被她說得急了，遂走上來，伸手向她揚了揚，作個要打的姿勢。紫霞吃吃的一笑，却是一骨絡轉身逃到房外去了。雪雁生恐吵醒了定鈞，遂停步並不追出去。不料紫霞在房門口又探首進來，笑了一笑。却正經地說道：「太太說回頭少爺餓了，你沖些牛乳給他充飢。這盤飯菜，就給你吃了，小心地服侍着少爺，不用到廚下來吃飯了，知道嗎？」說到末了這三個字的時候，却忍不住又嗤嗤的笑。

雪雁不作答，秋波恨恨的白了她一眼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忽聽床上定鈞噉了一聲。雪雁連忙回身去望，見他把身子轉了一個側，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夢話？一回兒後，方又沉沉地睡着了。待雪雁再來找紫霞說話，但紫霞已走得不知去向了。因為太太既然這麼的關照，雪雁也不到廚下去了。就在桌旁坐下，匆匆的吃完了那盤飯菜，走到面湯棧旁，洗了一個臉。偶然從鏡中瞧到對面壁上那張新增的小影，使她心中倒是一怔，連忙回身到寫字檯邊，抬頭凝望了一回。見那少女之美，真不愧是個國色天香。暗想，這是誰呀！不過憑雪雁聰敏的知覺所猜測，她想到那少女準是未婚新五奶奶秀娟小姐的遺影了。想不到秀娟姑娘之艷麗，有甚於我家的六小姐。可憐竟一旦病死，這就無怪五少爺安痛哭得病倒了。雪雁一面思忖，一面呆呆的細瞧，覺得自己臉兒的輪廓，有一部分和秀娟姑娘相像。因此在雪雁的那顆善感的

小心靈中，也激起了同情的悲哀。她爲秀娟姑娘而傷心，而且也爲全世界不幸女兒遭遇惡劣而可憐。所以她眼眶子裏也貯滿了熱淚，竟一連串的滾濕到衣襟上去了。良久，良久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時候？忽然床上的定鈞嗚嗚咽咽地哭了。

雪雁知道他是在作夢了，遂三脚兩步的走到床邊。俯了身子，用了極溫和的口吻。低低的叫道：「五少爺！你夢魔了，快醒醒吧！」不料定鈞在睡夢中突然聽了女子的聲音，猛可的伸手把雪雁緊緊地抱住了。叫道：「你……你去不得！你去不得呀！」

雪雁是個才十七歲的姑娘，她如何經得起定鈞這樣冷不防的摟抱？因此緋紅了兩頰，羞得呆呆地竟是愣住了。

「唉，娟姊！我的愛妻！你太可憐了，我也太傷心了。」定鈞抱住了雪雁之後，又這麼地向她說了兩句話。慢慢地睜開了眼睛，突然見抱着的是妹妹房中的丫環雪雁。一時又驚又奇。而且又覺得不好意思。這就更加漲紅了兩頰，呆呆地望着她粉臉也怔住了一回子。

雪雁竭力鎮靜了態度，微微的一笑。溫柔地道：「五少爺！你剛纔作了夢吧！因爲五少爺有了病，小姐怕你晚上要茶要水，所以叫我暫時過來服侍幾天。你此刻覺得怎麼樣？頭痛可有好些了嗎？」

定鈞聽她絮絮地說了這麼一套話，方知自己剛才作夢，竟把雪雁當作秀娟了。遂兩手放

了雪雁，倒在床上，又長嘆了一聲。沒有開口說話，眼淚先撲簌簌地滾下來了。

雪雁見他這樣的傷心，心中也覺難受。遂拿帕兒給他拭淚，放低了喉嚨。說道：「五少爺！你是有病的人，你千萬不要太傷心，你應該保重身體纔是？你剛才是不是夢見秀娟小姐了嗎？」

憑她連說了四個你字，也可知她是那一分兒的多情了。遂把手帕擦了擦眼皮，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是的，我夢見秀娟活轉來了，我心裏是多麼的歡喜啊！誰知不是真的，是一個夢啊！唉！人生本來是一個夢，娟姊從此是不會再來的了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淚又泉湧。

「五少爺！人生雖然是一個夢，但既然到世間上來做人，我們都應該負一些責任啊！竹小姐的死，雖然是令人痛傷的，不過死的已經死了，徒然傷心，於死者無益，而且糟蹋了自己寶貴的身子，這在竹小姐假使魂而有知的話，她心中豈不是也要難受了嗎？我想竹小姐是個有思想的多情姑娘，她在臨終的時候，一定有許多話勸勵你，叫你努力奮鬥，爲前途爭光明，爲大眾謀幸福。那麼五少爺豈可戀戀作兒女態呢？我以爲因了竹小姐的死，五少爺是不該過分的傷心，應該更放些精神下去作些不平凡的事情，以安慰竹小姐在天之靈，五少爺也是一個明達的人，不知以爲婢子的話也不錯嗎？」雪雁因爲聽了碧雲的囑託，所以這次到定

鈞房中，也不是單層爲了服務而來，她還負一些小小的使命，所以站在床邊，向他又柔和地安慰這一篇話。

定鈞聽了這話，心頭若有所悟。暗想，雪雁真不是個普通的丫頭，的確，秀娟生前是時常向我勸勵，叫我奮發，那麼我豈可以萬念俱灰的消極起來？於是便點頭說道：「雪雁！我很感謝你，你的話太有意思。因爲我們青年，真的還有重大的使命啊！我從今不傷心了。我將努力做一個人，以安慰娟姊在天的心靈。……」

雪雁聽了這話，方才揚着眉毛兒，得意地笑起來。烏圓眸珠一轉，送給他一個媚眼。說道：「五少爺！你這話對了，我聽了很快樂。你這病沒有什麼要緊，全是爲了過分疲勞和過分傷心的緣故，祇要你想明白了，那麼明天就好了。」

定鈞點了點頭，把手帕仍舊還給她。悄悄問道：「雪雁！妹妹也到我房中來過了嗎？」雪雁因爲沒有知道究竟，遂也祇得點頭說道：「小姐回房的時候，叫我來服侍少爺的。因爲小姐也倦極了，所以她此刻已睡了。五少爺！你肚子可曾餓了沒有？要不我沖一盃牛乳給你吃。」

「不！我此刻一些兒也不餓，因爲我全身發燒得難受。雪雁！你也用過飯了嗎？」定鈞搖頭低聲的回答，他望着雪雁的粉臉，心中又在想起了秀娟。

「我吃過飯了，五少爺！那麼你靜靜的養息一回吧！」雪雁微蹙了眉尖，雖然很想用手去試摸他額角上的熱度。但到底感覺有些難為情，所以祇好向他又這樣地安慰了兩句。

定鈞應了一聲，他閉了眼睛，遂養了一回子神，雪雁於是把身子也退到沙發上去坐下了，手托着下巴，微仰了脖子，望着壁上那張小照，不免忖了一回子心事。但床上的定鈞，却又呻吟着不止。雪雁聽了難受，她情不自禁站起身子，又走到床邊。低低問道：「五少爺！你到底什麼地方不舒服呢？」

「我頭兒像劈開一樣的疼痛哩！」定鈞微微地睜開了眼睛，向她翠眉含顰的嬌靨望了一眼，很煩惱的說着。

「這……怎麼的好呢？……」雪雁把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她鮮紅的嘴唇皮子，沈吟了一回。又鼓作了勇氣似的，說道：「五少爺！那麼我給你輕輕的槌一回兒好嗎？」

定鈞聽她這麼說，心裏很感動她的多情，遂點頭答應了。雪雁於是坐到床邊，握了鐵拳，在定鈞的額角上輕輕地一下一下的槌着。定鈞的感覺，是軟綿綿的，果然感到爽快了許多。遂把明眸望着她嬌靨，呆呆地出神。雪雁被他瞧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紅暈了兩頰，逗給他一個甜笑。說道：「現在可有好過一些兒了嗎？」

「爽快得多了，雪雁！你待我這麼的好，叫我真感激你呢！」定鈞聽她這樣問，遂也含

了笑容，低低的回答。雪雁見他剛才痛苦地呻吟，此刻又含笑了。覺得這位駱少爺，真有些癡得可憐的。遂別轉粉臉兒去，却没有作答。

「雪雁！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呢？」定鈞見她嬌羞萬狀的意態，心裏感到了有趣，遂把手兒去握她的玉臂，低聲的問她。

「五少爺！你是主子，我是丫頭，丫頭服侍主子也是應該的事情。你說這些客氣的話，那叫我還有什麼可以回答呢？」雪雁這才回睜了他一眼，抿着小嘴兒微微的笑。

「並不是這樣說，服侍是一個問題，我覺得你的多情，乃是另一個問題。……」定鈞却搖着頭兒，依然呆呆地回答。

雪雁聽他說自己多情，一顆芳心，也不知是喜是羞？七上八下的愈加像小鹿般地亂撞起來。秋波斜乜了他一下之後，不禁又垂下了頭兒，默不作聲。這時定鈞摸着她白胖的玉臂，祇覺其涼如冰，其滑如脂，所謂冰肌玉骨，其信然矣！因爲心靈上有了安慰之後，他在雪雁輕輕地搥鼓之下，到底又沉沉地熟睡去了。

雪雁聽了他酣酣的鼻息之聲，方知他是安睡了。因爲他的手，還是摸着自己另一條手臂。芳心這就暗想，五少爺真像小孩子一樣，似乎沒有慈母給他一些兒溫柔，他是不肯入睡的。想到這裏，又覺得不好意思，連自己也不禁好笑起來了。於是停止了搥鼓，把他手兒輕

輕地放入被窩中。自己拿過一條絨毯，歪倒席夢思上去，也去躺了一回子。

雪雁躺下的時候，原不想入睡。但年輕的人，總是好睡的多。所以不多一回兒之後，連自己也不知道竟睡去了。大概在子夜兩點光景的時候，忽然被床上的定鈞喊醒了。雪雁慌忙揉了揉一下子眼皮，很快推開身上的絨毯，站起走到床邊。悄悄地問道：「五少爺！你要作什麼呀！」

定鈞見她睡眼惺忪，好像很模糊的神氣，一時也憐惜起來。說道：「把你喊醒了罷！」雪雁笑道：「沒有，我原沒有睡熟。你此刻可有好些兒了嗎？」定鈞當然知道她說的是謊話，所以心中愈加感到她的可愛。遂道：「好些兒了，但我此刻有些肚子痛。……」

雪雁原是聰敏的姑娘，聽了這話，心中便理會他的意思了。說道：「莫非要大解了？我扶你起來去拉一回，也許裏面積了食，大解通了，也會好起來的。」說時，便把被兒揭開，將他身子扶到浴室中去了。

發過寒熱的人，他的四肢便全會軟綿無力的。所以定鈞的身子是全靠的雪雁的懷中，幾乎把臉兒也偎貼到她的粉頰上去了。雪雁雖然很羞澀，但一時裏也管不得許多，祇好給他倚偎；一回子。

雪雁把他坐到抽水便桶上，定鈞的手兒是緊緊地拉着她的臂膀。雪雁見他額角上的虛



汗，像珍珠似的冒上來，知道他是那一分的吃力。因此蹲下身子，還索性把自己給他作爲依靠之物了。坐了十分鐘之久，定鈞方說好了。雪雁明知他氣力已完，恐怕連持真的能力也沒有了。在這情形之下，自己不來代他幹了，難道瞧着他在便桶上坐一夜不成？

定鈞在睡到床上之後，是感激得又淌下淚來。握了雪雁的纖手，真摯地道：「雪雁！你這樣赤胆忠心的對待我，我終不會忘記你的好處。……」

雪雁聽他這麼的說，粉臉兒紅得像一朵海棠花，心中有些蕩漾，忍不住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五少爺！你別那麼的說，我因爲同情你的遭遇，而且既受了小姐的重託，自然無不盡力的服侍。雖然我未免有失女孩兒家的穩重，但也管不得許多了。好在房中沒有第三個人，五少爺何必耿耿於心呢！」

「雪雁！你快別這麼的說，我除了感激你之外，我如何還會感到你的輕狂呢？唉！雪雁！以你的才貌而言，真委曲你做了丫頭，將來我一定有所報答你的。……」定鈞這些話聽到雪雁的耳中，她想到紫霞剛才的一句話，她幾乎把心花兒也樂開了。遂笑道：「五爺！你別說癡話了，丫頭服侍主子，豈望報嗎？你此刻想也餓了，我給你煮些牛乳喝好嗎？」

定鈞點頭，雪雁送給他沖牛乳去了，在沖牛乳的時候，雪雁不免暗自想道。聽五爺的話，好像很有愛上我的意思。雖然我是沒有福氣給五爺作夫人，但是給他作個偏房吧！那也

總強似嫁這些村夫俗子好得多了。雪雁這樣想着，她的眼前彷彿展現了一絲光明的希望。

冲好牛乳，取了一盆餅乾，拿到床邊桌上，服侍定鈞吃喝。定鈞見她一舉一動，無不溫柔可愛，柔情蜜意，處處顯出賢妻的身分。因此把雪雁的嬌容，在心坎兒上也更刻劃了一條不可磨滅的影子了。

次日早晨，碧雲來瞧望定鈞，定鈞的熱度已經退了，於是坐在床邊，又向他安慰了一番。不多一回，梅孟起夫婦也來了，定鈞坐起身來，叫聲爸媽。梅老太太忙道：「纔好些兒，怎麼又坐起來了？快給我躺下了，難道和自己爸媽也用得着客氣嗎？」

「睡膩了，坐起來靠一回，我實在已完全好了。」定鈞含了微笑，却低低的回答。這時紫霞把燉熱的燕窩粥送來了，雪雁接過了，放在桌上。定鈞因為衆人都在，不好意思叫人餵着吃，所以使自己拿着吃了。

孟起還要給他請大夫診治，定鈞執意不允，因此也祇得罷了。定鈞吃畢燕窩粥，雪雁拿手中給他擦了嘴。過了一回，大哥，二哥，三哥，大嫂二嫂三嫂也都來探望了。見五弟已好了許多，大家這才安心。這時房中真是熱鬧，差不多沒有一張椅子上不是坐着人。定鈞笑道：「我們全家人都在了，祇是少了一個四哥和六個孩子還沒有到來。」

一語未了，外四像一羣小狗兒似的奔進來。祇見志明志光志新，玉英，玉如，玉珍六個

人都已走進房中，圍在床前問五叔好些了嗎？梅孟起夫婦等瞧了，都忍不住笑了。就在這個當兒，連四哥也跛進來了。問道：「五弟病好了嗎？」

定鈞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這回真的到齊了，我想像今天那麼的情景，實在一年之中也有不得這一次呢！」

大家說笑了一回，大哥，二哥，三哥因辦公時間已到，遂先後走了。這時翠環，青鸞，紅鸞三人也都來把六個孩子領走了，恐怕五叔煩惱。大嫂二嫂三嫂也相繼回房，去料理家務。孟起因尚有約會，也先走了。梅老太向雪雁囑咐了一回，和紫霞也回上房去。不多一回，定鈞見房中只剩了四哥六妹和雪雁了。不免嘆道：「剛纔何等熱鬧，此刻又何等冷靜，這真像一個人在世界上，有盛必有衰，有興必有敗，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這話真不錯了。早散，遲散，也不過時間問題罷了。」

碧雲聽他這些話，當然知道他是有感而發的。遂勸他道：「別說那些頹傷的話吧！現在可以躺下來養息一回了。」

定鈞點頭，忽然見四哥站着出神。便對他說道：「四哥！你難道早知道秀娟不壽而終的？所以你才不要和她結婚的嗎？……可是却害苦了我了。……」說罷，又長嘆了一聲。

定鈞聽了，却抿嘴嘻嘻的笑。說道：「那我可不是半仙啦！怎麼就知道呢？不過我就是

爲了怕多煩惱，所以才不願找煩惱的。誰能逃得了不死？她死了，你傷心，我死了，她傷心，與其是要傷心，還不是一個人好嗎？死的死了，傷心也沒有用，趁着活的時候，多吃幾碗飯，多做幾件事，豈不是好的？」

定鈞碧雲聽四哥的話，如是而非，一時也猜不透他什麼心思，望着他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定鈞大胆問道：「那麼四哥每天做些什麼事呢？」

「我每天做的事情可多着，吃飯，睡覺，拉屎，遊玩，……那裏算得完？假使有機會，還可以多幹一些兒別的事哩！」定鈞說時，唾沫橫飛，神情很是逼真。

定鈞，碧雲，雪雁都忍不住笑了。定鈞見他們笑，似乎也懂得他們的意思，便悄悄地退到房外去了。定鈞嘆道：「四哥會駁到這麼一個地步，叫人傷心。」

碧雲笑道：「他這麼的不愛自尋煩惱，你偏愛自尋煩惱？四哥不以爲自己癡呆而難受，你又何苦爲他而傷心呢？快躺下來吧！」說着，伸手把他扶下了，一面又勸解一回，一面向雪雁叮囑幾句，她也自回房中去了。

光陰匆匆，不覺旬日，定鈞業已全愈，站起床來，在房中間坐踱步。因和雪雁早晚相聚一室，所以把她却認作知己一般看待了。這日下午，定鈞坐在寫字檯旁，正在思念秀娟，而暗自傷神。忽然見碧雲淚眼盈盈的走來，見了定鈞，便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

## 第四章 錯把素臣當快婿姑娘心酸

這幾天春假的日子已經過去了，碧雲依然上學校裏去讀書。齊巧今天是星期六，下午碧雲很早的回來。先到上房裏，祇見大嫂和母親在說着話。他們一見了自己，便把話收起，聽大嫂轉了口風說道：「竹家來電話叫爺爺前去，不知是爲了什麼事情呢？」

碧雲聽說，忙插嘴問道：「爸爸已經去了嗎？」梅老太點了點頭，望了她一眼。說道：「今天怎麼這樣早就回來了？」碧雲笑道：「喲！今天不是星期六嗎？」

梅老太哦了一聲，便也笑了。素貞這時望着碧雲的粉臉兒，祇是啞啞的笑。碧雲被她笑得不好意思，秋波逗給她一個嬌嗔。說道：「大嫂今天多高興！敢是拾到了什麼海寶貝了？否則，何以拉開嘴兒像尊彌勒佛呢！」

「我倒沒有拾到什麼海寶貝，因爲見雲妹臉上有喜色，所以代爲你高興呀！」素貞抵着嘴兒啞的一笑，向她俏皮地說。

碧雲聽她話中有因，心裏有些疑惑起來。遂凝眸含顰的瞅了她一眼，怔怔的問道：「我臉上有什麼喜色，你別給我胡說吧！」說到這裏，一面又到母親面前，問道：「母親！你快告訴我，到底是件什麼事情呀？」

梅老太這才拉了她手兒，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你性急什麼？大嫂是在給你做媒啦！」

過了這一句話，碧雲就知道大嫂說的對象必是她的弟弟。一時就着了慌，緋紅了兩頰。說道：「不！我不要，這麼年紀輕，還在求學時代，談得到這些事情嗎？」

「你這妮子！也不問問是誰家的孩子？就怎麼一口的拒絕了呢？」梅老太聽她回絕得這麼的快，遂白了她一眼，微微的笑。

碧雲很堅決的道：「因為我現在還不需要，所以任你國府要人的兒子，我也不要的。」

老太笑道：「又不是立刻叫你嫁人了，訂一個婚有什麼關係？難道也會妨礙你的讀書嗎？」

素貞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了，遂插嘴說道：「雲妹！你和我弟弟不是一向很情投意合嗎？他非常的愛你，難道你倒一些兒也不愛他嗎？」

碧雲聽了這話，暗想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誰和他情投意合？他真正是在作夢哩！素貞見她低了頭兒不作答，好像很怕羞的樣子。還以為她是願意了，遂忍不住笑起來。說道：「雲妹這人也真是性急，沒有知道對方是誰？就一口的拒絕了。現在你聽我告訴了後，可不是你心中便歡喜了吧！」

碧雲這才抬起緋紅的兩頰，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大嫂！承蒙你這一片好意，我當然是非常的感激。不過論年齡，我確實還太早些兒了。」

素貞聽她這麼的說，彷彿潑了一盆冷水。便哦了一聲，笑道：「我知道雲妹的意思了，莫非雲妹嫌素臣年齡太大嗎？」

碧雲聽了這話，粉臉兒益發嬌紅起來。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這也並不是爲了這個意思。……」說了一句，却没有再說下去。梅老太這就接口問道：「既然不是爲了他年齡大，那麼爲了什麼的緣故呢？素臣也是個大學畢業生，現在貿易公司內作協理。論年齡不算大，論家境也是門戶相當。論人才更是不錯，這麼一個快婿，你如何倒不要呢？孩子！你爸是六十七歲了，我也五十八歲了，這樣風中殘燭，都是朝不保夕，把兒女婚事都配團圓了，就是死的時候，不是也可以放心得多了嗎？」

碧雲聽母親這麼說，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怨恨。說道：「婚姻大事，總不能稱你們的心，我現在什麼人都不愛配，你們何苦要相強？你不見五哥的情形，豈不是爸媽害他的嗎？」梅老太忙道：「老五的婚事和你大不相同的，他這頭婚姻，當初我也不贊成。至於你這一個婚姻，是再好也沒有的了。大嫂的弟弟，你們時常一塊兒玩的，也不是素來陌生，那還不是一頭美滿的良緣嗎？」

「不！我說就不，你們不用多說的，否則，我情願一輩子都不嫁人。」碧雲把腳一頓，却竭力地反對着。

素貞聽她這麼的說，顯然她是並不愛素臣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她瞧不起素臣。瞧不起素臣，和瞧不起我是沒有兩樣的，因此她心中非常的不自在，沉着臉兒，便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兒來了。

梅老太沉吟了一回，也說道：「半個月前，大嫂就跟我談起這件事了，當時我已答應了她，大嫂和家中也去說過，如今你怎麼可以反對？而且我們已約定下個月初五訂婚了，好孩子！你應該聽從我的話吧！媽做的事情，總不會委曲你的。……」

碧雲聽了這話，氣得綑住了粉臉，冷笑了聲。說道：「是我的事情，就該由我作主，你們如何一相情願的連訂婚日子也揀定了？那不是笑話？天下沒有如許容易的，我不贊成。」

梅老太聽碧雲這麼的倔強，心中也生氣起來。說道：「你不贊成，我偏贊成，一個女孩兒家，也沒有這樣不知怕羞的。你也不過十七八歲的姑娘呢？主意就這麼的大，那還當了得嗎？像我們十七八歲的時候，爸媽說什麼，我們豈有回一個不字的嗎？」

碧雲聽母親竟用起強迫手段來，一時氣憤極了。遂把腳一頓，狠狠的奔出上房去了。在小院子裏遇到了二嫂三嫂，把她拉住了。問道：「雲妹！爲什麼一臉怒容？幹嗎生氣呀？」

碧雲說得淌下淚來，遂把母親強迫訂婚的話告訴，並且求她們幫忙，去向母親說情，打消這個王意。不料靜珠雲英對於這件事在前星期也都早已知道，她們都和素貞很好，所以在



當初也和梅老太竭力勸成這個親事。如今見雲姑這個模樣，兩人不免面面相覷。接着都笑道：「雲妹！你怎麼這樣的孩子氣？那一個女孩兒不要出嫁的？你如何反傷心起來了？素臣一表人才，難道你不愛他嗎？將來結了婚，只怕卿卿我我的恩愛得了不得呢！」

碧雲見她們並不同情自己，還要吃這些死人豆腐，她感到非常失望，遂嘆了一聲，也不多說什麼，回身匆匆的走了。她心裏暗想，除了五哥之外，誰是我的知音呢？於是她奔到五哥的房中，一腔哀怨，無處發洩，這就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

碧雲這一下子舉動，把定鈞當然是大吃了一驚。遂站起身子，握了碧雲的手。急急的問道：「妹妹！你怎麼啦？誰嘔了你的氣啦？別哭呀！好歹不是也該告訴我一個詳細嗎？」

碧雲抽噎了一回，方才把這事情告訴了。並且說道：「哥哥！你是同情我的，你應該給我設一個法子，救救我吧！」

定鈞這才明白了，遂微蹙了眉尖。安慰他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一定會和母親去說的，快不要哭吧！」正說時，雪雁從廚下燒了蓮子湯端進來。見小姐這個神情，心中也是一驚。忙問道：「小姐！你為什麼這樣傷心呀？」

定鈞把話告訴了，雪雁微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老爺已經一誤在先，太太如何又再誤在後呢？五爺！你應該向太太去說才是呀！」

定鈞道：「那我當然會竭力的去勸阻的，你把蓮子盛兩碗來，我們先吃了點心吧！」說時，一面去拉妹妹的手到桌邊坐下。雪雁盛了兩碗蓮子湯，放在桌上。碧雲向雪雁瞞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我這碗太多，你給我減些去，自己也吃些兒。」

「我還有哩！你祇管吃剩着好了。」雪雁說着，因見小姐頰上尚沾絲絲的淚痕，遂拿了一方手中來，遞給碧雲拭淚。碧雲這時心亂如麻，那裏還吃得下點心。所以定鈞一碗吃完，她還祇有吃了兩口。定鈞微笑道：「妹妹！事情總有解決的辦法，你別難受，祇管安心的吃吧！爸爸在家沒有？他也贊成嗎？」

「爸爸被竹家請去了，不知是爲了什麼事情？我不知道他可曾贊成沒有？」碧雲這才抬頭瞞了他一眼，低低的說。

定鈞點了點頭，坐了一回子後。遂站起身子，說道：「妹妹！你且靜靜的吃吧！我此刻就到母親房中去說一說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把身子已走到房外去了。

到了上房，見母親歪在床上，紫霞坐着幹活針。她見了定鈞，便站起身子。含笑叫道：「五爺！你怎麼出房來了？剛才大奶奶，二奶奶，三奶奶都在這兒，此刻玩骨牌去了。」

定鈞點頭道：「太太睡熟着嗎？」隨了這句話，早又見媽媽從床上坐起身子。問道：「你作什麼來？爲什麼不好好兒去休養呢？」

紫霞倒上一盃茶，把身子退過一旁去。定鈞在沙發上坐下了，笑了一笑。說道：「我已好多了，也該走動走動活活血脈的。媽！妹妹已配給素臣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你怎麼知道？素臣這孩子才貌俱佳，你不是也很贊成他嗎？不料你妹妹好生倔強，却偏不願意，你想，那不是叫我生氣嗎？」梅老太這才向他很生氣的訴說着，表示很怨恨碧雲的意思。

定鈞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媽！素臣外表忠厚，內心浮滑，恐怕不是一個篤實的青年。妹妹所以不願意，正是她的慧眼識人，媽倒不要強迫她才好。」

梅老太聽定鈞也這麼的說，心裏十分的奇怪，望着他倒是楞住了一回子。怔怔的問道：「你何以見得素臣是個浮滑的青年呢？」

定鈞道：「素臣時常跑舞廳的，我見他有一次手攜一摩登女子，向舞廳中進去，又有一次，見他和一少女從大東旅社出來，祇此兩點，就可以知他生活的浪漫了。」

梅老太聽了這些話，不免沈吟了一回。暗想，這難道是真的事實嗎？我想不見得，一定兄妹倆人通同一氣的在欺騙我，我且探問他一句，也就可以明白的了。於是說道：「那麼你妹妹可是另有情人的嗎？」

「這也談不到是情人，不過妹妹確實有個很知己的朋友，名叫田丹楓，而且還是我的同

學。」定鈞趁此機會，也就說了上去。

梅老太暗想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遂又問道：「此人年紀多少了？什麼地方人？家中父母俱全嗎？父親是做什麼事業的？你全都明白嗎？」

「丹楓比我大兩年，比妹妹大三，今年二十一歲，廣東人，可是久住上海的。父母俱亡了。如今跟隨叔父過活的。他叔父在上海也很有地位，而且人品優秀，確實是個時代的好青年。」定鈞聽問，以為母親很有個意思了，遂很快的向她敘述了一遍。

不料梅老太聽了，却有三層不喜歡。第一，他是外鄉人，第二，他沒有父母，第三，叔父不比自己爸媽，雖有錢也是枉然，那麼一個貧窮的青年，如何有資格作我的女婿呢？於是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你們這般孩子真是胡鬧，這個田丹楓無根無蒂，既沒有父母，又沒有家，這明明是一個拆白黨呀！我想你們一定是上了他的當了，我可不答應。像素臣是你大嫂的弟弟，而且父母俱全，家中又有產業，本身又任了協理之職，那前途是多麼的偉大。我活在世上，我總不許她這麼胡鬧的。……」

定鈞想不到母親會說出這些話來，一時不禁兜頭潑了一盆冷水，半晌愣住了。暗自思忖道：母親既然如此的勢利，我勸他也是無益的了。於是把話收住，點頭說道：「母親這話正是，那麼待我去向妹妹勸勸吧！」他說着話，身子便站起來了。梅老太這才回嗔作喜，點

頭說道：「這才對了，你去勸勸她，別叫她拗執了。」

定鈞答應，遂走出了上房。在跨出上房的時候，却長嘆了一聲。匆匆的回到房中，見妹妹已不在了。雪雁告訴，說小姐回房去了。定鈞於是又到碧雲房中，見妹妹歪在床上淌眼淚。她見了定鈞，便忙拭淚起身，問媽怎麼的說？定鈞從實的告訴了她，碧雲聽了這些話後，心頭之憤恨和悲傷，猶若江湖奔騰，把脚一頓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好！她簡直是送我的性命了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倒在床上，又哭泣起來了。

定鈞聽了，自然無限的同情，眼皮兒一紅，幾乎也淌下淚來。遂勸慰她幾句，也自回房中去休息了。碧雲待定鈞走後，收束了淚痕，不免暗暗地思忖了一回，陡然想起去秋在法國公園中和丹楓的一番談話，彷彿猶在耳際流動着。

「碧雲！我和你說一句笑話，你聽了不要生氣，假使你也和定鈞遭了同樣的情形，那麼我試問你是不是也屈服在這舊禮教的婚姻制度下嗎？」

碧雲想到了這幾句話，同時又想到自己回答的，使她芳心怦然的一動。暗自道：「不自由，毋寧死！這句話是對的，我應該和丹楓商量去，假使他有勇氣幫助我的話，我一定不甘心屈服在這黑暗勢力之下的。」於是碧雲站起身子，偷偷地打個電話給丹楓，叫他在金門茶室等候自己，有要事面談。她披上一件單大衣，遂匆匆的到金門茶室去了。

碧雲到了金門茶室，見丹楓已候在那邊多時了。兩人見面，便握了一陣手。丹楓給她脫了大衣，放在椅子背上。兩人坐下。丹楓見她臉上不施脂粉，眼皮紅腫，好像哭過似的。遂奇怪道：「碧雲！你五哥好了嗎？爲什麼這樣傷心的樣子，難道有什麼心事嗎？」

碧雲秋波逗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，沈吟了一回。方才說道：「我已許配了人家，你知道沒有？……」

這一句話聽到丹楓的耳中，彷彿是晴天中起了一聲霹靂，臉上頓時轉變了顏色，猛可把碧雲手兒緊緊地握住了。急道：「碧雲！你這話可是真的嗎？……」

「這是什麼事情？豈有和你開玩笑的道理？現在我來問你，你預備打算怎麼樣？」碧雲見他這失常的舉動，一顆芳心，自不免暗暗的歡喜。於是鎮靜了態度，把自己的事情，都要丹楓來給她解決。

丹楓聽她這麼的說，倒是愣住了一四子。良久，方說道：「你配的是誰？現在可曾作準了沒有？」碧雲道：「是我大嫂的弟弟，事情當然作準了，而且下個月初五預備要給我訂婚了。」

「那麼你答應了他們沒有？……」丹楓放下了她的手，情不自禁的問出了這一句話。

「我若答應了，何必還來找你說話？」碧雲對於這句話，感到了失望的悲哀，秋波白了

他一眼，淚水又滾下來了。

「雲妹！這是我說錯了話，請你原諒我，那麼你預備怎麼樣呢？」丹楓自知失言了，遂連忙向她賠不是。一面拿手帕給她拭淚，一面悄悄她也還問着她。

丹楓所以這麼的問，原是心中表示急得沒了主意的意思。不料聽到碧雲的耳中，却又引起了心中的誤會，以為他故意的放刁，一時真有說不出的怨恨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去年秋天在法國公園中你對我怎麼的說？……我現在不打算怎麼樣？我祇問你有没有勇氣兩個字？」

丹楓聽她這麼的說，猛可的也記起來了。這就伸手把她又握住了，很感動地凝望着她粉臉兒。說道：「雲妹！你真有胆量，我太感激你了。你的情義，海水不足以比其深，太空不足以比其高。我雖肝腦塗地，不能報知己於萬一也。但是我的力量太薄弱……」

碧雲不待他說下去，就柳眉微豎，杏眼微睜，嬌嗔滿面的冷笑道：「空口說白話，又有什麼用？事到臨頭，畏首畏尾，真令人太失望了。」

「不！不！雲妹！你別誤會了，我因為怕你受不了苦，所以有些委決不下呢！假使你以後不會怨苦的話，我豈無這個勇氣嗎？」丹楓這才連說了兩個不字，急急的向她辯解着。

「哼！你若以為我是個愛好物質享受的女子，那麼你是失了眼了，過去和我這幾年的交

誰，不是也太無意識了嗎？請你離開我吧！算我錯認了人。……」碧雲說完了這兩句話，不禁垂淚啜泣起來。

丹楓被她這麼一說，也就急得淚水奪眶而出了。忙說道：「我全是一片苦心，雲妹！你應該原諒我。我們爲自由平等，我們爲生存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們是應該起來反抗的呀！雲妹！你別哭，你別傷心，祇要我倆永遠在一塊，雖然把我的一切都犧牲了，我也快樂的，不過我太對不住你的父母了，……可是事到萬急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……」

「這不是我們對不住父母，原是他們對不住我呀！丹楓！你既有這麼的勇氣，那麼你應該去籌備一切。我沒有別的東西，我祇有兩枚鑽戒，一串金鍊子，三枚金戒子。你拿了去，化作了錢，給我們作爲開路的先鋒。」碧雲聽他這麼的說，方才在懷內取出一個手巾包，送的面前。

丹楓見她這一下子舉動，方才明白她出來的時候，就下了這麼一個決心了。一時又感動又慚愧，握了她手兒，眼淚却像雨點一般的落下來了。碧雲却向他說道：「爲什麼哭了？哭是弱者表示。別怕，別畏縮，雖我們此舉是冒昧的，但我們祇要有奮鬥的精神。我懇切的相信，一定會找到生命泉源的。」

「雲妹！你這話不錯，我雖不敢自比李清，但你實有紅拂之風，我若不努力幹一番轟轟



烈烈的大事，我如何對得住你一片熱心的期望呢？丹楓聽了這話，真是感到心頭，愛入骨髓，遂情不自禁的向他說出了這幾句話。

碧雲聽他這麼的說，也不禁破涕爲笑矣！兩人商量已定，遂吃了一些點心，丹楓道：「這件事你和定鈞告訴嗎？或許你媽回心轉意，不是也留個回身的餘地。」

「不！我們既出走了，若沒有一些成就，我是決不回家來見父母的。」碧雲搖了搖頭，表示非常決心的樣子。丹楓聽了這話，更加肅然起敬。連聲的道：「對！對！我一定努力奮鬥，以安慰你那顆小小的心靈。」

兩人說着，相互地望了望，四目相對，都又微微地笑了。吃畢了點心，時已五點多了。付去了賬，一同步出金門茶室。碧雲附着他的耳朵，低低地說了一陣。丹楓道：「我知道，那麼我準定明天下午等着你呢！」

兩人說完了話，便握手各自分別。

碧雲回到家裏，故意又到上房裏去轉了轉。祇見爸爸也回家了，遂顯出毫不介意的樣子。向孟起問道：「爸爸！竹家喊你去有什麼事情嗎？」

孟起長嘆了一聲，眼皮有些紅潤。說道：「明允是很危險了，他說他死之後，把麗娟竟秀娟未了之緣，再配與定鈞爲室。我因爲委決不下，所以來問問你母親和哥哥，不知好不

好？」碧雲聽了這話，又覺得事情起了變化。遂急道：「那麼五哥心中歡喜嗎？」孟起道：「我已叫紫霞去喊他了，還沒有問過他呢！」

一語未了，祇見定鈞已跨步進來。他向爸爸問道：「叫我有什麼事情嗎？」孟起道：「你且坐下，我問你一句話，不知你心裏喜歡嗎？」

定鈞於是在沙發上坐下了，他向妹妹望了一眼，却有些木然的樣子。這呼孟起方才徐徐的說道：「竹明允的病已危在旦夕了，他心裏是非常的器重你，所以覺得秀娟之不能和你結成良緣，他感到終身遺憾。不過他爲了彌補這遺憾起見，欲把麗娟再嫁你爲妻。麗娟十七歲了，品貌不亞於其姊，我覺得也很好。不過這次我却不敢作主，所以問問你的意思，你心裏喜歡嗎？」

定鈞聽了這些話，遂微蹙了眉尖，垂頭沉吟了一回。忽然他眉兒一揚，臉含微笑。低低的說道：「我沒有什麼成見，任憑爸爸作主罷了。」

碧雲聽五哥這樣說，明明是答應了。一時驚駭萬分，以目視定鈞。定鈞却作不理會，低頭無語。孟起見他歡喜，以爲他因死了秀娟，今娶其妹，也無非是留個紀念，所以很快樂。點頭道：「既這麼說，我就去答應下來了。」說着，回眸又向碧雲問道：「你媽給你做的素臣這個婚姻，你爲什麼不喜歡？」

「誰說不喜歡？我不是已經答應了嗎？」碧雲烏圓眸珠一轉，却含了嫵媚的嬌笑，低低的說。

這神情瞧到定鈞的眼淚，也不禁爲之愕然，就是梅老太太心中，也感到意外，還以爲碧雲也想明白過來了，所以倒很喜歡。笑道：「這妮子就會作刁，其實媽給你作的事不會錯，現在爸媽給你們一個做一個事，看將來那個好？」

孟起聽了這話，意味小悅。遂說道：「當然兩個都好，……」說時，身子便站起來。梅老太太却冷笑道：「老實說，竹家的人都不吉利，我却不贊成。現在定鈞自己歡喜，我也管不得了。」

「什麼吉利不吉利？老實說，素臣那個孩子，我又何尚喜歡？如今碧雲自己答應，我也管不多許多了。……」孟起聽她這麼的說，心中不禁憤怒起來，遂也冷笑着說。

「放你的臭屁！你幹的事情好呀！所以才會死哩！我幹的就不好嗎？女兒是我的，我難道偏作不得主意嗎？」梅老太太氣急了，便開口大罵起來。孟起却不理她，自管匆匆的回到家去了。

這裏梅老太太兀是怒氣未平的罵着，碧雲聽了，暗想，你們兩人賭氣，把我們子女的婚姻當兒戲，這真是豈有此理？想着，嘆了一聲，便和定鈞自管回房去了。

在定鈞的房中，叫碧雲坐一回兒。這時裏面已亮了電燈，碧雲望了哥哥一眼。說道：「五哥！娟姊新亡未半月，骨肉未寒，你竟忍心復納其妹子爲妻嗎？我以爲定別個女子則可，定麗娟爲室則不可。蓋麗娟之母，實乃你愛妻之仇人也。你若娶仇人之女，百年後你有何面目見秀娟於九泉之下嗎？妹心直口快，五哥聽了，勿責是幸。」

定鈞聽了，不覺苦笑了一下。說道：「妹言至善，我豈有不知這個道理嗎？但我之所以答應者，實爲替秀娟報仇故也。」

碧雲聽了這話，不覺愕然。良久，方搖頭道：「五哥若存歹意之心，大不仁也。麗娟之母可惡，與麗娟有何相干？所以我說五哥固然不能娶麗娟，亦不能害麗娟。因爲這種手腕，非有情人所幹的。妹子忠心相勸，還希哥哥三思才好。」

定鈞被妹妹這麼一說，淚水奪眶而出。說道：「我也不是存了怎麼的毒心去害麗娟？也無非叫麗娟不能得一知音之夫婿罷了。」

「這又何苦來呢？哥哥！如此你不是害麗娟，你竟是害自己了。」碧雲搖了搖頭，却不以爲然，向他低低的勸說。

兩人正說話間，紫霞却來喊兩人吃飯去了。

在吃飯的時候，忽然孟起有電話來了。叫定鈞去接聽，定鈞握了聽筒，祇聽爸爸在那邊

說道：「你是定鈞嗎？明允老伯已歸天了，你既答應了這頭婚事，你便有半子之職，所以你此刻快些來竹家料理一切吧！」

定鈞聽明允已死，突然想起那天殯儀館門口明允和自己說的幾句話，一時辛酸萬分，不覺淒然淚下，咽不成聲。連說了兩聲知道，他便前來報告母親。梅太太道：「你是病兒纔好的人，如何再可以去落夜勞苦嗎？那你真是不要性命了。今夜不要去，明天直接到殯儀館去吊祭一番也就是了。」說着，又罵孟起老糊塗！竹家的事情，全歸在梅家來幹，這豈不是笑話嗎？

定鈞對於今夜就去，剛纔雖答應了，此刻也覺得有些不高興。因為自己病兒新愈，若見了悲慘的景象，勢必又欲傷心，萬一又病倒了，那可是玩的嗎？所以他遲疑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原答應爹爸的，爸爸在那邊不是要等急了嗎？」

梅老太却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管他等急了，他原是竹家的孝子呢！倒要他奔來奔去的忙碌，你給我吃好飯，就立刻去睡罷！這老東西回來，我自會和他說的。」

定鈞聽了，遂不言語，因為有了悲哀的思緒，所以他祇吃一碗飯，也就回房去睡了。這晚睡在床上，想到明允的死，因此更想到秀娟的死，所以把眼淚又沾濕了枕衣。

次日起來，雪雁向定鈞悄悄告訴道：「昨晚老爺回家，太太和老爺吵得很厲害。大爺，

二爺，三爺，大奶奶，二奶奶，三奶奶，六小姐都進去勸的，我見五爺睡得濃，所以沒有叫醒你。」

定鈞聽了，喟然嘆道：「一個家庭之衰落，也就是從多是非而起的。……」正說時，忽見碧雲匆走來。也向定鈞告訴昨夜的事，兩人感嘆不已。用過點心，兩人到上房裏，孟起帶了兩人送到萬國殯儀館去吊祭了。

纔別十日，今天又重臨舊地，在定鈞的心中當然是倍覺沉痛。所以他見到明允遺體之後，更念及秀娟，不免放聲大哭。竹太太和麗娟見此情景，自然也陪着哭個不定。這時就有明允遠房姪子前來和定鈞招呼，大家到外面去了。

吃過了午飯之後，碧雲的芳心開始亂跳起來。她覺得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。最後，她總於鎮靜了態度，走到定鈞的身旁。低低說道：「哥哥！我身子有些不舒服，預備先回去了。爸爸那兒，你給我代為回一聲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喉間早已哽住，幾乎欲流下淚來。

定鈞見妹妹這樣悲哀的神色，心裏好生奇怪。遂說道：「既然有些不舒服，你就早些回去吧！這裏氣氛太悲痛了，我也有些受不住呢！」

雲碧雖然點了點頭，但她握着定鈞的手，却是緊緊的不放。良久，方說得一句五計！我們再見，她便匆匆的走出大門去了。定鈞聽了這句我們再見的話，更加的不解，望着她後影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山，輕於鴻毛者。若輕易地就去死了，這不是失却到世界上來做人的真意了嗎？所以女兒這次的出走，決不是去自尋死路。正因為去找自由的大地，幸福的樂園，才委曲求全地努力奮鬥的啊！別了，爸媽！請你們不要憤怒，不要痛恨。譬如像竹家的秀娟姑娘那麼地死了，這不是很乾淨的嗎？秀娟的死，是死在平日生活的不自由，也是死於盲目婚姻的不自由。假使秀娟能夠好好兒和五哥配合的話，也許她不至於會死吧！現在說到我吧！雖然是比秀娟倔強地去找生路了，但前途的光明與黑暗，這還是一個問題。能夠光明，這固然是我的命。即使是黑暗，這也是我的命。我不怨天，亦不尤人，一切都歸至於我的命運。想仁愛若父母者，當然也不會來怨恨我女兒的吧！臨別依依，不盡欲言。唯望雙親添衣加餐，善自珍攝，實乃大幸耳！敬請

福安！

不孝女碧雲泣血百拜 即日

孟起睜尋這一封信，把信箋便擲到梅老太的懷裏去。怒氣沖沖的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是殺了我的女兒了。……」

梅老太聽女兒留了信，已經吃驚不小。此刻又聽老頭子這麼的說，她的臉兒也變成灰白的了。手裏拿了信箋，因為是不識得字，所以更急得了不得。向定鈞急促地問道：「老五？」

你怎麼竟呆着不說話？你妹妹信中寫些什麼話呀？」

定鈞於是向梅老太告訴了一遍，梅老太聽了，懊悔不迭，一時便忍不住兒呀肉呀哭起來了。定鈞因為妹妹信中曾經說及秀娟，觸痛了自己的創傷，所以也不禁淚如雨下。盪起這時又冷笑道：「女兒是被你逼走了，你還哭什麼？她信中雖沒有明言怨恨你，可是實際上她信裏寫的是多麼地怨恨你呢！這個婚姻，我原不贊成，你本事大呀！現在把女兒逼走了，你還打那兒再去找一個女兒呢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因為自己年近古稀，膝下就祇有這麼一個小女兒，今一旦遠離，而且生死不知，怎不叫他心痛？所以也老淚縱橫，濕透衣襟矣！

上房裏這一哭不打緊，僕婦們不知底細的還以為老爺太太又鬧翻了。所以急向各個房中去報告，慌得大房二房三房放下飯碗，都匆匆的奔到上房裏來問究竟。方知是雲姑娘因不允婚事，所以悄悄地拋家出走了。大嫂聽了，因為自己是局內之人，所以不但沒有表一些兒同情，而且還暗恨碧雲手段之厲害。所以站在一旁，默不作聲。祇有二嫂三嫂並三個兄弟一同勸了一回，說妹妹也無非一時氣憤，將來少不得仍舊會回來的。

梅老太如何肯息哀，尤是大哭不已。靜珠這就走上去把她扶起來，說道：「祖母！你上了年紀的人，快不要哭了。明天我們登報招雲姑回來，說一切都憑雲姑娘自由，那麼她不是會回來了嗎？」

定國定邦定鈺三人也都相勸，梅老太方才罷了。雲英見桌上飯菜將冷，遂也來扶梅老太。說道：「祖母！菜都冷了，先用了晚飯吧！明天叫老三到報館去登一則大些啓事，雲姑娘瞧見了準會回來的。」

梅老太搖了搖頭，向定鈞孟起望了一眼。說道：「我如何還吃得下飯？你們餓了，先吃好了。」說着，又向大家道：「我不傷心了，明天準定給我登個報，你們也都回房吃飯去吧！」

衆人一面答應，一面又勸了一回，方才各自的回房去了。梅老太呆坐了半晌，忽又捶胸痛哭起來。說道：「孩子！我害苦你了，你是個嬌養慣的姑娘，你到什麼地方去安身啊！你回來吧！我再也不敢強迫你了。」

梅孟起本來還要和她吵嘴，埋怨她的不是。如今見她這麼的痛心，一時倒又生恐她上了年紀受不住悲傷。所以反勸她說道：「事到如此，哭也沒有用了。且待明天登了報再說，也許雲兒會回來的。你也不用太傷心了，多少總得吃些兒飯的。……」

定鈞聽了，含淚亦向她勸慰。梅老太因爲自己不吃飯，他們父子也不吃飯，所以免不得意思的也坐到桌邊來，和他們一同略划了一口飯。

飯畢，定鈞見爸爸長吁短嘆，媽媽傷心落淚，室中空氣都充了悲哀的成分。自己本來是

個失意人，如何再受得住傷心的襲擊？所以他再也坐不下去，於是道聲晚安，也自管回房來了。在小院子裏遇到了定鈞，他見了定鈞，便含笑問道：「五弟！六妹逃走了嗎？」

定鈞望了他一眼，正色道：「你怎麼說逃走了？妹妹是爲自由而拋家的，我們應該同情她可憐她才是呀！」

「爲自由而拋家的？……」定鈞愕住了一回子，良久，若有所悟似的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是的，我們的四周太不自由了。總有那麼一天，我們也會自由起來的。……」說時，笑了一陣，身子便又匆匆的別開走了。

定鈞對於他的瘋態，心頭更感到了難受和悲哀。雖然時正三月的春天裏，但晚風吹送到臉上，也會有陣說不出的淒涼。

定鈞回到房中，不料雪雁獨對孤燈，却在撲簌簌的落眼淚。見了定鈞，勉強忍住了淚，起身倒了一盃茶。叫道：「五爺！小姐真的出走了嗎？……」

定鈞點了點頭，長嘆了一聲，却没有作答。雪雁萬分悲酸，淚又雨下。哽咽道：「可憐小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唉！她是個年輕的姑娘呀！小姐！你去了，你也不該拋棄我呀！」說畢，嗚咽啜泣不止。定鈞聽她這麼的說，方知主婢兩人感情之篤，一時也不禁又傷心了一回子。

次日，定鈞預備到校中去問丹楓。不料到了校中，却不見丹楓來上課。定鈞這才恍然大悟，他並不怨恨丹楓和妹妹的情奔，他祇有深深地敬佩兩人的勇敢。從此以後，他不再爲妹妹的出走而傷心，他祇有代他們表示無限的欣喜。

報上的啓事是已經登了一星期了，可是並不見碧雲回家。消息沈沈，杳如黃鶴。定鈞心裏明白，他們也許在出走一天就離開上海了，那麼這個啓事他們當然是瞧不到的了。孟起因碧雲既已出走，遂把她的臥房上了鎖，並叫雪雁就此服侍定鈞了。雪雁這個姑娘也是非常癡心，她服侍碧雲的時候，心眼兒上是祇有碧雲一個人。自從服侍定鈞之後，她的心眼兒上又祇有定鈞一個人。定鈞因她聰敏伶俐，且臉兒又像秀娟。因此慰情聊勝於無，也就和雪雁慢慢地生出愛情來了。定鈞既有了雪雁作伴，他自然更不會到竹家去了。麗娟也是個絕頂聰敏的人，她見定鈞一次都不來，知道定鈞心中至少對於我們母女有些怨恨的意思。所以鬱鬱不樂，也祇有暗暗傷心而已。

梅老太自從碧雲出走後，萬念俱灰，從此再不管家事。好像失了心一般，一回兒唸了一回佛，一回兒又哭了一回。這樣子一直到新秋天氣，梅老太終於懶懶的病起來。她的病症是心病，心病非心藥不醫。所以孟起雖然天天給她延醫診治，可是喝藥像喝水一般，不但沒有效驗，而且是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。

孟起見她起初患的是心病，到現在她是患了真病了。覺得病入膏肓，是難以救治的了。所以也祇有儘把好的食品買來給她吃，意思當然是因為她不久將脫離於人世了。在梅老太平日雖然是擁有百萬家產的太太，但也很節省，特地要去買貴重的食品吃，這也很難得有這個機會的。現在定國定邦定鈺等你也買他也買，差不多把食品堆了一桌子，可是梅老太已沒有這個福氣吃這些東西了。就是吃也祇不過嚐了一嚐滋味，就不要吃了。她躺在床上，每天祇有喊着碧雲的名字。說我的兒！你在那裏安身呀？我害了你，我如何捨得你啊！

這天黃昏的時候，梅老太躺在床上，見室中坐滿了兒子媳婦。四周是靜悄悄的，祇有窗外的秋風，發出了颯颯的聲響。因此更顯得房內的空氣，是包含了一些淒涼的意味。

忽然梅老太悄悄地問道：「現在是幾月裏了？」孟起坐在床邊的沙發上，聽了這話。便回答道：「是八月的天氣了。」梅老太腦海裏浮現了去年中秋節熱鬧的一幕，她感慨地嘆道：「又過去一年了。……」眾人沒有回答，靜靜的呆立。梅老太在床上也沒有動靜，好像入睡了的樣子。

待室中已亮了燈的時候，忽然聽梅老太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阿福！你如外祖母來接我回去，但風這樣的大，船怎麼的開呢？……」

阿福是梅老太母家的老僕，死已多年。眾人都知道的，今聽她這麼的說，大家都覺冷水

澆頭，一陣寒意，不禁髮悚然。定鈞走近床邊，含淚叫了兩聲媽媽。梅老太從夢中喊醒，心中明白，遂點了點頭。這時孟起和定國等都圍到床前來，梅老太嘆道：「我這病怕不中用的了，我死之後，希望你們兄弟依然和和睦睦才好。……」

大家聽了這話，不禁淒然淚下。梅老太這時又向孟起說道：「老爺！我和你商量一件事，不知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

「是什麼事情？你說吧！」孟起含了淚，低低的說。梅老太徐徐地道：「我的意思，在我未死之前，先把竹家麗娟去娶過來了，也好給我多有一個媳婦。……」

孟起明白她心中另有一層意思，因為定國定邦定鈺三人不是她養的。所以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你的意思我很贊成，或許冲一冲喜，你的病也會好起來的。明天我就和竹家商量去，你說好嗎？」

梅老太聽了，含笑點頭。回視定鈞，又道：「孩子！你也喜歡嗎？」定鈞淌淚哽咽道：「祇要媽媽病好，我什麼都依得。……」梅老太很欣慰，閉眼養了一回子神。於是眾人又離開床邊，大家坐到沙發上去了。

這時孟起向素貞悄悄的道：「你不用侍候在這兒，志光今天怎麼樣了？你要小心地照料才是呀？」素貞很憂愁地蹙了眉尖，低聲的道：「熱勢依然很重，李大夫的藥也不見什麼有

效。」孟起嘆道：「明天換個張大夫瞧瞧，你快回房去吧！」素貞答應，先自走了。

吃晚飯的時候，孟起也叫衆人回房息息去。這裏祇剩了孟起定鈞定錚紫霞四個人。素貞回房，見翠環在床邊給志光搥額角，便問熱度退些兒嗎？翠環道：「奶奶來摸一下，不是依然熱刺刺的嗎？」

素貞一摸之下，果然熱勢很盛。遂微蹙了眉尖，嘆了一口氣。因爲志光祇是呻吟，遂問什麼不舒服？志光祇說頭痛。不多一回，定國也回房了，悶坐在沙發上，連連的吸着雪茄。素貞如嗔如恨的白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大病小病，這樣倒霉的當兒，你還要去發財。昨晚我一夜沒有睡，聽耗子數了一夜的錢，早晨關照你不要上市場去了。你偏不聽，硬生生去蝕了五萬元錢，這不是你自己不好嗎？」

正說時，玉英一跳一跳的奔進來。伏到定國懷中去，說爸爸我要吃咖啡糖。定國心中正在煩惱，聽她這麼說，順手打了她一下。恨道：「什麼咖啡糖？吃飯了。」玉英被打，便哇的一聲哭起來。定國還要再打時，却被翠環把玉英拉開了。素貞這就嬌叱道：「自己心頭煩惱，何苦拿孩子出氣？志光前星期不也是被你打一下才病的嗎？你若把玉英再嚇病了，你還有性命做人？哼！橫豎你可以娶小老婆，但你休想，我沒有死，你終不用存這個心的。」定國因爲這半年來，時常在堂子裏吃花酒，雖是應酬難免，但素貞已打聽定國是愛上



一個蘇州老七了。所以趁此也罵了出來，定國低了頭兒却不作答。素貞再要罵時，却被翠環勸住了。說小少爺有病，就別和大爺吵了。素貞是向來聽翠環的話，所以也就罷了。

定國夫婦在房中吵着嘴，不料定邦夫婦也在不安靜。原因是青鸞最近腹部有些隆起，靜珠發覺她是懷了喜了。這喜從何來？那還用說得嗎？因此深悔自己平日太相信青鸞了。如今祖母有着病，這事情又不好意思鬧開來。青鸞却跪在靜珠的面前，眼淚鼻涕祇管的哭泣。定邦紅着臉兒，也在一旁求情。靜珠因事已如此，若認真把青鸞趕出，這不但和丈夫結怨，而且自己也少了助手。因為青鸞平日很忠心於我，那麼也祇好做個人情，饒，他們。說道：「對於青鸞給你圓房的事情，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的。可恨你們爲什麼要偷偷摸摸的，這成個什麼體統？」當面雖這樣說，暗地向青鸞又好言撫慰，說你既是二爺的人了，以後把二爺好好的監視，不許他在外面再胡調才是。我把你原當做親姊妹一樣，豈肯委屈你呢？青鸞聽二奶奶這樣說，自然感激零涕，從此也更忠心於靜珠了。這也是靜珠一些手段，和別個婦人又有不同的地方了。

老三定鈺，這時在房中，身子却矮了半截。你道爲什麼？原來和雲英也正在吵嘴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下午行裏不辦公的。但定鈞回家的時候，却已五點鐘了。在上房裏當然不好意思盤問，此刻到了自己的閨房。雲英就問他下午在那兒？定鈺說心頭煩悶瞧一場電影。雲英問

什麼片子？說明書在那兒？定鈺見她聲色俱厲，因此望着她却嘆的一聲笑起來。經此一笑，雲英當然更肯定他是說謊了。遂冷笑道：「你真是個孝子，祖母病重得這個樣子，你倒還忍心到跳舞場去作樂嗎？」

「我並沒有到跳舞場去呀！你這人怎麼的如此多心？那真叫我沒了法兒，片子叫百鳥朝風，說明書丟了。你不信，我可以把劇情告訴你聽。」定鈺沉着臉兒，一本正經的解釋着。

雲英見他這樣認真的神氣，一時倒也將信將疑起來。向他身上打量了一回，到底又給她偵探出秘密來了。遂猛可伸手過去，把他西服小袋內那方粉紅色的絲帕兒抽出來。冷笑道：「早晨給你插上的明明是方藍色麻紗的，怎麼晚上回來就變成粉紅的了？莫非你到染坊裏去渲染過了嗎？」

定鈺聽她這樣俏皮地說着，心頭別別的一陣亂跳，臉兒不免也紅起來了。暗想，糟糕！斷命小寧波偏給我換去一方，還算和我亂熟呢！遂祇得鎮靜了態度，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你快不要多心了，早晨一方手帕落了，所以我又買一條。……」

「那麼這方是不是新的？」雲英見他還要狡賴，遂烏圓眸珠一轉，向他低低含笑的問。

「是呀！新從商場裏買來的。」定鈺不解她是什麼意思，遂也附和着說。

「既是新的，怎麼又有香氣？你自己聞一聞，這香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」雲英倒也心

細如髮，遂把手帕拿到他鼻子上去，又冷笑着問。

這回把定鈺問住了，望着她薄怒嬌嗔的粉臉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良久，方說得一句道：「是洋行裏一個朋友給我洒上香水的。……」

「放屁！你那個朋友是做屁精的不成？難道香水隨時帶在身邊的嗎？你不用賴，我祇和你一同去見祖父是了，說祖母病得如此的危險，你倒還有心思去窮開心？哼！……」雲英恨恨的啐了他一口，拉着他身子，怒氣沖沖的要向外面跑。

「我們夫妻的事情，就在我們閨房中解決，何苦鬧到父母那兒去？好奶奶！親奶奶！你就饒我這一遭兒吧！」定鈺這才急起來，賴着不肯走。一面急急的說，一面含了小丑那麼的笑。

「什麼這一遭！難道每次總是這一遭的嗎？我不管，我祇把你拉到祖父那裏去評個理。一個年青的人，把跳舞是否該當一件正經事幹的？」雲英並不肯饒他，拉着他兀是向房外走。

「雲妹！你當真的要拉我去出醜嗎？」定鈺似乎也有些動怒了，聲音是十二分的沉重，好像和她有爭吵的神氣。

「真的拉你去，你便怎麼樣？」雲英見他居然也兇惡起來，遂猛可的回身，把手兒在腰

肢上一又，倒豎了柳眉，圓睜了杏眼，望着他發恨。

「我沒有怎麼樣？我是祇好向你跪下了。……」不料定鈺見她這個神情，便又一變為笑臉，向她很快地跪下來了。

天下的事情，最怕的就是老面皮。雲英每次和定鈺吵鬧，定鈺總是鬧這一套。所以這叫雲英總弄得沒了法兒的，這時她見定鈺又跪下了。忍不住把綳住的臉兒又笑出聲音來，伸手指在他額角上一點。嬌嗔道：「我瞧你這個樣子還會好起來嗎？快給我站起來吧！被紅鶯見了，成個什麼樣兒？」

不料紅鶯是早已瞧見的了，她躲在房門口沒有進來。忽然她見五少爺從院子裏走過，遂把他叫住了。笑道：「五爺！你到三爺房中去瞧瞧，準會笑痛肚子呢！」

定鈺見母親病危，心頭難受，所以也不要吃飯，便回到房中去了。不料經過三哥的屋子前面，却被紅鶯喊住了。因為聽她說得有趣，心裏奇怪，遂真的步進房來瞧究竟。定鈺一步跨入，映入眼簾下就是這麼的一幕。他先羞得兩頰緋紅，方欲回身退出，但紅鶯却早已格格地笑進來了。

定鈺也已瞧見，急得慌忙站起。雲英回眸一見五叔，那粉頰兒也緋紅的了。遂祇好先笑道：「五叔！祖母病得這麼重，他還上舞廳去開心。給我知道了，我要告訴祖父去，他却急

得跪下來。你想想，這種人還能算人嗎？」

定鈞這才明白了，也只好做做的一笑，向紅鶯瞅了一眼。笑道：「紅鶯也真頑皮，叫我來看，我道是怎麼的一回事？原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却有些不好意思說下去，因此頓了一頓。但紅鶯和雲英都早又笑了。

這時僕婦開上飯菜，定鈞趁此說道：「五弟就在這兒吃飯吧！媽的病這樣危險，說來都是大嫂做媒的禍根，真叫人心裏煩惱的。」

定鈞祇嘆了一口氣，却没有作答。這時志新和玉珍由李媽媽領着進房，紅鶯盛上飯，於是大家一塊兒的吃飯了。

定鈞吃畢飯，遂回到房中。雪雁見他臉帶愁容，遂倒上一盃茶。柔聲兒的問道：「五爺！你用過飯了嗎？老太太的病，古人自有天相，你也不必太過分的傷心了。」

定鈞點了點頭，望了她一眼。嘆道：「母親的病是沒有救的了，她剛才向爸爸說，要在她未死之前先把麗娟去娶了來，也好給她多一個媳婦，這真叫我心痛。……」

雪雁突然聽了這個消息，不知怎的？心中也有些悲酸的意味。但表面上兀是含了甜笑，秋波逗給他一個媚眼。說道：「五爺！你何必心痛？我倒以為這是一件喜歡的事，因這麼的一沖喜，也許老太太的病就好了。同時五爺也聯成了良緣，這豈不令人感到快樂的事嗎？」

定鈞長嘆了一聲，却没有作答。第二天早晨，孟起已着僕婦來給定鈞打掃新房了。定鈞問道：「難道竹家已答應了嗎？」僕婦笑道：「過一回新五奶奶就來了，五爺還不知道嗎？」這時雪雁也從房外進來，給定鈞開箱子拿取藍袍黑褂。定鈞一瞧手錶，原來已十點鐘了。暗想：原來已這麼的晚了，怪不得他們事情都舒齊了。雪雁服侍定鈞穿上藍袍黑褂，微笑道：「五爺！恭喜你吧！」

定鈞握了她手，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雪雁！你別那麼說，叫我心裏難受。你待我的好處，我終不會忘你的。……」雪雁聽他這麼的聲明，知道五爺真有愛上我的意思。一顆芳心，得到了深深的安慰。粉臉兒上塗了一圓圓的嬌紅，却是含笑不答。

就在這當兒，紫霞急急的來催道：「新五奶奶已經到了，五爺快些出去吧！」定鈞一聽，不知怎麼的？心兒會加速度地跳躍起來。遂三脚兩步的走到上房裏，祇見麗娟穿了一件緋紅繡花軟綢的旗袍，坐在椅子上，垂首出神，旁邊陪站的是個林媽。

定鈞先到床邊，望了望梅老太，祇見母親的兩眼在向上泛。一時便急叫道：「媽！媽！……」經定鈞這麼的一喊，定國定邦定鈺，大嫂二嫂三嫂等都走上去看。見老太太的神色不對，遂也連喊媽媽。孟起知道靠不住了，遂急把定鈞拉着，一面向林媽說道：「你快把小姐扶出來到外面拜天地和祖先吧！」

這時外面一間室中，原早已預備舒齊。定鈞和麗娟心慌意亂的拜了天地和祖先，正欲向孟起雙雙跪拜的時候，忽然聽得裏面已播送出來一陣哭聲。孟起這就急了，一面連說罷了，一面把身子已飛樣走進上房裏去。於是定鈞麗娟也急急奔到房中，祇見大大小小的都已在前跪下了。紫霞雪雁在點棒香，交到衆人的手裏去。定鈞一陣心痛，便伏到床邊去，見母親已合眼去了。於是他便放聲大哭，接着號哭之聲，震耳欲聾。孟起站在一旁，也是揮淚不已。

哭了一回，孟起令衆人止哀，說辦理後事要緊。定國定邦等早已命人在大廳中陳設素幃，五個兒子把梅老太遺體移到大廳。賬房間也着人去發報喪條子，一面喊裁衣匠到來，把大大小小的白衣服尺寸量了，趕緊製來。梅老太的壽衣壽材都在數年前就備舒齊了，所以對於這層却不用忙碌了。

這一晚大家都沒有睡，大廳上陪了一夜的屍體。孟起因定鈞是新婚，所以叫他們祇管回房去息息。定鈞不肯，麗娟當然更沒有話說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白衣服都已送到，共計大小四十二件。各人都認開拿去穿上，這時親友都已到來吊祭。一時耳中唯聞號哭之聲，令人慘不忍聽。

麗娟想不到自己結婚的儀式竟如此的草草，這是多麼的命苦。但既結過婚後，定鈞對自

己却並沒有一句話。想到這幾個月之中，他沒有到我家來過一次，就可知他對我也並沒有十分的感情。既然心中恨我，當初何必答應這頭婚姻？那麼他不是明明有意的在害我嗎？麗娟想到這裏，心中愈加悲痛，因此她也哭得更爲傷心。她在每一次的哭，總是就停止的。大家混哭的時候，倒也沒有注意。待她一個人哭的時候，因了空氣寂靜的緣故，所以其哭聲慘絕哀絕，令人觸鼻辛酸。聽者無不嘖嘖贊嘆，就是定鈞也暗自奇怪。但誰能瞭解她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呢！

梅老太入殮畢，預備在家停棺至終七，再送到寄棺所裏去。在這七七四十九天的日子中，孟起已和雪竇寺下院接妥，用四十九個高僧，在家拜梁王懺，超度梅老太早昇佛國。

這天晚上，大家方才各自回房安睡。計算起來，衆人已有三十六個小時沒有睡了。定鈞到了房中，因爲倦極，所以倒頭便睡。麗娟坐在房中，見壁上掛着姊姊秀娟的小照，從這一點看，可見定鈞愛姊姊之深，真所謂無以復加了。不過因他的愛姊姊之情深如海，更視他對自己的情冷若冰。總而言之，都是爲了母親的苛待姊姊，以致使他也恨到我的身上來了。麗娟這樣想着，不禁淚如泉湧。雪雁見新五奶奶歷這的傷心，以爲她是多情軟心腸人。遂低低的說道：「新奶奶！你也別傷心了，時已不早，兩天沒睡了，還是早些兒安息吧！」麗娟含淚點了點頭，雪雁遂悄悄地走出房外去了。



雪雁走後，室中是只剩麗娟一個人了。她望着床上的定鈞，是睡得十分的濃。不免癡癡的暗想，我和他結過婚了，那麼我們不是已成爲夫婦了嗎？但我總覺得好像很隔膜似的，這原因當然是我們結婚的儀式太簡單了。不過他假使愛我的話，對我總也有幾句安慰的話，誰知從昨天到現在却是沒有和我交談過一句話，他這算什麼意思呢？唉！天哪！你不是太給我受一些兒委屈了嗎？想到這裏，幾乎要哭出聲音來了。但又恐被下人們笑話，所以她又竭力地忍住了。

這時梳妝檯上的鐘，已鳴十下了。麗娟人疲神倦，覺難以自支，遂站起身子，意欲脫衣去睡。但一個女孩兒家，如何好意思就睡到他的被窩裏去？轉念一想，我們是夫妻呀！難道還用怕羞嗎？不過照情理上說，定鈞剛才是應該招呼我睡覺的。他不叫我，我豈能這麼的輕狂嗎？其實這是因爲麗娟平日自尊心很重，所以有此考慮。否則既成夫婦，理應同衾共枕，那裏來輕狂兩個字呢？可是麗娟猶委決不下，始終鼓不起這個勇氣。她呆住了一回，淚水又撲簌簌的滾了下來。不料這時床上的定鈞，却轉了一個身子。麗娟慌忙收束淚水，定鈞睜眼見了床前的麗娟，情不自禁的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怎麼還不睡覺嗎？……」

有了定鈞這一句話，麗娟胆子就大了許多。於是便脫衣就寢，待她鑽身到被窩內去的時候，見定鈞早已呼呼地入睡去了。麗娟這時的芳心，真有些說不出的甜酸苦辣的滋味。她奇

怪着定鈞的舉動，若有情若無情，也猜不透他到底是什麼心思？但不到十分鐘之久，麗娟也沈沈的入夢鄉去了。

次日早晨，定鈞先一覺醒來。因為在平日是祇有一個人睡的，今天突然發覺身旁有了軟綿綿熱烘烘的一個身體。他也有些睡糊塗了，所以免不得先吃了一驚。回眸去望，見麗娟的嬌靨，正湊在自己頰邊，他沉思了良久，方才把前天和昨天的事情一幕一幕地想起來。是的，我和麗娟是結婚了，而且母親也確實已經死了。麗娟的粉臉兒是嬌紅得可愛的，沒有一些脂粉，完全是天然的紅暈，她感了兩條彎彎的翠眉，微閉着杏眼，長睫毛連成了一條線，鼻息微微，吹氣如蘭。祇覺有股子細細的幽香，從她身上發散出來似的，令人有些心神欲醉。定鈞瞧了此情，想起自己對她冷淡的樣子，一時也不免惋惜起來。伸手理了她一下亂的雲髮，却是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

不料她定鈞這麼的一下子舉動後，却把麗娟授醒過來了。她微微地睜開星眸，纖手揉擦了一下眼皮。秋波送了他一瞥嬌羞而嫵媚的目光，不禁嫣然一笑。定鈞見她柔媚得令人在可愛之中不免帶有些可憐的成分，遂低低的說道：「我把你吵醒了罷！」

「不！我自己也要醒來了。……」麗娟搖了搖頭，溫柔地回答，大有報報然不勝羞澀的意態。

定鈞從她這一句話中，體會出她是個很溫柔的姑娘。不過一個少女，在自己丈夫的面前，總有這一副媚態，却也算不了希奇。遂說道：「昨晚真倦極了，睡在床上像死過去了一樣，你什麼時候躺下來的？」

麗娟聽他這樣問，心中把昨晚的誤會倒又渙然了。暗想，人家沒了母親，兼之人倦神疲，睡也來不及，那兒還有工夫和自己說話嗎？不禁又嫣然笑道：「十點光景，你不是還問我怎不睡覺嗎？」

定鈞想了一回，方才記得了，哦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這半個月來，人兒好像在夢中，顛顛倒倒，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」

「那是當然，像春天我家一樣，姊姊才沒，爸爸又沒了，把人都弄得昏糊了。」麗娟是明白個中的滋味，點了點頭，很表同情的回答。

定鈞聽她提起秀娟，遂故意向她探問道：「你姊姊和爸爸沒後，你常常有夢嗎？」麗娟不知其意，遂從實告訴道：「說也奇怪，照理該有許多的夢，但我却没有清清楚楚的夢見過他們。」

定鈞暗想，你不記置她，安得有夢，一時又頗為不悅。麗娟這時又悄悄地問道：「自從爸爸沒後，你怎麼一次也沒有來我家走走？」定鈞倒被他問住了，但終有個推托之辭可以說

的。遂道：「原欲望你，可是我家接連的妹妹出走，媽媽病了，一直也沒有安靜過。」麗娟笑了一笑，秋波斜乜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也許不是爲了這些變故那麼的簡單，我倒明白你心中的意思。……」

定鈞聽她這麼的說，心頭別別的跳躍，情不自禁的紅暈了兩頰。急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。你還知道我心中有些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無非恨着我罷了。……」麗娟秋波盈盈的逼了他一瞥哀怨的目光，她的語聲是帶有悽惶的成分。同時粉嫩的臉頰上，也塗了一圓圈玫瑰的色彩。

「這話益發奇怪了，我爲什麼要恨你呢？」定鈞想不到她一語道破了自己的心事，一顆心兒這就愈加的忐忑起來。遂情不自禁的拉了她手兒，把身子去偎近了她一些。

麗娟趁此機會，也把嬌軀緊偎到他的懷裏去。微仰了脖子，哀怨地瞟他一眼。低低的道：「明人不必細說，祇要你自己心中明白也就是了。但我也希望你聲明和解釋，所謂日久見人心，反正我們夫妻的日子長哩！」

定鈞聽她這樣說，心中未免有些感動。遂捧了她的粉頰，正欲給她有個親熱的表示。忽然聽得雪雁在門外叫道：「五爺五奶奶！你們快起來吧！志光小少爺咽了氣了，老太爺昏厥過去了呢！」

定的一聽大姪兒死了，爸爸昏厥過去，一時心慌意亂的和麗娟匆匆的披衣起身，也來不及洗臉漱口，就一同奔到大哥的房中。祇見大嫂哭得滿地亂滾，幾個丫環僕婦都勸她不住。大哥，二哥，三哥等都圍在沙發旁，連喊着爸爸。二嫂三嫂擰手巾倒開水，混亂得一團糟似的。於是也走到父親的旁邊，才見悠悠地醒了轉來。孟起頓足泣道：「家門不幸，何至於此？喪我長孫，天心何其酷耶？……」言訖，捶胸揮淚不已。衆人聞之，也無不淚如雨下。定國會淚說道：「爸爸！你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千萬不要這個樣子。這是劫數難逃！非人力所能挽回，徒然悲傷也是沒用的。」

孟起揮淚不語，唯有長嘆而已。這時二嫂三嫂等也把大嫂從地上抱起，扶到沙發上坐下，百般的安慰勸解。但大嫂兀是放聲大哭，悲痛不已。

梅老太房中的老媽子，素與大嫂不睦。今見此情景，暗自嘆道：哭其子死之痛，有甚於哭其姑者，此世人大都如此也。大家正在混亂，紫霞進來報告，說香燭已點，大家上飯去吧！衆人聽了，便各披白衣，一一的到梅老太靈前去拜祭了。

光陰匆匆，早又到臘月的天氣了。梅老太的死，連百日之期都過去了。從此梅公館裏的景象，是顯得分外的悽涼了。麗娟見定鈞對自己的態度，一回兒親熱，一回兒冷淡，心中很是悲哀。兼之這幾天連日嘔噁，雖很想食吃，但却吃不多，一吃即嫌。這日想着有半個月不

曾回家探母了，於是和定鈞商量，說大家去望一次。定鈞道：「大冷的天，我不高興去，你要去自己一個人去好了。」

麗娟聽了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我和你結婚到現在，也有四個月了，但你到我家，却祇有去了兩次。你縱然恨我母親，但你也該瞧在我的面上……就是你也恨我吧！那麼你也該想想我腹中的一塊肉吧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不禁淒然淚下。

定鈞不答，却轉身自管出外了。麗娟上前拉住他，說道：「你到那兒去？……」定鈞回頭冷笑道：「你管我到那兒去？我祇不想見你家中那個老東西！……」說時，摔脫了她的手，憤憤地走了。

麗娟聽了這些話，真是痛到心頭。不禁倒在床上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雪雁從裏間趕出來，見此情景，遂低低叫奶奶道：「你是有身孕的人，別老是傷心吧！好好兒的如何又鬧起來了？」

麗娟哭泣了一回，方才坐起床來，淚眼盈盈的向她告訴。說道：「假使把我換作你吧！你會不會心痛？誰都有父母的，自己父母縱然不好到如何程度？但到底是父母。雖然他也有緣故，不過我又有何罪？使我竟這麼的難堪？」說畢，又泣。

雪雁在這四個月的日子中，她也覺察到麗娟的待人可觀，所以很給她表示同情，兩人感

情也好。此刻聽了這話，也不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五爺真也古怪，我也勸過他好多次，但他還是改不掉那副脾氣。五奶奶！你不要傷心，五爺終會想明白過來的，自己身子保重要緊。」說時，又擰了手巾給她拭淚。

麗娟擦了眼皮，嘆息了一回，忽然一陣噁心，把剛才吃下的一些食物，全又吐到痰盂裏去。雪雁瞧此情景，也暗自傷心，遂伸手揉擦她的背脊，一面拿開水給她漱口。麗娟回身到床邊坐下，向雪雁道：「你去瞧瞧他，他在那個房中？還是出去了？他身上穿得很單薄，把那件厚呢睡衣帶了去，回頭回房又着了寒哩！」

雪雁見五奶奶兀是這樣愛惜五爺，一時愈加代為傷感。因見火爐內已將完燃料，便加了煤後，把睡衣拿着，匆匆的出去了。

不多一回，雪雁回來，說五爺在二奶奶房中閒談，他們要玩牌哩！麗娟這才放心，遂歪在床上躺了一回。一時不免暗恨母親，害了女兒的終身。又自嘆道：「姊姊！你的死，我作妹妹的是沒有一些兒罪惡呀！假使你魂而有知的話，該向五哥來託一個夢，勸勸他別對我這麼的難堪吧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嗚嗚咽咽的啜泣起來。

不料這時，忽然外面報說，林媽來了。麗娟慌忙收束淚痕，祇見林媽已跨步進房，見姑娘歪在床上。遂問道：「二小姐！你睡中覺嗎？」

麗娟勉強含笑，問媽的好。林媽道：「太太有些不舒服，睡在床上已近十天了，她想念小姐，所以叫我來接二小姐回去住幾天。五爺呢？出去了嗎？……」

麗娟聽媽已病了十天，心中很是焦急。但要我回家去住幾天，又恐定鈞不答應。所以鎖了翠眉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雪雁已倒上了茶，林媽道了謝。她見二小姐臉上沾了絲絲淚痕，心知有異。遂悄聲兒問道：「二小姐！你和五爺鬧過嘴了嗎？」

麗娟這才搔了搔頭，說沒有，因為我嘔吐過了。一面又向雪雁說道：「你和五爺去說一聲，我媽有病，已着林媽來陪我去住幾天。」

雪雁答應了一聲，遂匆匆的去了。不多一回，回進房來。說道：「五爺說好的，明天五爺會來伴你的。」麗娟聽這話倒還合乎情理，遂向雪雁叮囑了一回，和林媽坐車去了。

這晚定鈞回房，向雪雁問道：「林媽來陪奶奶回家，這話是不是你給她圓的謊？」雪雁想不到五爺回到房中會這麼的問，遂怔住了一回子。正色的道：「這是真的事情，我怎麼敢騙五爺？」

定鈞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她這次去了，就一輩子別回來。她不是明明的和我賭着氣嗎？」雪雁吃了一驚，忙辯白着道：「五爺！你別冤枉五奶奶了，她何嘗和五爺賭過氣？假使她和你賭氣的話，也不會叫我拿衣服給你穿了。五奶奶是可憐的，她母親待秀娟小姐不好；和五



奶奶原不相干的呀！況且她如今有了身孕，五爺也少給她氣受吧！」

定鈞望了雪雁一眼，又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她給你多少的好處？你現在這人就變了。……」

雪雁聽定鈞這樣說，忍不住嘆了一口氣，却低頭不語。定鈞把脚一頓，送恨恨的躺到床上去了。雪雁走到床邊，向他柔聲的道：「五爺！要睡好好兒脫了衣服睡，這樣容易受寒的。」定鈞聽了，不理睬她。雪雁覺得五爺直還不脫孩子的脾氣，沒有辦法，祇好伸手給他解紐絆。定鈞一揀手，說道：「別理我，你自管去睡吧！」

「何苦來？和我生這個氣？我說的也是實情實理的話，你既然恨着五奶奶，當初何必答應這個婚姻？害了人家的終身，也不忍心呀！……」雪雁被他摔痛了手，微蹙了眉尖，向他低低的說着。

定鈞却猛可回過身子，向她瞪了一眼。說道：「我害她的什麼？還是沒有給她吃？還是沒有給她穿？你別管我這些閒事，快給我滾吧！……」

雪雁自從服侍定鈞以來，從來沒有給他這麼的怒叱過，今晚還是破題兒第一遭。一時悲酸萬分，遂把身子退到沙發上去坐下了，淚水不免湧了出來。定鈞既罵了她之後，一時倒又後悔了。望着她楚楚可憐的姿態，不禁愕住了一回子。良久方道：「雪雁！我錯了，你別傷

心吧！」

雪雁被他這麼的一說，眼淚愈加落了下來。站起身子，却向房門口走了。定鈞忙又叫道：「雪雁！你回來呀！」但雪雁這次也不理睬他，自管回房去了。

定鈞知道自己太不應該，向她罵滾出去，一時十分難受，猛抬頭又見壁上的秀娟小照，使他更激起無限的傷心，倒在床上，忍不住啜泣不止。

雪雁其實並沒有走遠，在房門口站着，聽定鈞在房中哭泣，她也陪着流了一回淚。良久之後，見房中已沒有了動靜，知道定鈞已睡熟了，於是又躡着腳兒步入房中。祇見定鈞和衣歪着，連被也沒有蓋上。不禁嘆了一聲，拿被給他輕輕蓋上了，方才退出房去了。

第二天定鈞起來向雪雁賠錯，雪雁嫣然笑道：「過去的小事，還提他作什麼？」定鈞聽了，益發感動，握了她手兒，由不得親熱了一回。

下午定鈞出去玩兒了，雪雁問他上那兒去？定鈞說隨便散散心。雪雁道：「何不到五奶奶家中去一次，順便去望望她娘。心裏雖恨，道理終是這個樣子的。」

定鈞口裏答應，心中却在發狠，恨不得她會死了，我也痛快哩！一面跨着步手，便走出去了。定鈞這一去後，直到吃晚飯的時候，還沒有回來。雪雁以為一定在五奶奶家中留飯了，心裏倒很喜歡。但又放心不下，遂打個電話去詢問。不料麗娟回答，說五爺沒有來過。

雪雁聽了，心中一跳。遂忙道：「那麼老太太病兒好些了嗎？倘然好些了，奶奶就回家來了  
吧！」

麗娟聽了這話，心中很明白，遂說聲知道了，把電話掛斷。回到房中，竹太太躺在床上，見麗娟眉尖鎖愁的進來，問怎麼了？麗娟嘆道：「雪雁告訴我，他出去了一下午，此刻也沒回去。唉！沒有我在家，他就一個時辰都住不下。」

竹太太聽了，也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我也明白定鈞所以和我不對，無非爲了秀娟罷了。早知如此，悔不該再把你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因爲兩小口子是好的，我怎麼能說這些話呢？於是又道：「女兒給了人家，就由不得我們的主意了。既然如此，孩子你就回去吧！」說時，撲簌簌的掉下淚來。

麗娟也傷心淚落，竹太太長嘆一聲，泣道：「今日祇落得如此淒清，乃是我罪有應得，所謂眼前報應，雖懊悔可是却來不及了。」

麗娟聽了，沒有作答，也唯有傷心淚下而已。

晚飯畢，竹太太因不忍爲了自己而傷他們兩小口子的感情，所以連催麗娟回去。麗娟雖有依戀之情，但也祇好含淚叮囑林媽好生侍候，匆匆而別。

回到家中，定鈞還沒有回來，便問雪雁，他是到那兒去的？雪雁道：「他沒有告訴到那

兒去？祇說隨便散心，我曾經囑他來瞧奶奶，不料他嘴應心不應呢？」

麗娟低頭無語，雪雁問奶奶可曾用飯？麗娟點頭，雪雁倒上一盃茶，兩人又說了一回話，看時候已九點了，麗娟使叫雪雁自管吃飯，不用等候他了，想來他是在外面吃飯了。

這晚定鈞回家，已在子夜一點了。麗娟雪雁兩人在燈下作活，却一直等到他回家。兩人見了，忙放下活針，含笑站起。雪雁倒了一盃茶後，遂悄悄地退出去了。麗娟伸手去接他大衣，說道：「外面風很大吧！」

定鈞却把大衣擲到沙發上去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你還用回家來了嗎？反正你一輩子和娘作伴去好了。」

麗娟把他大衣從沙發上拿起，掛到衣櫥裏去。回身說道：「唛！我不是差雪雁問過你，你自己答應我去的呀！」

定鈞這回却没有作答，自管坐到沙發上去。麗娟把他睡鞋放在面前，蹲身欲給他解皮鞋的帶子。定鈞心中有些不忍，遂說道：「我自己脫吧！」麗娟祇好站起身子，不知怎麼的因為觸動了胎氣？她又再痰盂邊嘔嘔不停。

定鈞站起身子，說道：「嘔不出什麼東西，別多嘔了，爲什麼不早些睡？要直等到這個時候？」麗娟聽他這兩句話，又像憐惜自己，又像嗔恨自己。一時也不知是悲是喜，眼淚會

像雨一般的滾下來。

兩人睡到床去的時候，定鈞見她淚痕不乾的，遂冷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委曲了你？你總是這樣的傷心。」

麗娟哀怨地瞟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這個時代，家事國事，何事不足傷心？」定鈞聽了，不覺默然。兩人躺下，各人背對背的睡着。定鈞雖不聽她有哭的聲音，但感覺到她身子在微微地顫動的時候，也可見她是在傷心地哭了。也不知爲什麼緣故？一陣子悲酸觸鼻，他的眼淚也淌下頰來。

流光是很快的，一回兒又到第二年的春天了，麗娟的腹部是慢慢地隆高了，定鈞恨她娘的時候，便少不得要恨上了她。但見到她可憐的神情，心頭又覺得愛惜。所以他和麗娟說道：「你是已有四個月的身孕了，有身孕的人，是受不得氣的。我在家裏有時候總要使性子，害得你常常暗自淌淚，這對你是有害的。所以我意思，這學期轉到南京大學去讀書，暫時分離半年，待你產下孩子，我再回來好不好？」

麗娟聽他這樣說，不免又好氣又好笑。遂哀怨地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那麼你不會把小性兒改過一些嗎？你若愛我的，我給你罵打，我也甘心。你若不愛我的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不免聲淚俱墜。

定鈞聽了這話，感動得把她抱住了。說道：「麗妹！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這半年多日子來，我雖時使性子，你竟一無怨恨之意，所以我捫心自問，亦覺不忍。正因為愛你，所以我欲暫時和你離別幾月的。你放心，且保重自己身子要緊。……」

麗娟聽了，不禁嗚咽哭泣，定鈞抱着她亦哭。兩人哭了一回，麗娟勸留他不住，於是也祇好給他整理衣箱。到了第二天，定鈞和孟起說明往南京讀書，遂和麗娟洒淚作別矣！

定鈞和麗娟自分別之後，天南地北，各不相見。在書信往來中，果然感情好了許多。不知不覺的已到暑假之期，這天定鈞正在宿舍中憑窗閒眺綠蔭中的小島，飛鳴不息。忽然校役送進一封信，說上海有信來了。

## 第六章 兩性相印兩心碎返魂乏術

定鈞接過信封一瞧，見上面寫的很秀氣的筆跡，知道是麗娟的來信。遂倚在窗前，把信拆開，抽出信箋。就展開來唸道：

定鈞良人如握：春天裏分別以後，壁上的日曆一張一張的撕去，轉眼之間，一忽兒已有四個月了。這幾天陽光如火，炎熱逼人；且又日長如年，每日情思昏昏，身子懶得一些氣力也沒有。這一半原因，當然還是受了腹部隆起的累啦！你的校中大概

可以放暑假了吧！前次信中聽說你不預備回上海來，就在南京清涼山去避暑了。我聽了你這個消息，我心裏非常的難受。雖然我知道你不肯回上海，原是爲了愛護我身子的意思。不過我已分曉在即，盼望你的到來，真好像是大旱之望雲霓，你怎麼可以不回來呢？鈞哥！在當面我就覺得不敢向你解釋，在書信上說來，自然比較容易一些。你是一個多情而有志氣的青年，這凡是和你接近的親戚朋友都知道，那何況我還是你的妻子呢？然而你和我結婚之後，爲什麼這樣討厭我呢？是我容貌醜惡嗎？性情悍妬嗎？抑是學識淺薄嗎？我想不！這些決不是的，因爲即使我有以上之三惡，既然你已承認我是你的妻子，你必定也會愛憐我的。那麼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？難道說我和你命中是相沖的嗎？這當然更是無稽之談了。在這裏我就感到可恨，不過却不是恨你，也不是恨天，更不是恨別人，我祇恨的是自己。鈞哥！你是多情的，你是令人可愛的，我明白你所以討厭我，是爲了我母親的緣故。因爲母親雖不殺姊姊，但姊姊究係因受母親的委曲積疾而死的。並不是在已死的姊姊身上討好，我之愛姊姊，較之我自己尤甚。每購一物，每吃一食，我必與姊姊分之。雖然母親之好妬，令人髮指。但母親到底是母親，即哥置身於妹的環境，又將奈何歟？以上我覺得全是一篇廢話，如今我向你問一句，假使一個殺人罪犯的女兒，她在法

律上是不是有罪惡的？我想聰明如哥，當然有所悟然了。妹妹是個可憐癡心的女子，這四個月的日子中，心頭總覺得彷彿是失却了一件什麼珍貴的東西。前人云：一日不見，如三秋矣！何況遠長已有四個月的日子了嗎？暑夏的天氣，睡眠和飲食是最要留心的。否則，往往易病。現在我和你天涯地角，遙遙相隔，日不能親自照料飲食，夜不能侍候枕衿冷熱。唉！你叫我心中如何的能安呢？鈞哥！你回來吧！我情願天天見到你的臉，天天聽到你的說話。縱然我在你那兒受到了一百二十分的委曲，我也是甘心接受的。因為這比彼此不見面，心頭總要好過得多了。鈞哥！你別顧慮我，你祇管使小性兒，我願意聽到你的罵聲，我却不願意你一個人孤獨地流浪在異鄉呀！好哥哥！你縱然恨我，你也瞧瞧將要落地這個孩子的臉上吧！雖然時在子夜十二時，但寫到這裏，汗已雨下。雪雁叫我息息了，因此我也祇得擱筆。妹在這裏十萬分熱誠地要求哥哥早日回鄉，真是不勝感盼之至。專此奉懇，敬請

晏安！

晏麗娟檢衽 六月十四日夜

定鈞睚畢了這一封信，把他感激得不禁流下淚來。嘆息道：「唉！麗娟！你真不愧是秀娟的妹妹了。過去我的罪孽太重，因為我是太委曲你了。」

不料話聲未完，忽聽身後有個女子的聲音。笑嗔道：「好個無情無義的夫婿，偏會遇到



這麼一個多情多義的愛妻，真叫人不平極了。」

定鈞冷不防聽了這個話，心頭倒吃了一驚。急忙回頭去瞧，原來是校中同學秦玉卿小姐。一時不免緋紅了兩頰，望着她粉臉。笑道：「玉卿！多早晚進來的？我却一些兒也不理會，你真是善於窺人秘密的了。」

玉卿啐了他一口，却又嘆的一笑。說道：「我真做夢也想不到你的愛妻，原來就是我自己那麗娟妹妹呢！」

定鈞聚了這話，驚訝地說道：「什麼？麗娟你也認識嗎？」玉卿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我如何不認識？她是和我在上海道中女中時的同學，因為我祖父病了，所以在前年回鄉的。你不是梅家的五少爺啦？我和你做過半學期同學，却一些兒不知道你的身世呢！」

定鈞這才恍然，忙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梅家的老五。你和麗娟既是知己同學，怎麼你就不知道她的近況呢？」

玉卿嘆了一口氣，却又微笑道：「當初原有書信往來，後來不知怎麼的？彼此消息就疎遠了。這是兩人都不好，你懶我懶，因此也就不再提筆了。我覺得真奇怪，難道秀娟姊姊沒後，他們把麗娟妹妹又嫁給你了嗎？」

定鈞嘆道：「婚事的變化無窮，其神祕終莫過於我家了。秀娟本是我四哥的未婚妻，因

爲我四哥駿甚，所以爸爸把秀娟改配與我，今秀娟不幸死去，明允老伯臨終，又把麗娟繼配給我，這……豈不是奇事嗎？」

玉卿聽明允也死，感嘆殊甚。遂把秋波逗了他一瞥嬌媚的目光，微笑道：「秀娟麗娟是對瑤台姊妹，姿容之艷，允稱國色。今你雖不得與秀娟好合，然有麗娟補充，這也是你的幸福，爲何待麗娟若是之薄情，豈不令人痛恨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綑住粉臉，却有嗔恨之意。定鈞搖頭道：「我也自知錯了，不過我之恨麗娟，皆因其母苛待秀娟故也。以爲秀娟一定遭其妹之搬弄是非，故阿母視之爲眼中釘耳！」

玉卿忙道：「那你豈不委曲死麗妹了嗎？麗妹之仁愛，有甚於秀娟。秀娟的死，固然後母之罪，亦舊禮教婚姻之過錯，與麗妹何相干？你試瞧他這一封信中的詞句，當可知彼實乃天下第一多情姑娘了。所以我希望你快快省悟才好，因爲麗妹已給你所養了孩子，縱然她和秀娟不睦，你也不該冷待她呀！你既要恨她，當初就不該答應這頭婚事。所謂一錯在前，豈可再誤在後，你是個明達的人，豈能作此喪害天良的事情嗎？設若爲秀娟報仇，此更屬不妥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恨其母而害其女，此乃仁者所不取。況秀娟在日，愛妹亦復愛己，你害秀娟之手足，則秀娟魂而有知的話，豈非亦將痛哭於九泉之下了嗎？……我忠言直諫，還請三思才好。」

定鈞聽了她這一篇話，不禁連連的點頭，情不自主的把她手兒握了一陣。說道：「玉卿！你金玉良言，我如何敢不聽從呢？那麼這學期結束之後，我是該回上海去的了。」

玉卿聽了這話，粉臉兒上不免添上了一團團嬌紅。笑道：「在當時我原不知你是麗妹的夫婿，故而留你不必回上海去了，反正下學期終要來讀書，何必多勞往返。現在既然知道了，我怎麼還敢留你？希望你立刻動身才好呢！」

「玉卿！你真是個多情的姑娘，我心裏太感激你了。祇恨我分身乏術，你這一分兒的情義，我也祇好待來生報答你了。」定鈞把她手兒搖撼了一陣，話聲是非常的多情。

玉卿微微的一笑，說道：「我也沒有待你怎麼的好？你何必說這些話？我以為愛的範圍很廣，我們雖不能成爲夫婦之愛。但友誼之愛，終可以永久存在的。我希望你能夠加倍地去愛護你的麗妹，我那心中的快樂，實較之愛我自己要勝過多多了。」

定鈞聽了，感嘆不已。說道：「男子的無良若我，更觀女子的多情如你。我這次到南京來求學，遇見了秦小姐，承蒙一見如故，傾心訂交，把我心中思念麗妹之情更淡薄了。所以你留我住到你家中去，我也答應了，在我心中確實有和麗妹離婚之意。如今我的秘密既被你知悉，在常人處此，必向我更進讒言，因為我們這四個月來的情愛不是也太深了嗎？然而你既知之，却向我忠言直諫，使我頓開茅塞。從這一點看來，你不但是多情，而且也太有思想

了，怎不叫我感到心頭嗎？」

玉卿很得意的揚了揚眉毛兒，撇着酒渦兒，嫣然地一笑。說道：「爲一己之私愛，而破壞人家一對美滿的家庭，這於心何忍。就是你的夫人，和我莫不相關，我亦不忍，何況是我的知友嗎？倘若你有和麗妹離婚之意，欲和我結合，此等不情不義的行動，我若盡知底細的話，我也決不會來愛上你的了。」

定鈞連聲說是，心中愈加敬愛。兩人又閒談一回，也就分手走開。當晚定鈞寫了一封回信給麗娟，大意謂你的意思我已明白，然回上海與否？尚未決定，屆時再行告知。在定鈞所以這樣的寫，是叫麗娟明日見我回去，可以又有意外地驚喜的感覺。不料麗娟接到此信，免不得猜疑不定，暗暗地又傷心了一回子。

定鈞寫好信，去丟信回來在途中的時候，却遇到了一個年輕的女子。雖在街燈依稀之下，因爲距離得近，彼此自然瞧了一個清楚。兩人這就不約而同的啊啣了一聲，祇見那少女猛可撲到定鈞的懷裏便嗚咽的哭起來了。

「妹妹！妹妹！原來你在南京嗎？唉你怎麼就不預備回家了呢？我知道丹楓是和你一同走的，不知道你們在南京幹些什麼事情呢？」原來這個少女就是定鈞的妹子碧雲。當時碧雲聽他這麼的問，便痛斷肝腸的泣道：「我害了丹楓，我害了丹楓，丹楓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已死

了。……」

「啊，妹妹！這麼一個強壯的人如何會死的？……他……他是患了什麼病症啊！」這消息驟然聽到定鈞的耳中，他忍不住又失聲地叫起來，急急的追問。

「唉！一言難情，哥哥！大街上不是說話之所，我們到前面這家冷飲室去坐一回吧！」碧雲哭過了一回，方才拭了眼淚，向他低低的回答。

於是兄妹倆一同步到美美冷飲室，各喊了一瓶鮮橘水。定鈞見妹妹人兒清瘦得多了，愈顯得楚楚可憐。遂悄悄地問道：「妹妹！你快告訴我吧！那麼你現在怎樣的生活呢？」

碧雲嘆了一口氣，淚又雨下，良久。方低低的說道：「哥哥！素臣的爲人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豈肯屈服在這黑暗勢力下的婚姻中嗎？所以我和丹楓在一度商量之後，便決定爲自由幸福而脫離家庭共同情奔。不料我們一同到南京之後，丹楓在路上因偶染感冒，以致慷慨成病，我便即把他送入生生醫院治病，這是萬萬也料不到的，一個年強力壯的人，會在微病之下而喪了性命，天啊！這豈是大數難逃嗎？唉！哥哥！我知道丹楓的死，是冤枉的，是委曲的。固然是我害了他，按諸實際，却是母親殺死他的，母親若不強迫我們這個婚姻，我們又何至於情奔，既不到南京，丹楓也不會病，不病又豈會死？這不是專制婚姻在無形中殺人嗎？丹楓的死，和秀娟的死是一樣的，我心頭祇感到憤恨悲痛極了，我恨不得也從死於地

下，但自辱到底太無勇氣，況且丹楓臨終，再三勸我勸慰我，叫我從惡劣的環境下更要努力奮鬥！並且叫我回上海家中去。哥哥！你想，我活活的害死了一個有作爲的青年，我和家庭之仇，可謂誓不兩立，我豈肯再回家來丟這個臉嗎？所以我縱然在他鄉作了餓殍，我也決不再回家了。幸而天無絕人之路，醫院院長見我可憐，遂允我在院中作看護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增進了不少的醫學智識，爲世界上最痛苦的病者服務，覺人生的心靈，亦有所寄託了。哥哥！想不到我兄妹倆一絲命苦一樣可憐啊！碧雲一口氣說到這裏，淚水早又撲簌簌的滾了下來。

定鈞聽了，也陪着落了一回眼淚。便說道：「妹妹！你知道家中也發生了許多不幸的事情了嗎？媽媽已死，志光也死，我却和麗娟推行花燭了。」

碧雲一聽母親死了，雖然心中怨恨，但也由不得一陣痛傷，失聲哭泣起來。急問詳細的情形？定鈞含淚遂把家中之不幸，訴說了一遍。並且又道：「我瞧瞧妹妹在南京太苦了，還是回到家中去吧！可憐自你走後，母親深悔不及，爸爸又和媽吵鬧，現在媽媽死了，你也該回家去瞧瞧爸爸老人家了。」

「哥哥！妹妹不肖，累媽媽死矣！現在我也沒有臉兒再回家去，爸爸那兒？也祇好請代爲叩安吧！但哥哥怎麼好好兒又上南京來讀書了？」碧雲聽了，搖了搖頭，却堅決地回答。

她因哭得，而又哭起丹桂來，因此淚就水不斷的流着。

定鈞遂也把自己苦衷，向她訴說。並道：「現在麗娟已將分娩，她今日有信給我，妹妹！你瞧吧！讀了此信，若不使我回心轉意，我豈還是人類中的一分子嗎？」說時，把袋中信兒取出，交與她瞧。碧雲讀畢，亦感動殊甚。點頭道：「麗娟既如是之多情可憐，哥哥千萬不要給她再受委曲了，況且她腹中已有哥哥的骨血了。願哥哥前途光明，終身幸福，不像妹之薄命，恐永無見天日之時哩！」說罷，又涕泣不止。

定鈞聽了，亦垂淚不已。兄妹泣了一回，把鮮橘水喝了，付去賬，遂一同走出冷飲室。兩人在人行道上跋了一回，彼此又勸了一回，方才各自分手回去。

從此以後，兄妹倆人，時相往來，倒也不覺寂寞。而且碧雲和玉卿也認識了，兩人情投意合，心心相惜，也十分的知己。光陰匆匆，各學校早已結束，定鈞也就預備回上海去了。這天他匆匆的去找碧雲，叫她一同回上海去。碧雲垂淚道：「妹子決不會回去了，哥哥在爸爸老人家面前多多問安罷！」

「妹妹！你那又有何苦來呢？你在異鄉客地，一個人孤零零的，叫我們心中如何能放得下？別拗執了，快同我一塊兒回去，爸爸是不會責罵你的，可憐他老人家是多麼的想念你，見妹妹回家，恐怕真要歡得淌下淚來呢！」定鈞知道她心中的意思，遂向她低低的勸慰。

不料碧雲却搖了搖頭，嘆了一口氣。堅決地道：「我也明白爸爸是疼愛我，不會見責的。祇是我心裏自覺慚愧，沒有臉顏見衆人罷了。雖然我在異鄉客地，但我每日遇到的都是可憐的病人，在他們稍會全愈的時候，都會向我表示感激親熱的樣子。這情意我認爲是世界上最真摯誠懇的，強似家庭中那些虛偽的敷衍的好得多了。所以我決不會感到孤零，我祇有步入了人類互愛的階段了。哥哥！老實的說，我和丹楓所以拋家出走，心頭是存了多麼的熱望，滿想預備得到光明的前途。不料願與事違，竟給我這樣慘痛的結局，這是我的命耶？抑是家庭之禍害耶？唉！哥哥！我不願說，我心中已沒有家，已沒有一切，我本來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呀！」碧雲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又淚如泉湧。

定鈞知道她是灰心到了極點，而且也是痛恨到了極點的意思。遂也眼皮兒一紅，搖頭嘆道：「這是大嫂害了你了，不過妹妹還是年輕的姑娘，豈能抱此消極的思想。往後的幸福不是依然很多的嗎？」

碧雲拭了一回眼淚，說道：「這我當然也很明白，祇不過我心裏感到不忍罷了。因爲丹楓的死，到底是我連累他的。唉！丹楓會遭此不幸而早夭，這豈是命中註定的嗎？」

定鈞聽她話中，大有終身寡居的意思，一時萬分傷心，淚水也奪眶而出。遂也不再勸她回去，祇囑她在外一切小心，有空的時候，常可以到秦玉卿家中去玩玩。你的衣服大衣等聽



用物件，我回家後當着人送上，若要錢用，我也隨時會匯來的。碧雲聽哥哥這樣疼愛自己，也不免感極而泣。兄妹倆哭了一回，也就洒淚分別矣！

定鈞又到玉卿那兒去辭行，玉卿還請他吃了午飯，然後送他動身到大車站。臨別，兩人依依不捨，不忍分別。最後，方說得一句前途保重，遂含淚分離了。

火車到了上海，定鈞坐車急急趕到家中。先到上房裏見過爸爸，孟起很是歡喜。遂說道：「你妻子分燒在即，原也該回家的了。」定鈞又把在南京遇見妹妹的話告訴，却把丹楓一同情奔的事實隱瞞了。孟起聽女兒有了下落，不禁又悲又喜。遂含淚急道：「那麼你怎不叫她一同回家呢？」

定鈞遂忙又告訴道：「妹妹說沒有臉兒再回來見爸爸，她願意終身服膺病者，為大眾謀一些幸福。我想她既已打定主意，遂也不必強勸。因為回家之後，也使她多加重一層痛苦罷了。祇是妹妹家中的衣服，她在外面都要穿的，所以明兒該派人送送去。」

孟起聽了，點了點頭，又沉吟了一回。說道：「明兒我帶張媽親自去望望她，唉！這孩子太可憐了。」定鈞見爸爸愛妹如此，心中很歡喜。父子兩人又閒談了一回，孟起因催他回房去息一回兒。定鈞心中記置麗娟，於是到自己房中去了。

定鈞還沒跨步進房，祇見雪雁已笑盈盈的迎在房門口了。叫道：「五爺！你倒也想着回

來了。爲什麼上封信中還是沒有一定的樣子，可憐志得五奶奶人哭了一整天。」雪雁說着，一面打起湘簾，一面秋波逗給他一瞥嬌嗔的目光，不免帶有些兒怨恨的成分。

定鈞一面含笑點頭，一面已走進房中。祇見麗娟穿了一件薄紗的旗袍，也早已迎在房中。一見了定鈞，也不知是喜是怨。她含笑祇叫了一聲五哥！却是淌下眼淚來了。定鈞這時也由不得起了一陣愛憐之心，遂搶步上前，把她手兒握住了。叫了一聲麗妹，向她粉臉兒凝望着呆住了。良久，這才拿了方小怕兒，親自給她拭去了眼淚。笑道：「妹！你一向身體好？……」

麗娟對於定鈞會回來，已經是意料不到的了。此刻又見他柔情蜜意的樣子，一時更所夢想不到。因爲是喜歡過了度，所以她的眼淚竟不由自主的滾了下來。但她又怕定鈞生氣，粉臉上兀是含了嫵媚的嬌笑。溫和地答道：「我倒很好，你也好嗎？」

定鈞點點頭，因爲她頰上又沾了絲絲淚痕。遂笑着道：「我回來了，你怎麼倒反而傷心起來了呢？」麗娟一聽這話，慌忙把手兒來回的揉擦了一下眼皮。笑道：「誰傷心？我是因爲太喜歡的緣故呀！五哥！快脫了衣服，吹吹電風息一回，回頭叫雪雁開西瓜吃。」

於是定鈞脫了白嗶吱的上裝，麗娟親自接去掛好。雖然已是黃昏的時候，但殘暑未消，依然十分炎熱。這時雪雁倒上兩盃汽水，望着定鈞祇是抿着嘴兒啞啞的笑。定鈞被她笑得

好意思，忽然想着了碧雲。遂告訴她道：「你六小姐也在南京生生醫院作看護，……」

麗娟雪雁聽了，不約而同的啊啞了一聲。笑道：「真的嗎？那你爲何不拉她一同回家呢？」定鈞道：「她不肯回家，我也沒有辦法。」雪雁悄聲兒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六小姐真有眼睛，幸而不曾答應了這頭婚姻，否則真尷尬了。」

「怎麼啦？難道衛家發生什麼變故了嗎？」定鈞聽她這麼的說，心裏奇怪，忙急急的追問。麗娟道：「大嫂的弟弟素臣已經在三個月前死了，聽說死得很不名譽。大概爲了一個舞女，和人家爭風吃醋，竟被人家叫流氓用斧頭劈死了。」

定鈞聽了，深深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假使母親還在，聽了這個消息，心中真不知作何感想呢？」雪雁道：「五爺五奶奶且喝了汽水，我開西瓜去了。」說着，便走出房去了。

定鈞握了孟子，覺得這汽水是冰過的。遂向麗娟忙道：「冰過的東西，你是不可以吃的，我想你回頭還是吃西瓜吧！」

麗娟聽他這麼的說，覺得自結婚到現在，對於定鈞這樣關心自己的話，實在還祇有第一次聽到。心中不免暗想，隔別了四個月後，果然他人兒變換樣子了，難道他真想明白過來了嗎？遂微笑道：「雪雁也勸我不要吃，可是我偏又怕熱，看見冷的食品，就愛得了不得，我想少喝些兒也沒有關係的。」

「那麼你祇能喝小半盃的，啣在嘴裏不要立刻咽下去，知道嗎？」定鈞點頭，向她又很認真的叮囑着。一面把自己一盃汽水喝完，一面却伸過手兒去。笑道：「拿來我喝吧！」

麗娟才喝上了兩口，便聽他這麼的說，一時忍不住微微的一笑，因為不忍拂他的意思，遂把自己一盃也遞過去了。不多一回，雪雁把西瓜開上，於是三人又圍着桌子吃了。

吃畢西瓜，麗娟催定鈞去洗澡。說道：「我給你擦背去，你身子也覺腌臢了吧！」定鈞道：「你凸着肚子，那怎麼行？我不要你擦背，你也息息吧！」

麗娟芳心兒蕩漾了一下，抿嘴嫣然的一笑，秋波向雪雁瞟了一眼。說道：「那麼雪雁伴五爺到浴室去吧！」雪雁聽了這話，粉臉兒早已緋紅起來，逗給她一個嬌嗔。赧赧然的說道：「奶奶！你這是什麼話？……五爺又不是第一次到來，難道連浴室都不認得了嗎？」說着話，把身子先逃到院子外去了。

定鈞聽麗娟這麼的說，也是一怔。笑道：「你怎麼和她開起玩笑來？無怪雪雁害羞澀了。」麗娟含笑不答，定鈞便自到浴室去了。過了一回，雪雁進來。見定鈞已不在房中，遂向麗娟逗了一瞥嗔恨的目光。笑道：「你這話算什麼意思，叫人不是難爲情嗎？」

「那有什麼難爲情？你這妮子！我欲成全了你，你難道倒不喜歡嗎？」雪雁再也想不到麗娟會說出這幾句話來，不免又喜又羞，緋紅了兩頰，却是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良久，說

了一句我不，她却也笑了。麗娟道：「上封信中還是寫得那麼的冷淡，想不到這次回家，却改變了樣子，那不是叫人奇怪嗎？」

「奶奶！你不知道，五爺是多麼的刁，他生成就是這一副脾氣的。這也是奶奶的福氣好，天可憐的總算他也回心轉來了。」雪雁聽她這樣的問，遂也笑嘻嘻的回答，表示她內心是這一分兒的歡喜。

但麗娟聽了，却又嘆息了一回。遂親自把定鈞衣衫理出，叫雪雁拿到浴室中去。不料雪雁忸怩着腰肢兒，却又不肯拿去。說道：「奶奶自己送去好了，爲什麼專派這些事給我做呢？」麗娟起初還不明白，及至仔細一想，方才理會過來了。笑道：「奇怪了，這事情難道就不好做的嗎？你若不肯拿去，這倒反顯得有意思了。」

雪雁聽奶奶這麼的說，也祇好拿了衫袴到浴室去了。走到浴室門口的時候，那顆芳心却跳躍得厲害。祇聽定鈞在裏面先問道：「是誰在門外走過？快和奶奶說去，把我襯衫袴子拿來呀！」

雪雁嘆的一笑，悄聲兒在門縫邊說道：「五爺！你別性急，奶奶原叫我送衣服來的，我給你放在門口，你洗好出來自己拿吧！」

定鈞在裏面聽出是雪雁的聲音，便忙笑道：「雪雁！你忙什麼？別走，我又不會吃了

你，你這樣害怕做什麼？我還沒有脫衣服哩！你祇管走進來是了。」

雪雁被定鈞這麼的一說，覺得走進去不好，離開了又不是。因此站在門口，倒是愣住了。一回子。定鈞以為她走了，便連喊了兩聲雪雁。雪雁這才笑答道：「你門兒可上了插嗎？」

「沒有上插，你推進來是了。」定鈞在裏面低聲的回答，方知她是沒有走遠。雪雁以為他真的還沒有脫去衣服，也就推門進內。不料定鈞却早已全身精赤的坐在浴盆內了，幸而缸內已盛滿了水，所以雪雁還沒有注意到他。遂紅暈了臉兒，啐他一口，別轉身子去。笑道：「五爺！你真個不怕雞為情的。」

「好妹妹！你就給我擦個背兒吧！」定鈞嘻嘻的笑着，凝着臉兒向她低聲的央求。

「被奶奶知道了算什麼意思？衣袴放着椅子上，我走了。」雪雁不答應，拉着門拳要走的神氣。

「雪雁！別走呀！奶奶自己也叫你給我擦背哩！她知道要什麼緊呢！好妹妹！我今天第一天到家，你難道不肯賞我一個臉兒嗎？反正我不向着你是了。」雪雁聽他說得那麼的可憐，一時心頭也軟了下來。回眸去瞧他，祇見他果然背着自己了。於是沉吟了一回，也就走上來。笑道：「第一天回家，偏又這許多找人麻煩的，那麼你別回過身子來，我就給你擦個背吧！」她說着話，撩起西湖毛巾，塗了香胰子，給他擦到背上去。

定鈞笑着道：「雪雁！你明白奶奶的意思嗎？」雪雁道：「不知道……因為爺今日回家了，奶奶特別的快樂，所以就和我也開起玩笑來了。」

「不！你錯了，奶奶不是素喜開玩笑的人，況且這種事情，一個女子妬忌還來不及，那裏就肯和你開玩笑的？」定鈞搖了搖頭，低低的聲明着。

「那麼照五爺說來，奶奶算是什麼意思呢？」雪雁一面擦背，一面故意低低的問。

「奶奶是要成全我們的好事呀！你何必明知故問？」定鈞笑着說，心中是有說不出的得意。

「啐！你別夢……」雪雁撅着小嘴兒，向他啐了一口。但說到這裏，却頓住了，沒有再說下去。定鈞生氣道：「你難道瞧不中意我嗎？……」

雪雁也自知失言，遠烏圓眸珠轉了轉。笑道：「憑爺過去對待奶奶這樣無情無義，我真有些兒瞧不中意哩！」

定鈞這才笑出聲音來，說道：「你和奶奶也不知幾世裏結了親家？竟好得這個模樣兒。不過我現在想明白過來了，我是不應對待奶奶這樣冷淡的。」

雪雁聽了，連連唸了兩聲佛。笑道：「想不到爺到南京去了四個月，真正改變了樣子了。大概爺到過清涼山的清涼寺，老和尚給你吃過了清涼散，所以爺的頭腦就清楚過來了。」

是不是？」雪雁邊說邊笑，說完了後，却笑得透不過氣來了。

「你這妮子真淘氣，再取笑我，我可回過身子來了。」定鈞啐她一口，却故意去嚇她。「嗻唷！你算希奇，你有臉皮回過身子來，我總也不怕你的。……」雪雁鼓着小腮子，說了這兩句話，却忍不住又赧赧的笑。

定鈞因為雪雁早晚終是自己的人了，他便真的回過身子來。笑道：「那可是你自己叫我回過來的吧！」雪雁恨恨的啐他一口，却拉開浴室的門兒，吃吃地笑着逃出去了。

定鈞見她逃跑，一時更感到她溫重可愛，遂笑了一笑，匆匆的洗畢，披上衣服，走回房中來。在房門口先碰見雪雁，雪雁劃着臉兒羞他。定鈞要去捉她，她早又逃開去了。

定鈞於是進房，祇見麗娟坐在房中出神。遂說道：「妹妹也可以洗身去了我該到幾個哥哥房中去問個好。」麗娟道：「你還沒有去過嗎？那麼快去吧，這也是一個理。」定鈞遂匆匆穿上西服襯衫和西袴，到大哥二哥三哥的房中問好去了。

這裏雪雁進房來服侍麗娟洗浴，待麗娟蘭湯浴罷，定鈞也回房來了。笑道：「三個哥哥都留我吃飯，却又不敢留，說第一天回家，總該和妹妹一處吃的。」說着，在麗娟身旁已坐下來了。祇見她已換了一件湖色麻紗旗袍，脚下踏了一雙白竹布的拖鞋，這當然是因為穿孝的緣故。



麗娟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多熱的天，你還穿得斯斯文文作什麼？祇穿一條短袴一件汗背心是了。」定鈞道：「剛才到哥哥房中去，少不得要斯文些，此刻也用不到斯文了。」說着，遂把西服襯衫和西袴都脫了。麗娟給他掛好舒齊，定鈞見她赤了那雙雪白的俏腳兒，竟有些虛腫的樣子。遂問道：「妹妹的腳怎麼有些腫的？」

「那是因爲天然，孕婦少不得要腳腫的。」麗娟回過身子，低低的說。定鈞道：「你總該多休息才是。」正說時，雪雁開飯上來，雖然時已七點，但天色還很亮。雪雁道：「怎麼喊的菜還沒有來？」

定鈞聽了，忙道：「這些菜很素淨，何必還去叫菜？」雪雁笑道：「奶奶請請爺，爺難道不喜歡嗎？」說得兩人都笑起來了。

不多一回，僕婦把叫來的菜拿上。雪雁亮了電燈，於是定鈞夫婦便坐下吃飯。麗娟向雪雁道：「你也坐着一同吃吧！這四個月來，我們沒有一天不同吃飯，難道爺回來了，你就另外的去吃了。」雪雁聽了，也就盛了飯，一同吃了。

一回，飯畢。定鈞和麗娟坐到小院子裏去乘涼，這時碧天如洗，萬里無雲。一輪光圓的明月，篩着那顆高大銀杏樹的葉子兒，在泥土地上顯得分外的清楚。晚風一陣一陣的吹來，頗覺遍體涼爽，此時感覺暑氣全消了。

定鈞是仰臥在一張藤榻上，麗娟坐在他的旁邊。定鈞在晚風中不時地聞到一陣細細的幽香。却是從麗娟身上發散出來。遂去撫摸着她的柔荑，祇覺其涼如玉。遂低低笑問道：「妹妹！你還有幾個月要分娩了？……」

麗娟笑了一笑，却又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你也糊塗，連這個都不知道，那可見你平日對我的不關心是像陌路人了。」

定鈞聽她這樣說，臉兒不免一紅，遂從藤床上坐起身子。把手搭了她的肩胛，把臉幾乎要偎到他的頰上去。說道：「妹妹！過去的一切，我完全存了偏心，我是錯了。以後我終再也不敢得罪你了，妹妹！你饒了我吧！」

麗娟見他低低的說着，帶了懺悔的口吻。又見他把嘴兒湊到自己的頰上來，這就逼給他一個嬌嗔。把手向他嘴兒一推，笑道：「誰和你涎臉？既然你有明白的一天，也就罷了。我早已說過，所謂日久見人心。但你所以冷待我，我也沒有怨你，我只怨造物弄人，在我的命中該要受這一番磨難罷了。」

定鈞聽了磨難兩字，有些傷心，眼淚不禁奪眶而出，慢慢地垂下頭來。麗娟見此情景，芳心却暗暗痛快，忍不住掀着酒渦兒笑了。說道：「大熱的天，何苦來？我受了這麼多的委曲，倒不哭，你給人家委曲的，竟哭起來了，那也不是笑話嗎？」

定鈞淚眼盈盈的望着她嬌容，苦笑着道：「妹妹！你剪刀似的話少說幾句吧！我心裏可疼痛哩！現在我什麼都清楚了。……」

麗娟本當還要諷刺他幾句，但又生恐他傷心。於是也就笑道：「你現在清楚了，怪不得雪雁說你在清涼山清涼寺吃過清涼散了。」

定鈞聽了這話，方知雪雁對於麗娟是無話不告訴的。就可知麗娟待人之厚，故雪雁對她也有這樣的忠心，於是拭着淚痕也笑起來。

這時雪雁又開了兩瓶汽水來，瓶裏插了麥管子。笑道：「外面風倒大，你們口渴嗎？」麗娟接過道：「我一瓶沒冰過的吧！你快收拾了，也來坐回子。」雪雁答應，身子又走進裏面去了。麗娟望着她去遠了窈窕的背影，回眸向定鈞瞟了一眼。低低笑道：「雪雁倒有福相，明兒我稟明爺爺，瞧二哥的樣子，也給你圓了房好嗎？」

定鈞蕩漾了一下，吸了幾口汽水。笑道：「祇怕會起醋海風波的。」麗娟啐他一口，笑道：「雪雁比不了別個孩子，她是不會的，況且我這樣對待她，她還會妬忌我嗎？我想自己分曉還要兩個月，凸了肚子又不會服侍人，叫雪雁服侍你，她又怕難爲情。所以先開了房，有了名分之後，也就不必避什麼嫌疑了，你瞧怎麼樣？」

定鈞聽她這樣說，心中着實感激了一陣子。遂道：「你既然這樣疼愛雪雁，我當然也不

忍辜負你這一片美意。不過就是要圓房，也得待妹妹分鏡以後。否則，我是不答應。至於服侍兩字，我也沒有叫什麼人專服侍的。譬如在南京學校裏的時候，還不是都一個人自己幹的嗎？你凸了肚子，我也不要你服侍，祇有我服侍你，還好哩！所以且待秋涼天氣再說吧！妹妹！你說是不是？」

麗娟聽他要待自己分鏡後再和雪雁圓房，心中似乎也有些明白他深刻的意思。這就感到定鈞實在是個多情的奸夫婿，並非是個貪色喜新的人，她的芳心中也得到了無上的安慰。便笑道：「那有何必？早些圓房，也早完了一樁美事。你也不會太嫌苦悶了，人家對你老實的說，你倒又假惺惺起來了。」說時，抿嘴嗤嗤的笑。

定鈞聽她話中包含了一些神秘的意思，遂紅暈了兩頰。笑道：「你這話，……那麼我在沒有結婚之前，怎麼樣的辦呢？難道就不能過活了。……」

麗娟聽他言在意外，益發好笑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雪雁端了一張小椅子，手裏還拿了一把扇子，匆匆的走來。見他們這樣的好笑，便一面坐下，一面也笑問道：「五爺和奶奶說起什麼好笑的事情？竟笑得嘴也合不攏來，給我聽聽，也大家笑回子。」

兩人被她這麼的一問，也就愈加笑得厲害了。雪雁原是一個聰敏人，她被兩人這麼的一笑，也就理會過來了。紅暈了嬌靨，却不再作答。自拿了扇子，祇管連連的揮着。麗娟於是

停止了笑，把半瓶吃剩的汽水，遞給雪雁。說道：「我吃不下，你吃了吧！」

雪雁也不客氣，接過吸了。定鈞見雪雁此刻也洗過了浴，穿了一件泡泡紗的旗袍。粉臉兒白裏透紅，祇覺容光煥發，若和麗娟相較，一個豔若玫瑰，一個靜如幽蘭，自己得此嬌妻美妾，這個豔福真也是前世修來的了。三個人談談笑笑，不覺時已夜深，雪雁見露水很重，麗娟有倦意之態，於是催他們回房去睡了。

房中比院子內當然熱得多，麗娟睜了他一眼。笑道：「這樣熱的天氣，我們分床睡吧！」定鈞不依着道：「今天我纔回家，當然要睡在一塊兒的，表示我們和好如初婚第一夜一樣，心心相印，從此再沒有感情不好的事情發生了。」

麗娟聽他說得有意思，芳心中這一快樂，不免笑起來了。於是也就答應了他，兩人並頭躺下，室中的電燈也就隨着熄滅了。

在床上躺着，定鈞少不得要頑皮起來。麗娟嗔他道：「安靜些兒吧！癢斯斯怪難受的。」定鈞却把手兒摸着她隆起的腹部。笑道：「我摸摸，看養下的是男是女？」

麗娟不忍拂他，不料他祇是摸，並不作答。遂把他手兒拿下了，笑嗔道：「還不夠摸？你看出養下的是男是女？」

「我猜一定是個兒子，妹妹！你再給我……」定鈞涎着臉兒，笑嘻嘻的，扳着她粉臉兒。

又去吻她的小嘴。

麗娟給他吻了一回，笑道：「我瞧你再也熬不過這許多日子的了，明晚準定把雪雁先給你圓了房，我也樂得清靜一些兒。」

「不！妹妹！你別誤會我，我豈是色迷迷的人，我之所以和妹妹表示親熱，也無非愛你罷了。你假使討厭我的話，我明天就和你分床睡，因為我原知道你是個愛潔淨的人。」定鈞聽她這樣說，遂又急急的辯解着。

「我怎麼討厭你？你這話可不是向我負氣？」麗娟把身子偎上去，向他柔情蜜意的笑。定鈞忙抱住她，又吻她的粉臉。笑道：「你真會多心，我不是已向你罰過誓，從今以後，我若再給你氣受，我便天誅地……」

麗娟不等他說下去，早就把他嘴兒捫住了。笑道：「何苦又唸起誓來？那麼我這個意思，也沒有什麼兒虛偽的做作，你何苦不答應呢？」

「我沒有不答應你呀，在我欲待你分娩後也是合乎情理的話，因為過去我錯了，所以我還想和妹妹再來一個洞房花燭夜，以補我的薄情。」定鈞很誠懇的說。

麗娟不禁報報然地笑起來，情不自禁的在他臉頰上也噴的吻了一下。笑道：「哥哥！我太感激你了。但是你也太刁惡，從南京給我最後的一封信中，為什麼還是這麼的冷淡，我以

爲你這暑假中真的不回来了，害得我又哭了一場。」

定鈞聽了這話，後悔不已。說道：「這是我的錯了，以爲我的回來，使你們防不到，待見面時可以增加無限的驚喜，却沒想到你會傷心的，唉！我真害苦你了。」

麗娟笑道：「雪雁說你刁惡，她真不愧是你的知己，我聽她告訴，爲了我，她也受了許多委屈，有一次，你叫她滾，有一次，你竟拿茶盃摔她，可憐她也爲了我哭過好多次，大概我倆是欠着你的眼淚債……」

定鈞忙也把她小嘴兒捫住了，還輕輕的打了一下。笑道：「別提這些事了，雖然我給你們委屈受，我自己又何嘗不哭過呢？」

麗娟把手指劃他臉頰，笑道：「既這麼的說，那又有何苦來？難道你歡喜自尋煩惱嗎？不過如今怎麼又想明白過來了？」

定鈞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也有說不出的苦衷，其實我所以到南京去，的確也已經是爲了愛憐你的緣故了。後來見了你末後的一封信，我感動得淌下眼淚來。同時聽一個朋友的勸告，所以我是猛然的省悟了。」

「你這位朋友叫什麼名字？想不到你竟這麼的聽從他的話？」麗娟明白他心中的爲難，故而有到南京之舉。但聽他末後這一句話，心中又感到奇怪，遂低低的問。

「說起來也是你的好朋友，她的名字叫做秦玉卿呀！」定鈞說時，遂把玉卿和自己同窗的事告訴了一遍。麗娟這才恍然，心中暗暗地感激了一陣。兩小口子又閒談了一回，也就沈沈的睡了。

次日起身，定鈞叫雪雁把六小姐的衣服整理了一隻大皮箱。不多一回，孟起便來說道：「我決定今天到南京去一次，你們在家好生的看守。」

雪雁雖然已服侍五奶奶了，但想起六小姐的種種好處，不免激起了故主之情，遂願意一同去望望六小姐。定鈞頗為贊成，於是雪雁提了皮箱，便跟隨孟起一同上南京去了。

匆匆過了五天，雪雁方跟老爺回來了。向定鈞麗娟訴說六小姐人兒清瘦多了的時候，她不免又落下眼淚來，定鈞麗娟原是個富於情感的人，聽了這話，免不得又暗暗地傷了一回子神。

流光如駛，兩個月的暑期，在幾陣涼意的秋風中悄悄地吹走了。定鈞在上海大學裏又考入了插班生，在這兩月中，和麗娟情好至篤，真所謂百依百順。本來把竹太太恨入切骨，但為麗娟故，竟也雙雙的去探望過幾次。竹太太這時性情大改，心灰意懶，孤苦零丁的病臥在床，見兩小口子恩愛，一同來探望自己，也會感激歡喜得淌下淚來的。

這日定鈞從學校回來，聽雪雁說奶奶有些腹痛，恐怕要發燒了。我去告訴老爺，老爺已



着二奶奶坐汽車去接那位預定的美國女醫生了。定鈞聽了這話，又喜又愁，三脚兩步的奔到房中，見麗娟歪在床上，連連的呻吟。定鈞見她兩頰漲得紅紅的，痛得那麼的緊，便急得連連的跺脚，說道：「那怎麼辦？那怎麼辦？」

麗娟見他這個情景，倒笑起來，忍住了痛。說道：「你急什麼？這痛是當然的事。你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微咬了雪白牙齒，却再也說不下去。

定鈞明白她是痛得厲害的緣故，一時急糊塗了，遂伸手去撫摸她腹部。說道：「你呻吟一聲，我心中就代爲痛一陣，我給你揉擦一回子吧！」

麗娟見他癡騷的舉動，一時又好笑又好氣，推着他勉強笑道：「你怕聽我呻吟，你就到外面去坐一回子吧！……」

正在這時，二嫂陪了那位美國女醫生進來了。還有一個女看護，手提皮包。接着大嫂三嫂並起等都進來了。雪雁身子是給麗娟靠着，女醫生診過脈息後，便和看護說了一回子。看護遂向衆人道：「時候尚早，也許要在晚上十二時方可以養下來。」

定鈞一聽這話，急得滿頭是汗，暗想，麗娟單弱的身子豈有這許多時候能痛嗎？遂向女醫生操着英語問可有方法給她早些養下來？美國女醫生見他能懂英語，遂直接對他說道：「總要待她自然養下的好。」

這時孟起請她們留在這兒，說接生費情願以時間照算。一面特地叫廚下燒兩客西餐，預備給他們在家飯餐。美國女醫生見他們是貴族人家，當然答應，且特別的出力一些。一回兒給她吃藥水，一回兒給她打針。麗娟因此疼痛，也略覺好些。

時間一刻不停的過去，已經是子夜兩點了。但麗娟還沒有養下來，躺在床上却痛得發昏。孟起在大廳上焚香告祖，希望麗娟早平安養下。定鈞却一回兒到房中，一回兒又到院子裏，踱着圈子打轉。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和大嫂二嫂嫂三等也沒有去睡，有的在房中，有的在大廳，都等養下的消息。

這時定鈞又到房中，向美國醫生低低說道：「現在已兩點了，怎麼還沒有養下來？產婦恐怕痛得受不住，你有什麼法子可以給她快些養嗎？」

美國女醫生聽了，也向他低低的道：「你夫人在懷孕時受了氣鬱，胎氣不好，我瞧還是送到醫院裏去吧！」

定鈞聽了這話，竟說到自己的心眼兒上去，一時疼痛欲割，一面答應，一面到大廳裏來和父親商量。孟起見他神色慌張，也不免心驚肉跳，遂點頭說好。於是由雷雁定鈞兩人，伴送麗娟，和美國女醫生等一同到克德產科醫院裏去了。

孟起臨別，向定鈞吩咐道：「一等孩子養下，就立刻打電話來告訴我。」定鈞點頭答

應，匆匆別去。這裏眾人各自回房去睡，孟起躺在床上，心神不定，眼跳心驚，好像非常的不安。眼瞧着時針一刻一時的過去，好容易直到天快發亮，定鈞從醫院裏有電話來。「說醫生施用手術，已經平安產下，是一個男孩子，都很安好。」

孟起聽了這個消息，眉飛色舞，閨家歡喜萬分。孟起於是漱洗完畢，吃過早點，急急坐車到克德醫院。定鈞接着，兩人同到特等產房。祇見麗娟臉色灰白，合眼躺在床上養神。這可知她是經過一度生命的掙扎，一時頗爲愛憐。她聽房中有人說話，遂微睜星眸，向前望了一眼，見是孟起。臉上略展一絲微笑，叫聲爺爺。孟起含笑點頭，叫她安心靜養，不要胡思亂想。一面向定鈞和雪雁說道：「你們一夜沒睡，也該息息了。」

雪雁道：「我們也合過一回眼了，老太爺！小少爺真生得一副福氣相，回頭叫看護小姐抱來瞧瞧吧！」說時，已抿嘴笑了。孟起也樂得拉開了嘴兒，笑得合不攏來。

不多一回，竹太太也已聞訊趕到，前來探望。接着大嫂等也都來望，看護小姐把小孩抱來。眾人見了，無不嘖嘖稱羨。麗娟得意萬分，頰上的酒渦兒也就沒有平復的時候了。

當晚，眾人散去，祇有雪雁和定鈞伴在房中。定鈞因妹妹上星期有信來問可曾添了麟兒，於是他就寫了一封回信去告訴，叫雪雁去寄出。這時他坐在床邊，見麗娟面色比早晨紅潤了許多，心中歡喜萬分。兩小口子喁喁唧唧的說了一回，說到將來的幸福，各人心中都有

說不出的甜蜜。

不料第三天早晨，麗娟身上忽然有了熱度。雖經醫生吃藥水打針，熱度却没有稍減。定鈞急得了不得，想起醫生說的，你夫人懷孕時受了氣鬱的話，他幾乎要痛心疾首的敲打自己起來。這時孟起等衆人和竹太太得此消息，也都來探望。第一天大家都笑逐顏開，此刻都有些愁眉不展。直到下午，麗娟忽然嘴兒向左一歪，便全身發抖起來。那時在房中的，除了雪雁和定鈞外，祇有一個竹太太。三人瞧此情景，都大吃一驚，立刻報告醫生。那個美國女醫生瞧此情景，也着了慌，立刻給她打了兩枚強心針。竹太太是已急得哭出聲音來，雪雁生恐她見了難受，遂把竹太太拉開了。說道：「太太！你別這樣，奶奶瞧着會心酸的。……」

這時定鈞祇管和美國醫生說話，美國醫生見她嘴兒一歪之後，舌頭已經有些彎了，同時熱度祇管上昇，於是和定鈞說要用冰。定鈞沒了主意，遂答應用冰。這就走到床邊，向麗娟柔聲兒的說道：「妹妹！你別害怕，不要緊的，美國醫生會醫愈你的。」

麗娟嘴兒微微一掀，要向定鈞回答一句什麼，不料却已口不能言。麗娟到此方知道自己病勢劇變，產後發熱驚風，這是絕病。她想到昨晚和定鈞說的一番甜蜜的話，恐怕是難以實現的了。一陣無限的悲痛，她眼淚已像泉水一般地湧上來了。

定鈞被她一哭，淚水也奪眶而出。這時醫生看護等已把冰取來，用手巾給她冰在頭上。

雪雁恐怕發生意外，遂打電話去告訴孟起。孟起和眾人聽了這話，都急得了不得。但乾急也沒有用，孟起於是急忙的又坐車來院探望。大嫂等因家中有事，預備明天早晨去探望。

孟起到了醫院，定鈞含淚告訴情形。這時麗娟熱勢感得非常，昏糊在床，不省了事。孟起知病已入膏肓，深嘆不已。直到晚上八時，方才回家。

這一夜裏，麗娟說了許多熱話。因為舌頭已彎，說話十分含糊，定鈞也聽不出她說些什麼？似乎是喊了一夜「囡囡」和「寶寶」的名字。這兩字是直聲的，所以還可以聽得明白。定鈞知道她是記置着孩子，因為她自己已病得這麼模樣，可知慈母的崇高，固無出其右的了。直到東方發白，麗娟病勢已危。手拉定鈞，作親熱之狀。定鈞見她已不會說話，心痛如摘。不禁哭道：「妹妹！我害了你，我害了你。你若不幸，我決不獨生於人間的。」

雁娟聽得明白，淚如雨下。唯有搖頭，把手按他嘴唇而已。定鈞知道她是叫自己別那麼說的意思，因此愈加痛傷，假着她臉兒哭泣不止。一回，麗娟又向雪雁招手，雪雁含淚到床邊，叫聲奶奶，早已聲淚俱下。麗娟直叫一聲囡囡，定鈞知其意，遂命看護把孩子抱來，麗娟呆望了嬰孩良久，飲泣不止。遂手指雪雁，雪雁懂得。遂伸手抱過。麗娟向定鈞點頭，苦笑了一笑，淚若泉湧。這時竹太太再也忍熬不住，奔到床邊，叫聲我的兒，已嗚咽大哭。

麗娟這時心頭很清，暗自想道：死娟姊者，母親也。死我者，亦母親也。因此她搖了搖

頭，把眼睛閉了下來。定鈞見她對母如是，知有怨恨之意。因她不怨我，而怨其母，內心更屬疼痛。遂又哭道：「麗妹！我太對不住你，我有何顏再活在這個世上？……」

麗娟聽了這話，睜開眼來，搖了搖頭，唯以手指天。這時孟起等趕來，麗娟含淚二點頭，竟含恨而逝矣！定鈞大叫一聲，便跌倒在地，也昏絕過去了。

麗娟死後，定鈞終日以淚洗面，如醉如癡，想到麗娟在日種種的好處，自己猶婆惜對待，因此更爲心痛，大哭不已。這日，定鈞見雪雁手抱嬰孩小鈞，給他哺牛乳吸。因兒思娘，不免又揮淚痛哭，雪雁也淚流如雨。忽僕婦送入一信，原來是從南京寄來，定鈞遂拆開瞧道：

五哥惠鑒：妹連接兩函，不禁啼笑皆非。妹因傷心人也，安得不痛哭流涕而一揮辛酸之淚耶？唯死者已矣！縱然心碎腸斷，於五嫂又有何益？蓋人生在世，本是大夢一場，早死遲死，也猶若夢之短長而已。今妹有所告者，近日邊疆發生戰事，醫院當局，已組織服務隊，擇日出發。想哥與妹，情場失意，萬念俱灰，若不趁此而幹一些有意義的事情，豈鬱鬱在胸而與草木共腐嗎？倘哥亦有此心，希即日動身來京，專此奉達，順頌

台安！

妹碧雲手上 八月十四日

定鈞瞧畢這信，恍然大悟。遂以信投與雪雁瞧看，說道：「妹妹來信所言，正合我意，故我欲定明日動身赴京，小鈞託付給你撫養，倘他日得能僥倖回來，我決不敢有忘你的大德，不知你的意思如何？」

雪雁瞧完了信，又聽了他的話，覺得勸他不去又不好，不勸阻他，自己又不忍，因此呆呆地說不出話來。良久，方徐徐道：「五爺能不去，當然是好。若執意要去，我亦不敢相留，阻了你的前途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淚如雨下。

定鈞知她的意思，蓋我倆的婚姻尚屬懸宕未定，因此也淌下淚來。說道：「我受了這兩重刺激之後，覺得在這環境之下，再也住不下去了。所以我志意已決，到另外一個環境中去透一口氣。至於你的情義，我已刻骨銘心，他日回家，非你不娶，你請放心是了。」

雪雁聽了，雖然安慰，却也辛酸，但既不敢過分傷心，而又不得不能傷心，所以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五爺如此存心，使我感恩不盡，我終好歹盡心把小少爺撫養成人是了。」

定鈞道：「從此，小鈞即你的孩子了，可以不必再呼少爺，此意我自當向爸爸說明。」雪雁聽了又喜又羞，又悲又怨，一時心中也說不出是什麼的滋味了。

定鈞拿了這信，遂來告訴，孟起苦留不住，也祇好含淚罷了。並且說道：「雪雁這孩子品貌端正，態度溫重，你既這麼的說，今夜何不先行結婚，那麼也有一個名分了。」定鈞搖

頭道：「我們之所以相愛，乃情感融洽故也。若草草成婚即別，我心未忍。他日孩子有還鄉一日，此後之幸福，我決不有所負她，否則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却再也說不下去。

孟起知其意，一陣辛酸，也淚下如雨。哽咽久之道：「希望你早日回家才好。……」定鈞點頭說道：「但願如此，真謝天謝地的了。」於是匆匆回房，見雪雁已把小鈞哄睡，放在床上，却含淚在給他整理衣箱。

定鈞走到背後，低聲叫聲雪妹。雪雁回頭見了定鈞，慌忙收束淚痕。強笑道：「老爺怎麼的說？」定鈞道：「爲什麼尚呼老爺？妹妹！爸的意思，欲於今晚給我們成婚，但我却不忍太委屈了你。祇要我有得意的一天，也是你幸福的日子到了。」

雪雁聽了這話，感極而泣。定鈞情不自禁的，却抱着她，接了一個吻。良久，方笑道：「我們去攝一張影，留個紀念好嗎？」

雪雁含羞答應，遂叫老媽子好生看顧小少爺，兩人遂換衣一同出去。兩人先拍了小照，又瞧一次影戲，且在外面吃了晚飯。當他們回家在途中的時候，秋夜的風吹在臉上，在喜悅之中也不免帶了一些淒涼的意味。

這晚，兩人談到十二時才睡的。到了第二天，定鈞到孟起大哥等房中拜辭，回來又到房



中和雪雁告別。兩人依依惜別，不忍分離。但阿銀車已備好，雪雁送他到火車站。兩人絮絮地又話別了一回，雪雁雖然多情，但時間並不像她那樣多情，火車終於開去了。

雪雁眼瞧着長蛇似的大車，在青青的草原中消失了，她低下頭來，心中在回味往後的甜蜜，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天空是蔚藍的，火車頭上散吐出來的濃烟，橫抹在太空中，飄渺地和雲兒混合在一起，飛浮無定。真象徵着人生的變幻，世事的空虛，和浮雲一樣的飄渺哩！

